

2  
6i

## 仗劍江湖

——信仰路上思想和信念

著 作 者：陳孟賢

製作／總代理：宣道出版社

香港九龍中央郵政信箱七二二八九號

電話：7820055 圖文傳真：7820108

北美經銷處：宣道出版社(加拿大)

印 刷 者：陽光印刷製本廠

© 陳孟賢 一九九三年

一九九三年七月初版

版權所有

### In Faith: Thoughts and Convictions

Author : Anthony Mounq Yin Chan

Publisher : China Alliance Press

P. O. Box 72289,

Kowloon Central Post Office, Hong Kong

Tel: 7820055 Fax: 7820108

North America China Alliance Press (Canada) Inc.,

Distributor 4180-93 Street, Edmonton, Alberta, Canada T6E 5P5

Tel: (403) 463-2002 Fax: (403) 434-7685

Toll free: 1-800-661-9996 (Canada Only)

Printer : Sun Light Printing & Bookbinding Factory

Copyright © 1993 by Anthony Mounq Yin Chan

First edition, July 1993 3M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62-244-386-6 Cat. No. SA317

# 目 錄

《仗劍江湖》書名的由來.....	7
蔡序.....	9
黃序.....	11
麥序.....	13
蘇序.....	15
自序：信仰歷程中些少心靈記錄(思想與信念).....	17

## 第一部分 信仰意義反省..... 20

1 生命昇進中的意義追尋.....	22
2 真與情——福音與傳福音的特質.....	29
3 獨處、安靜、禱告；自由、聆聽、生命.....	35
4 付出畢竟是真實的擁有.....	45

## 第二部分 信仰匯點..... 52

5 十年心路.....	54
6 歧路上的反思.....	56
7 面對現實.....	58

### 第三部分 歐洲宣教體驗..... 62

- 8 歐洲的社會環境與信仰氣氛..... 64
- 9 歐陸華人..... 69
- 10 歐陸華人的普遍問題..... 74
- 11 微燭遍點——歐陸華人的福音工作..... 78
- 12 情義的事奉..... 83
- 13 軟弱與剛強——歐陸華人福音工作的特點..... 87
- 14 蒙福——歐陸宣教兩種感受之一..... 96
- 15 承擔——歐陸宣教兩種感受之二..... 110

### 第四部分 門徒訓練..... 116

- 16 自助門徒訓練..... 118
- 17 求學階段中的門徒訓練..... 122
- 18 門徒訓練在查經班..... 127
- 19 教會與查經班輔成的門徒訓練..... 132

### 第五部分 校園..... 136

- 20 景況當前，信仰何言？..... 138
- 21 叢野尋路力消疲——大學生的前程觀..... 140
- 22 基督徒在校園中的均衡生活..... 145

### 第六部分 願祢的國降臨..... 150

- 23 《突破》成就了一代基督徒的事奉文化..... 152
- 24 致澳洲的弟兄姊妹..... 154
- 25 北美華人福音事工旁察..... 156
- 26 從行政管理的角度看宗派的路向..... 160

### 第七部分 情..... 166

- 27 返璞歸真的聆聽..... 168
- 28 像小孩子..... 170
- 29 始終也是朋友..... 172

### 第八部分 在世而不屬世..... 174

- 30 寫在年代的邊緣上——莫迷失..... 176
- 31 富足、生命、安然..... 178
- 32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炒風背後的大小氣候..... 185
- 33 癡兒多福？..... 187
- 34 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 189

### 第九部分 心歸處、是故鄉..... 194

- 35 存在是具體的..... 196

36	信心與「九七」	197
37	根的迴響	199
<b>第十部分 對談</b>		202
38	教會需要焦點	204
39	閱讀爲了生命	208
40	與香港中文大學商科學生一席談	211
<b>文章原載</b>		214

## 《仗劍江湖》書名的由來

我和劍的關係，廣泛地被讀者們認識，始於九二年九月我在《時代論壇》發表了一篇題目「用劍」的文章，從此，我和劍便被拉在一起。

這本書的主線是思想和信念（副題「信仰路上思想和信念」反映得比較清楚），然而編輯同工還是建議我訂定一個關於劍的正題（更符合讀者們對我的印象），最後便選用了「仗劍江湖」。

劍代表思想和信念，江湖象徵現實人生。仗劍江湖的意思：信仰帶來的思想和信念在現實生活中發揮作用。

劍代表思想和信念並非全無根據。聖經中超過四百處提及劍（新約裏也有幾十處），大多數情況劍這個字在聖經出現是爲了描述實物，有正面的用法、中性的用法，亦有負面的用法（例如劍乃兵器、兇器，表示戰爭、殺戮）；但又有不少有趣的經文，劍在其中富有象徵意義，譬如劍蘊含智、仁、勇三德。

智者不惑。神的啟示就是聖靈活力的劍（弗六：17下），代表了真相、真智慧、分辨力（來四：12；啟一：16；啟二：12），亦代表了爲是非竭力爭辯、有所爲有所不爲的儆醒立場（太十：34；啟二：16），「持劍」即是緊守崗位（on guard）、屹立不移（尼四：13）。

仁者不憂。若劍代表血氣和暴力，基督寧可棄而不用（太

二十六：51-52）；祂並不欣賞刀劍所代表的勢能與力量（可十四：43，48-49）。

勇者不懼。劍在各種武器中有機靈變幻的特長，但在重點出擊時，劍最能直接深入、披斬排除。「持劍」表明迎向挑戰（路二：35；路二十二：36）；劍畢竟是勇士的象徵（結三十二：27，現代中文譯本）。

仗劍江湖！祈願基督徒的思想與信念，似智仁勇之劍，在現實人生中，常常表達源於上帝的知、情、意。

陳孟賢

一九九三年五月

## 序

《仗劍江湖》是個充滿動感、豪氣洋溢的書名。這本書不單盛載了陳孟賢弟兄在信仰路上的思想和信念，也代表了這一代華人青年基督徒知識份子在心路與前路上的尋索歷程。

認識陳孟賢多年，在言談間、及閱讀他的文章，已經知道他在信仰上有一定的執着，原來這份信念竟是從童年已開始孕育，到大學期間萌芽，再在畢業後投身社會、及參予事奉中不斷成長的。他在信仰上經過多番的反思，時有多位屬靈長者在他生命中留下痕跡。

有機會與陳孟賢一同事奉幾年，發現他有份強烈的承擔感：堅守崗位、全人投入，特別在經濟及行政管理方面觀察入微，絲毫不苟。他以這種精神參予教會及多間基督教機構為義工，關懷的領域超越他執教的校園及他所屬的教會。

當香港及中國的前路仍是撲朔迷離之際，陳孟賢認真的再思信心與九七，並再次尋覓自己的根，更堅定地實踐「立足香港、放眼世界」。他在香港固然全然投入，更以大學講師身份多番踏足中國內地的校園；在他到訪過的二十個國家、五十個城市中，似乎對北美、歐陸、及澳洲的華人福音事工特別關注，並且在觀察過程中有所反思。

但願這本充滿真摯反省、細微觀察的書，能夠激勵更多的大專同學及青年知識份子，在自己信仰上更認真扎根，並且一方面投入教會事奉、緊守工作崗位，同時胸懷世界，不忘普世

宣教使命。我相信在這信仰路上必定有更多的同路人。

蔡元雲謹識

一九九三年六月七日

## 黃序

我認識陳孟賢博士是從他在多倫多唸書的時候開始，至今已經十多年了。在這段悠長的歲月中，雖然分別的時間遠比相聚的為多，可是經常看到他的文章，內中察會他在信仰上的建基和實踐，雖相隔遙遙千里，也感受到他在現實社會中，為主發出生命的熱誠。

孟賢弟兄最初給我的印象是他剛從約克大學畢業，懷着廣大的抱負和心志，務求繼續深造，立心打入學術界，以專門的學科任教於高級學府。而他的準備卻是先選擇到歐洲的巴黎，與貧苦的同胞共渡一段日子。這算是開始了他闖蕩江湖的第一步，也是他以主的愛和主的道為江湖中人事奉。

當孟賢弟兄默默在學業和事業上殷勤建樹之際，仍與我時有通信。我更歡喜閱讀他的文章，字裏行間看到他對香港社會的投入，他堅毅地參予文字工作；繼而在突破機構、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中神、時代論壇和他所屬的教會中積極事奉。這是他仗義拔劍，投身到人羣的需要中，委身事主的心志。此外，他藉着學術研究、視察和出外講學的機會，踏遍了世界各地大小城市。除了忠心於公事之外，作為主的兒女，就是為主的事而關心，一方面擴闊胸懷，同時又盡情義解人之困，並且釋放主道。

信仰不能只停留在知識上，更不是信徒互相祝頌的口頭禪。把個人的信念，付諸實踐，進而建立信心、德行、負擔和

事奉。主的道如同兩刃利劍，先自我剖開，也在世人面前表彰福音真理的權能。《仗劍江湖》是陳孟賢博士切身體驗信仰，也是他事奉的見證。謹願他那顆熱誠的心，藉着此書激勵信徒認識時代的需要，也同樣委身於時代的使命。

黃可順謹識

一九九三年六月

## 序

認識孟賢弟兄，是在他來多倫多就讀於約克大學，當時因着自己的事奉崗位，常有機會在校園內認識很多留學生，藉着幾年的往來而結緣。

他在大學期間，曾抽空週遊各地，不論美加及歐洲大地，親歷不同的國土民族，體驗人間的悲歡，特別從歐洲回來，帶來了一份同胞情，願能有機會將福音帶去，使在歐陸定居的同胞，在迷失的路上找回方向。

自他學成返港，開展事業旅途的新一頁，投入為未來香港年青的一代，負起專上教育的重任，今年四月初，他重臨舊地——多倫多，有機會話舊聚首，分享他內心的體驗並未來的抱負，特別對當今年青的一代那份真摯的「情」，肯定其已有的事業委身於這一代，重建「永恆生命」的文化。

當閱讀《仗劍江湖》此書的初稿，洋洋數萬言，被其簡潔文字，有血、有肉、有情的心靈世界所吸引，經歷這一代在香港成長的青年，遠赴海外求深造，在知識領域下一番苦工，以致學有所成，獻身於一個在轉變中的大時代，這種帶着信仰意志的抉擇，是可敬可佩的。

書中藉着作者個人在信仰路上不斷的反省、經歷、追尋、進深和體驗，將人與神永恆生命的連結合一，見證其信仰何等真實，藉此，活在世間，為所信的主能有所付出，亦是人生高貴的意義，經歷神所賜的「愛」與「情」，面對人羣而仍流露這份

「愛」與「情」，同樣期盼讀者亦能經歷信仰的真實，重建與神的愛與情的關係，讓信徒能成為神施愛於人間的器皿，如作者的心願一樣。

麥振榮謹識

一九九三年六月

## 序

第一次讀到孟賢兄的文章，是在主編一九八六年一月號的《使者》雜誌時。身為編者，每次收到新作者主動寄來的作品，總有雀躍之情，好像意外接獲一份精美的禮物，迫不及待地想要一看究竟。那次收到孟賢兄的文章，正是如此。

從一九八六年第一篇「自助門徒訓練」起，兩年中孟賢兄連續寫出五篇文章：「求學階段中的門徒訓練」、「教會與查經班輔成的門徒訓練」、「門徒訓練在查經班」、「基督徒在校園中的均衡生活」、「從行政管理的角度看宗派的路向」。他的作品，初看之下似乎平實，不會引發太多澎湃的激情；但再細讀，卻可明顯感觸到從經歷和學術中提煉出來的深思熟慮。他對基督徒在校園中的操練循循善誘；看大局卻顧小事，重整全且能均衡。許多《使者》雜誌的讀者均表示獲益良多。

就這樣，我們夫婦開始與孟賢兄以文會友。從他的信函和最近幾年在各刊物發表的文章中，我們更多了解孟賢兄信仰路上的歷程和信念。他文如其人地呈現出我所認識的幾位香港中生代基督徒領袖共有的特質：神學嚴謹、開明通達、眼觀世界。讀孟賢兄這本書中的文章，彷彿看到金庸小說《書劍恩仇錄》中的陳家洛，有情、有理、有義。只是這位現代香港的劍客書生已被基督脫胎換骨，全身經脈有靈氣流暢，其內蘊外功特具神韻。

但願這本書的出版，不僅代表這一代香港基督徒對海內外

經歷的回顧與反思；也能激發更多劍客書生的俠骨柔情。

蘇文峰謹識

一九九三年六月於美國洛杉磯

## 自序：信仰歷程中些少 心靈記錄（思想與信念）

「流水淡，碧天長。憑高目斷，無限思量。」

我的信仰歷程，不算傳奇，亦非完全平淡。

記憶能及，最早涉觸信仰意識的內心印象，是四、五歲吧。當時家住十二樓，從窗外下望，正好看見旁邊一所天主教學校的歐陸建築型圓頂（像縮小了的聖彼得大教堂），直覺地喜歡注視它，感覺被吸引。那段孩童時期，對「天主」、「上帝」這些名詞很好奇，也覺疑惑；回想這好奇和疑惑的感覺，大概是出於小孩子皆有的純真——往往最本能地曉得「人是被造的」、「創造主的名字本來便是奧祕」。

回憶中，兩年的基督教幼稚園生活，沒有甚麼印象深刻的宗教體驗，只知道在「大人」世界中有一種比較特別的「大人」叫牧師，他的衣著和舉止跟其他「大人」有點不同。最初兩年小學生活在一所佛教學校度過，接觸了嚴戒肅律的概念；後來正因為受不了太嚴厲的學業壓力而轉校，往另一所沒有宗教背景的津貼小學唸完餘下的四年。上中學便回歸到天主教學校去，五年時間裏，唸了一些聖經課；好友中有幾位信了主，還向我解釋聖經的歷史性，但我輕率地譏笑他們；到了應付會考的日子，我卻每天跑到「聖堂」祈禱，尋求這位「未識之神」的幫助。當時感受這份比天主教徒同學們更虔誠的內心催逼，自己亦十分莫名。

有一次，在農曆年假期中，隨從父母親拜年去，旅途中乘



坐巴士，印象很深刻：一瞬間看見一塊教會招牌擦車而過，六個大字「信耶穌得永生」，問父親那是甚麼意思，他不懂得回答。我如今卻仍然記得那招牌，算是我第一次直接接觸基督教信仰的心靈經驗。

中學畢業後，便是六年加拿大留學生活。在加拿大信主的經過，始於一位基督徒世伯領我參加他教會的聚會，以至一段時日徘徊於理性追尋和「好基督徒」感性見證的啟發中。後來決志信主，是一個人清靜地跪在自己牀上作的抉擇。往後的教會生活，在青年團契中事奉、參予教會圖書部的事工、當主日學教員，算是循序漸進。

在信仰生命的成長路上，我很感激初信主時教會牧師向我付出的栽培代價：每星期一個上午單獨會面，讀聖經、祈禱、坦誠傾談。兩年之久，「教會牧師」真實地成了「我的牧者」，讓我最少親眼見過一個具體的基督徒生命——有強、有弱、有情、有性，並他沒有隨着年老而絲毫褪色的對主忠心。

後來我希冀認識更多屬靈領袖的真實生命，使用了一個暑假，走訪了北美洲八個城市的華人教會、基督教機構，不嫌冒昧地拜訪了一些屬靈前輩，旅程結束時確有一種豁朗的感覺。這次行程，也是部分的推動力，使我決心，在完成學業後，由加拿大回香港前，遠赴歐陸四個月，參加一次短期宣教。

一九八六年返回香港後的一番信仰心歷，又是另一程階段：信仰意義的再發現，通過定位於家庭、事業、事奉等領域的角色更新裏。家庭方面，重新跟闊別六年的父母親相處；事業方面，從十多年的學生身份跳進大學講師的位置中；事奉方面，當了教會執事、基督教機構董事、基督教刊物編輯委員、神學院延伸課程講師等等，都是以往沒有想像過的角色。

如此便度過了十幾年的信仰心程，其間我會久不久停下來

反省一下。一切對信仰的思想和執持的信念，不自覺地，斷斷續續地，亦曾在文字事奉裏筆錄下來；這本書《仗劍江湖——信仰路上思想和信念》，就是這些思想與信念的一點點選輯。

書中內容，「信仰意義反省」和「歐洲宣教體驗」兩部分，是曾刊於《今日華人教會》的專欄文章；第二部分「信仰匯點」，曾刊於《突破》雜誌的一個同名專欄；第四部分「門徒訓練」，曾是美國《使者》雜誌的專欄文稿；其他部分的文章，散見於十年內《時代論壇》、《教會更新論壇》、《門徒訓練》、《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通訊》、《突破人》、《北美華福雙月刊》、《加拿大快報》、《中文大學商訊》等刊物裏。

心中浮現選輯這書的意念，首先感謝贈予我信仰心路的天父，其次要感激在文字事奉上曾經給予我鼓勵的許多弟兄姊妹，包括慷慨為這書寫序的蔡元雲醫生、黃可順牧師、麥振榮牧師、蘇文峰先生。

這本書記錄了我對信仰的點滴思想和信念，若透過它，能引起讀者們重歷各自過去跟上帝交往的獨特心靈經驗，便亦是團契的一種體會了（約壹一：3）。

陳孟賢敬識

一九九三年五月

言仰意義反省

部分

# 1 生命昇進中的 意義追尋

省思信仰意義的範圍，極為廣闊，一切稱為屬於信仰內容並其引伸出來的意念，都適宜包括在反省之列。

也因此，信仰意義的追尋，可以有各種層面與角度，諸如神的本體認識、啟示的性質和形態、神與人之間的關係、人在創造中的角色並位置、人倫的道德秩序、社會現象的理想與實際、自然環境的管治等等。

然而在眾多信仰意義反省的課題裏，有一項是特別重要的，它甚至是反省中的核心反省；就是當人求問信仰的內涵與價值之餘，人對信仰認真的時候，是反映着人一種要求生命昇進的心靈需要；但當人越認真追求生命的上進與提昇，就越發現各種在現實中的掙扎、困難、痛苦、阻力。這時候，信仰之為物，如何向那些在生命昇進過程中出現的掙扎賦予有力的回應，成為使人繼續堅毅前進的內心力量，就是信仰所擁有至有血有肉、對應於成全人最基本尊嚴的意義。

**「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林後四：17）**

生命上進的問題，其實是一個「做人」的問題；人生的上進常被指到事業的成就、財貨的累積、名聲的建立；然而上進最深層最基本的一面，卻是生命本質的提昇、與真理相遇、掌握立命安身之道，這也是各種「做人」問題中最核心的一題，就是

**「如何做一個真正的人？」：甚麼是真正的人性？怎樣回歸真實的人性？如何掌握真理的道？**

對於那些不甘於被潮流支配以至心為俗役，願意超越表面的「做人」問題，超越約定俗成的價值，超越唯諾單單存留片刻的成就，卻誠意追尋生命本質提昇的人而言，不論非基督徒藉着哲理、生活體驗求索做人之道，或者是基督徒循着啟示信仰嘗試認真實踐人性，一種「不容易上」的感受，都會是他們不約而同的體驗；而這種「提昇的痛苦」，也是歷世歷代中外尋道者屢屢經歷的心路。

因忠於生命而碰見現實的衝擊與對抗，其實是一種極為高尚與接近真理的掙扎，但掙扎畢竟帶來痛苦，而痛苦就始終隱伏着使人放棄繼續追求提昇的危機；所以一個固執願意堂堂正正「做人」的尋道者，需要擁有在提昇過程中回應衝擊的力量與把持，否則，他早晚會面對「退下來」的一刻嚴肅引誘。這也說明了為何立志為善的人，多在少年時候，而年紀漸長後，就越加傾向於與現實妥協。

**「求祂按着祂豐盛的榮耀，藉着祂的靈，叫你們心裏的力量剛強起來。」（弗三：16）**

究竟一個有信仰的人與一個沒有信仰的人有甚麼分別？究竟基督的信仰有甚麼超越現象的內涵和重要性？有甚麼穿越表面的內裏法則與元素？有甚麼可以賦予現象有價值判斷的解釋？

回應着生命提昇、「做真人」過程中的掙扎，信仰的意義就是「道」本身的生命力，也是人心裏對道的信念。

事實上信仰若寶貴，若值得持守，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在乎當一個人面對自己心靈至基本的要求，面對自己人性中一

種願意掌握美善生命的衝動，卻又遇到重重阻力的時候，他看見信仰是對應於生命至深處需要的出路，而且是唯一有力的出路。在這些莊嚴面對真善的掙扎而又克勝的時候，人的心靈就看見信仰精粹的榮耀與能力；這些時刻亦顯明了信仰的意義確實可以貫透在真實生活中的每一段時間、每一個部分、每一種處境裏面；心靈的看見，也讓人知道一切真理以外的東西都不可能使任何一個生命真正的完整、成全。

## 五對生命昇進中的核心掙扎並信仰意義的回應

### (一) 承擔得住的「患難、窮乏、困苦、鞭打、監禁、擾亂」

這一類掙扎是屬於外加的生活困難，程度上而言，它們並非是特別巨大的痛苦，卻很可能是每天面對而揮之不去的麻煩；所以，雖然這一類難處被冠以「不過於所能受」的綱題，但也實在是一種可以累積而使人投降的挑戰，它們是「骨梗在喉」。

這類難處的形式可以有各種各類；最常見的就如家人對信仰的反對，家人意見不合（特別是在一些原則、立場上不能妥協的情況），工作環境中的鬥爭、是非、人際衝突，心靈裏的鬱鬱不得志，較嚴重的人際關係問題等等。

堅持道的實踐與追尋，卻遇到難免的荊棘，並非是天大的苦難，卻是每天的麻煩纏擾；這時候信仰的意義和對應就是一位安慰的神、一位不斷與獨特的「我」同行的主，祂明白也認識「我」的難處，祂願意與跟祂同行的人一起承擔生活的困難；面對這類每天的困擾，信仰的能力就是與神通情而來的心靈力量，也是與神一同克勝困難、一同在生活中剛毅奮鬥的興奮：「願頌讚歸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父神，就是發慈悲的父，賜各樣安慰的神，我們在一切患難中，祂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

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林後一：3-4）

### (二) 「力不能勝」的「被打倒」、大挫敗

堅持真理、追尋生命的提昇與上進，有時候遇到的不單只是揮之不去的煩擾，或者也會是沉重的熬煉與打擊，這等事諸如是大病、傷殘、危難、意外、被深刻地陷害、至親摯友離世、學業事業完全失敗等等。在這些「過於所能受」的處境中，人自然的反應是痛苦難當，這時候的危機就是意志消沉與自信心崩潰；而在這些人無能為力的時間裏，信仰的意義和對應就是一位拯救的神、一種在死蔭幽谷中仍然能夠仰望那從天而來拯救的心力、也是一種「打倒了，卻不至死亡」的生命經歷：「弟兄們，我們不要你們不曉得，我們從前在亞西亞遭遇苦難，被壓太重，力不能勝，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自己心裏也斷定是必死的，叫我們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復活的神，祂曾救我們脫離那極大的死亡，現在仍要救我們，並且我們指望祂將來還要救我們。」（林後一：8-10）

### (三) 困惑、迷惘、情緒低落、消極、沉悶

另一些時候，在人追尋生命提昇的歷程裏，使人後退或攔阻人成長的，不一定是有形外加的患難、困苦和挫折，而可能只是一種低沉的氣氛，一種腐蝕、消極的情緒：一切都提不起勁，似乎再沒有令人興奮的目標，似乎再沒有值得追尋的價值；這種鬱悶的氣氛是一種誘惑人安逸、腐化、庸碌的試探。

在這種懶得連起牀也失去意願和興趣的沉悶情緒裏，信仰的意義與對應就是一位啟示的主，一位向人個別說話的主，一位賜異象、價值、方向、將來又審判和賞賜的神。

事實上一切真正價值、意義的根源不可能在宇宙的創始者與維持者之外能夠尋着，惟有人回到祂的啟示裏，否則人總會問：「爲何要前進？爲何不停留在這裏的安逸中？」除非賜異象的神親自把價值與方向微聲啟示在人耳邊，而人又用心細聽；否則，虛悶消極的危機不可能徹底轉化爲熱愛生命的興奮。

(四)自我敗壞、私慾高漲，「立志爲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人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參雅一：12-17)

人在追尋生命昇進、求索真理的過程中，可以超越重重障礙，但到一個地步，或許會忽然驚覺一種悲哀、發現一次最大的攔阻：原來從不想到自己竟是一個自私、狂傲、佔有、殘害等等慾念高漲的人。

對於非基督徒而言，勝不過罪的事實未必一定使人喪志；但基督徒所信奉的信仰既是一個對付罪、赦罪的福音，但竟然人在稱義後的成聖過程中忽然發現自我敗壞的真相，這就實在使人氣餒、痛苦。特別是對於修道越久的人，這種夢醒人的罪性原來是如此根深蒂固、憑自我意志克勝罪心根本是注定失敗的發現，就越使人灰心。況且有時候基督徒的犯罪，不只是「偶一爲之，忽然驚醒夢中人」的那種，而是自我放縱慾念、責無旁貸的惡行；在這些情況裏，罪疚感、掙扎、痛苦、絕望感就非常深重。

人的罪性成爲人生命昇進的至深挫折與掙扎，這時候信仰的意義與對應惟有是一位榮美的神、也信祂聖潔良善的吸引。

究竟是甚麼力量能夠克制人主觀選擇行惡的慾念？究竟是甚麼力量可以抗衡人放縱與腐化的傾向？是理性的教條嗎？是道德的理想嗎？都不足夠！標準可能會成爲虛偽的口號，而人

卻仍然沉醉在縱慾中！

正如以賽亞先知親眼見神，就經歷了赦罪和潔淨（賽六：3、5、7）。惟有一種轉機，就是縱慾的人真正認識到何爲善、真正經歷到良善與喜樂爲何物、親眼看見聖潔的神榮美的吸引、又親嘗這榮美良善；如此，心靈和生命才可以轉化更新，情慾敗壞才可以被意志所勝；因爲與神相似已經成爲了人至深的羨慕，對應着人性中至深的掙扎。

(五)死亡——那毀滅性的權勢

「人人都有一死」，每一個人也知道自己總會死；所以人若不能確切地掌握超越死亡的意義而安然地爲自己的生命立根，就總會問：既然人始終要死，君子、小人、偉人、庸人都一樣難逃那天的毀滅，一生的果效亦隨着死亡要消散；那麼人爲何一定要追求生命的昇進呢？人爲何必定要堅持一生剛毅地面對困難、積極生活、固執良善？人一生的成就、功業、生命提昇是否真的重要呢？做一個真正的人或做一個卑鄙的人，是否有真實的分別？何不放縱、任意妄爲、隨便一生呢？這死亡的陰影，是認真面對生命、嚴肅追求生命本質的人所不能迴避的威脅；假若人尋不着超越死亡的信念，人生可能根本就是一個笑話（因爲若死亡不被克勝，真理與永恆就分道揚鑣，這是難以接受的事），追尋生命昇進的旅程也可能因這毀滅性的權勢而鬆懈、停頓下來。

對應死亡的權勢，基督教信仰的信息是獨特的：一位復活的主、生命的主、永生的神；面對死亡的陰影，信仰的意義和回應就是生命提昇的果效可以隨着復活而延續到永恆：「耶穌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衆人更可憐……」；「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那

裏？……感謝神，使我們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約十一：25；林前十五：19、55上、57；林後四：16至五：10）。

永生的信念使現世中的生命昇進成爲有永遠意義的事；事實上惟有人對死亡無懼，死亡這事實才能轉化成爲對人積極的提醒：把短暫沒有永恆價值的事物輕看，但追尋看不見卻真實又能延續到永遠的生命本質。「對死從容方能真實地活」（Only if a man is ready to die, he is ready to live.），這是信仰又一方面的意義。

**「認識祢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祢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恆的生命。」（約十七：3）**

信仰意義的反省，畢竟是尋求信仰賦予現實情景的對應，並對現實難題的出路。所以，信仰意義扎實的反思，不能離開對神本身深進的認識，並對所處時代現實問題癥結的透察。

然而嚴肅地檢視自己的信仰，需要敢於否定與肯定的勇氣，也要預備好投入生命的誠意；在一個崇尚「萬事皆無癮」的世代，誰敢認真再思這主旨：「重立尋道氣息，建勵信仰對話反省」？

還好，神爲自己留下「不向巴力屈膝的」，在每一個時代裏，總有一些人。



## 2 真與情—— 福音與傳福音的特質

福音與傳福音無疑是基督教信仰中的兩點核心信息與實踐，然而福音與傳福音究竟是兩點怎樣的信念？這確是既重要又意義引伸深廣的信仰省思。

從信仰作爲認知對象與內容的角度看，福音固然是指到「神成爲人，耶穌基督道成肉身，降爲世人，在十字架上死而復活，成就救贖，使罪人因信稱義，領受新生命，盼望基督再來更新天地」的信息，而傳福音就是信徒把這悔改赦罪的道宣告天下的行動。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若信仰是生命整全的投入與體驗，福音作爲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內容，就是人因着信心對這份信仰內容的經歷和發現：福音的內容成爲人生命的體驗；而傳福音就是人真實地經驗了信仰，誠實地相信所經驗之信仰的美善價值，又出於善意，把那些美好的生命體驗並意義與別人分享，讓其他人亦能同得福音的好處。

因此，從生命的角度看福音與傳福音，就可以嘗試尋問：福音作爲信仰的內容，有那些珍貴的特質，提供給人經歷與體驗，作爲使人生命豐盛的道？

相信在福音信仰的衆多寶貴特質和信息中，真與情就是明顯兩點非常有力又歷久常新的要素。

**「神既在古時藉着衆先知多次多方地曉諭列祖，就在這末世藉着祂兒子曉諭我們……」（來一：1-2）**

所謂福音的「真」，就是真實性，意思是基督徒信奉的信仰始終是一份歷史性的信仰，基督徒信仰中最重要的對象：耶穌基督和聖經並非是虛構的，而是建立於歷史性與客觀事實根據之上。

這點真的信仰意義非常重要，因為信仰的價值畢竟不在乎信的人的主觀願望如何熱衷，也不在乎信條宣告得怎樣美妙動聽，卻在於信仰對象的美善確然真實、可信可靠。很明顯，用微弱的信心跟從一位真實可靠的主，投入祂踏實卻不浮誇的應許，總比較狂熱地期望着美麗的謊言，在客觀價值和意義上仍然優勝得多。

福音的真是信仰意義掌握中一處很穩重的起點，基督徒若在信仰真實性上還有疑惑，靈程操歷就會混淆、崎嶇。在這最基本的一種信仰意義反省裏，基督徒需要認定和肯定他信仰的信心根據、理性根據、歷史根據。

所謂福音的情，就是指到神深切的愛。福音雖然以歷史事實作為承載器，但這些真實的歷史事件本身乃不斷宣告着那永恆信息：神對人的關懷。所以福音不單只是一份真的信仰、一份歷史性信仰；它更是一份情的信仰、一份關懷的信仰：神對人的終極關懷成為每一個人心靈深處的生命力量。

思想福音的情，最具體的素材相信仍是耶穌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的憐恤、付出、服侍等行蹟了：神的為父心腸（路十五：20-24）、基督對人的衷心憐憫（路五：12-13）、愛不值得被愛的人（可二：15-17；可三：5）、願意赦免（路七：37-38、48）、對弱者的體諒（約二十：26-27）、與人憂喜相共（約十一：33-38；路十：21、23-24）、甘心捨己（約十：

11、17-18）、完全犧牲（可十四：33-36）、付出生活和生命（林後八：9；約壹三：16）、溶化鐵石的真心（路二十三：34；羅五：6-9）；這一切在在述說了福音確是一份情的信仰。

基督是福音的主角，基督的言行湧流着使人不可否認福音信息中情的重要本質。而這情的龐大力量正是福音信仰寬廣地滿足人心的體驗：神永恆的微笑畢竟是人生命中真正的動力。

在基督徒的現實生活、信仰歷程裏，總有困難、挫折、失敗、灰心、跌倒、自責、疑問、受傷的時刻；到一個地步，我們會問：為何我們要如此付出信仰的代價，去犧牲，去勞苦事奉，去忍受排斥、冷嘲熱諷、逼迫或不平？為何我們要堅持屬神的生命，立於人世，作時代的服侍者？總有一個時刻，我們會「被壓太重，力不能勝」，一切的理由都失去了支持的力量；那時候，惟有神的愛是永不止息的能力，使人繼續地堅強、繼續地承擔着我們從天而來的那份生命責任。

**「你們所當行的是這樣，各人與鄰舍說話誠實」（亞八：16）；「愛人要真誠……也要互相敬重……無論對甚麼人，都要同樣的關懷。」（羅十二：9、10、16）**

福音信息本身的特質是真和情，所以信徒把福音傳揚開去，也需要以真以情。

所謂傳福音的真，就是真誠的意思。真誠是一種不誇大也不懼怕的態度：我經歷了我的信仰，也就篤實地把我已經體驗了的信仰信息與您分享；是一種誠意。

正如雅各書提醒基督徒要說負責任的話（雅三：1、14、17、18），傳福音時候的言語就更加應該是負責任的說話、真誠的說話。

虛假不能夠真正幫助人，虛偽也斷不能被神使用。事實上，即使在一個以商業心態為文化主導的社會裏，人互相欺哄、爾虞我詐，但心底裏仍然渴求真心的朋友。

每一個學期開首的時候，筆者照常會對學生詢問七條問題以增加彼此的認識，有點出奇但並非十分意外的回應：縱使在功利主義養大下的這一代香港大專學生中，仍然能在他們的答問裏發現真與情始終是人普遍的心靈需要（例如：「我心目中的英雄是誰？」這問題最多人的回答是：「有犧牲精神的人」；「我願意為友的人的特點是甚麼？」這問題不約而同地有多數人回答為「真誠」；「我真正感到高興的時候是何時？」那問題的壓倒性答案是「和朋友在一起」）。因此，人明顯地期望着真與情的福音，基督徒所傳揚使世人信服的福音，也必須是真誠的福音。

傳福音的誠意是一種誠敬之心，意思是人與人互相尊重，最基本的緣由是對方是一個「人」：無論是怎樣的人，只因他有人最基本的尊嚴，他被誠敬尊重、作為被關心與被傳福音的對象，就不再因貧富、美醜、學識、道德等因素而左右。

所以，傳福音其實不是「工作」，不是一件「事情」，不是以事為本的工作；而是生命的接觸，誠敬的分享。若要說傳福音是工作，就該是生命的事工，以人為本。

這其實是兩種很不同的態度：若看傳福音為一件以事為本的工作，傳福音的對象可能只是傳福音者心目中的一個檔案、一個物化了的工作對象；這樣高高在上、可憐別人的傳道心態，形之於外就是惹人反感的舉止。但以珍重人價值為本的傳福音態度，卻是生命的接觸、誠敬的分享，發之於心，發之於誠；也不會淪為工作式的重擔。

傳福音需要真，傳福音也需要情。傳福音的情就是感情、關懷、感通同情。

在商業社會裏，人與人的相處往往不是主體與主體的溝通，人不看別人亦是一個跟自己一樣有感情、有意志、有思想的人格；人際認識的目的也不再是互相記念、欣賞、幫助（林後一：13-15），卻是陷害、利用；人看別人只是一件物件，一件讓自己利用的物件。

感通同情卻是一種願意了解、溝通、感受別人感受的善意；同情就是體驗別人同一感情的意思。當人領略到別人也一樣可以感受傷害的時候，就懂得去安慰；當人對別人的痛苦感同身受時，就不會隨意對待別人，也不會隨便將痛苦加在別人身上。

這種關懷的情不是高高在上的，是道成肉身的；關懷使傳福音的動機純一，沒有投入在別人感受中的情意，傳福音是乾苦的差事。事實上在任何真正的服侍、承擔、使命裏，都不可能缺少這關懷的情作為動機與心力來源。

舊約中的約拿書常常被引用來講解順服的道理，但其實從約拿先知的身上，也可以作為例子看看情這個問題。

從經文的記載中，我們發覺約拿是一個對自己感受很關注的人：倦的時候就睡，管它天昏地暗，狂風大浪（拿一：5）；有麻樹蔭涼，他就大大喜樂，十分爽直（拿四：6）。約拿對自己的痛苦感受也很敏感：在魚腹中熬不過去，就認輸，禱告神（拿二：1）；麻樹失去，他熱得要命，就求生求死（拿四：8）。然而約拿對其他人的痛苦與感受卻十分麻木：尼尼微城的居民固然有罪，但這些罪人仍然是可憐恤的。事實上神果然憐恤了他們，沒有毀滅那城（拿四：10-11）。

福音所顯明的是神憐恤罪人，所以傳福音需要對罪人體恤的關懷。然而今天基督徒的普遍文化對別人的感受是否也像約拿一樣麻木？基督徒對教會、城市、民族、時代的困苦是否沒



有認同、無動於衷？基督徒對傳福音的對象是否看為一個「人」，投入他的感受，認同他的感受，關懷他的感受？還是只看他為一件個案？


無情無真，傳福音就確是苦差。

###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羅一：16）

真與情其實是人生命中很基本的美善本性，任何人都可以掌握和實踐。然而教會在世事上漸趨富足，可能因為擁有了太多的成就、學識、理智、技巧、衝勁、精力、時間，這一切祝福卻使基督徒形成了另一種自我形象和普遍次文化，而真與情這些基本的東西就反倒失落了。

惟有人再次誠實地面對自己的有限，在生命最赤露敞開面對神的時候，就會驚訝並珍惜各種生命本質的能力；也因此在很多情況底下，在人看為無有的基層弟兄姊妹，卻往往最能夠掌握真與情那種無窮無盡的福音力量。

重新重視福音和傳福音的真與情，在信仰的領會、事奉的經歷上都會有很多方向上、方法上的更新改變。盼望真與情在基督徒信仰中的位置會再次被肯定與提倡，成為信仰與事奉體驗的突破，成為基督徒普遍的生命質素，成為福音運動的深廣力量。



## 3 獨處、安靜、禱告； 自由、聆聽、生命

根據聖經的宣示，不難察覺，基督教信仰中好些重要信息，跟「神與人的關係」這主旨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例如：人的本源是神的創造，人的罪惡是與神關係隔絕的狀況，人的救贖是與神關係的復和，永生是分享神的性情，新天新地是與神永遠同住、相交往（參啟二十一：1、3）。明顯地，在基督教信仰的結構中，「神與人的關係」確然是一個縱橫貫串的根本概念。事實上「天道別於人道」的思想，亦常常是基督徒引為界定自己信仰、辨別其他人文宗教的一項道統。

在「神與人的關係」這大題目底下，基督教信仰又強調「個人的神」（personal God, my God）這自由大憲章；意思是人藉着十字架的救贖與神和好，就可以直接無中介地與創造主重建一份樸實的親子關係，因為「在神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提前二：5）。這也是基督徒在教會歷史中，特別在宗教改革時，以性命作代價堅持的信念。

從個人接受基督教信仰的角度看，既然選擇信耶穌最根本的含意是選擇與神復和作生命的歸宿，在信徒心底，對「與神關係」這信仰領域有憧憬和期望，亦是合情合理的信仰要求。

因此，無論在知識或體驗的層面，無論在廣義或狹義的範圍，深刻地探索「信徒與神的關係」，在基督教信仰意義反省中，都有着關鍵性的位置、價值。

在華人教會中，「信徒與神的關係」這課題算是既熟悉又陌生。一方面，在講壇上，在刊物中，在信徒交往裏，這信息在信徒口邊、耳邊經常出現，漸漸地「與神的關係很重要」就成爲了一重包圍着基督徒的文化氣氛。然而困難是：比較於「與神關係」這主題在華人教會傳統中作爲普遍的慣用語，這信念本身的詳細解釋和教導卻相對地頗爲稀少：「與神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人生體會？怎樣的感情經歷？怎樣的理性了解？這些具體而意義深重的問題都需要清晰、誠實、真確的回答。

在缺乏啟導的情況下，對於「與神的關係」這經常被強調的課題，信徒的切身感受仍然是陌生、含糊、抽象；結果是認真的信徒，或許是活在術語形象（Image）和現實體驗不一致的壓力下，承受着沉重的內疚、迷惘、疲乏；而已經沮喪的信徒，就對信仰應許的可實現性不再存活潑盼望，卻因循於儀文式的信仰生活裏。<sup>1</sup>

當然，「與神的關係」在基督教信仰中既是一個縱橫貫串的根本概念，也正因它龐大的內容，要將它由抽象術語的形貌分解爲具體落實的認識，又化作給予信徒的普遍教導，實在並非一件可以一蹴即至的事情。然而這卻正是教會真實、逼切的需要，亦是歷世歷代衆多信徒的努力。

近年華人教會對屬靈操練的信息增加了關注和實踐，獨處、安靜、不住的禱告等幾項屬靈操練的基本傳統更加成爲了焦點。屬靈操練作爲「營造條件以與神交心」的紀律，是藉着實習方式探討「與神關係」、「個人的神」這些大信條的經驗性途徑，它對華人教會的影響可以有深遠的潛力。

筆者撰寫這篇文稿的時候，正是由英國短住了兩個月剛返香港的首幾天；在強烈的環境對比下，特別感受到屬靈操練對鬧市中信徒真切的需要，並在實踐上的困難。

無可否認，香港作爲一個現代化商貿都市，有一些負面特徵：嘈吵喧鬧的機器聲、人聲似乎無處逃避（這幾天筆者住在父母親家中，是在銅鑼灣區的中齡商住樓宇，早上最令人觸「耳」的，是地下玻璃店割玻璃的高調響聲，當然還有其他各類經營發出的「配樂」；中午陪伴母親出外吃飯，沿着怡和街要走一段路，在其中的車聲、修路聲被稱爲震耳欲聾實在並不誇張；晚上家人對電視節目特別鍾愛，就使傍晚也被聲浪所征據。筆者住在大學校園，是屬於少數能逃避噪音的香港人，但每當在銅鑼灣短住幾天的時候，就很能明白在香港大多數信徒是沒有選擇地生活在噪音使人身心疲累的限制中。其實嘈吵本身並不是主要問題的所在，最致命的，是嘈吵使人思考遲緩、專注力散漫，無法深刻地感受、反省信仰、生命、生活的真相。類似地，不少人也提出，長期收看電視作爲單向吸收信息的活動，久而久之也有磨滅人思考主動性的危機）；行動急促、生活壓力大、挫折感強，自卑感帶來偏見、獨斷，形之於外，爭吵執拗和彼此傷害便成爲不少香港人的嗜好（很多香港人似乎都有一種咒罵的傾向，在公共汽車中，在食肆裏，家人間交談用柔聲細語並非完全沒有，但十居其七、八都是面皮拉緊、用字尖刻的對話。在香港的人際交往裏，心浮氣躁是欲蓋彌彰）；城市人功利性強，自我封閉、保護非常明顯，無厭地運用機巧、權術都是爲了利益（大前天筆者到一間分店甚多、在廣告中不斷強調服務和科技的眼鏡店更換眼鏡片，卻驚訝地嘗受到極爲兒戲的驗眼程序，然而店員花在游說筆者購買鏡片的時間卻甚長，當筆者在心裏還解說偶一分店水準較差並不稀奇而表達對驗眼程序的異議時，店員卻毫不諱言地宣告在他眼中習已爲常的香港文化：「在英國驗眼時間很長嗎？〔我點頭〕在香港不同的！」活在商貿大都會的人，似乎對自利這

回事永不言夠)。

基要派信仰和屬靈經驗在短短的華人教會歷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這份背景使人不容易理解在教會現況裏，「與神的關係」、「個人的神」、「屬靈操練」等信息如何會慢慢地演變為「抽象的熟悉」？也許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是華人教會越來越多以城市為環境，城市的特徵就限制了信徒在屬靈操練上的實踐。

結論是，在繁華鬧市裏（不論在香港、臺北、多倫多、倫敦、紐約或其他），基督徒對信仰與人生的感受和反省，是受着越加嚴厲的考驗與挑戰；這事實顯示：紀律作為一種力量，以堅持信仰、堅持生命、抗衡迷亂世情、以致仍然愛我們所居住的城市，信徒在大都會中實在加倍需要屬靈操練。但另一方面，專注於獨處、安靜、禱告，在繁囂都市中卻也加倍困難，信徒需要永不言悔的決心和意志。

獨處、安靜、不住的禱告作為屬靈操練的幾項重要傳統，究竟它們的核心信仰意義是甚麼？下文嘗試拋磚引玉地分享對一點體驗和閱讀的反思。<sup>2</sup>

**「福音給貧窮的人……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受壓制的得自由……神悅納人的禧年」(路四：18-19)**

獨處的經驗是自由：從充滿官感刺激、身不由己的喧擾世情中釋放出來，重尋真我，重整對生活的理解，在神的接納裏治癒疲乏、醜惡、支離破碎的心靈。

鬧市是一個充滿官感刺激的地方，物慾享受、飲食、錢財、性、潮流是都市人在言談舉止中不出其右的主題，都市人的內心世界是情緒不停地波動、奔跑，以致是麻是醉？自己也弄不清楚：「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是一種停不下來的迷亂感覺，也是一種在人羣喧嚷中卻非常孤寂的矛盾。

獨處使人逃避膚淺的官感刺激，讓人有機會安全地除下因要與世界時尚認同而有意無意間戴上的面具，人可以與陌生的真我再會面，可以重新反省自己的意向言行、並所接觸的事物。

獨處作為一種屬靈操練，更重要的，是在反省真我而產生無盡悔意時，經驗神的接納和肯定：是靈魂創傷後的醫治，是尊嚴打碎後的重建，是面對現實後生命勇氣的重尋：「憂愁，不過是暫時的……因為依着神的意思憂愁，就生出沒有後悔的懊悔來，以致得救，但世俗的憂愁，是叫人死。你看，你們依着神的意思憂愁，從此就生出何等的慫慂、自訴、自恨、恐懼、想念、熱心、責罰，在這一切事上你們都表明自己是潔淨的。」(林後七：8、10-11)

在鬧市中，人為了有意識的利益和無意識的浮躁用言語、行動互相踐踏心靈，受傷害和傷害別人都很容易。受傷害使人怨憤，但在獨處中，人「依着神的意思」反省世事人事的真相、意義、善惡、方向，就會發現自己也曾不義地傷害了無數的人；在聖靈的光照感動裏，一份對人性負面更真實的了解並被神接納而安息的內心，使屬神的人能夠更有血有肉地體諒、饒恕、觸摸其他人孤寂、破碎的心靈。

我們不可輕看心靈被接納的重要性。城市人在複雜的現代生活裏，傷害和被傷害製成了糾纏不清的重重心鎖，多少個案讓我們相信，被人被神接納的感覺是解開這些心鎖、重新得回自由的其中一條重要鑰匙。

故此在獨處中必須向上仰望，呼吸「道」的生氣，在神的愛裏得赦免、得肯定。否則，人在獨處中若不是同時經歷與神的

關係，卻獨自地面對自己負面真性情帶來承擔不住的沉重指責，便會更空洞、失落、孤單，後果是破壞而非建設。

**「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路四：4，十：42)**

安靜的經驗是聆聽。

現代城市是一個衆說紛紜的世界，知識爆炸的年代帶來了無盡的說話、文字、意念。人活在巨型的字典裏（由上、中、下流報章，專題刊物，公仔書，八卦雜誌，電視，電影，唱片，錄音帶，廣告，文件，書籍，課室，教壇，電話等構成的生活大字典），無法判斷、濾淨真正有意義的知識，也疲於嘗試作判斷。一方面人被動地對衆多煩亂的意念無所適從，以致厭煩知識，對意念不再尊重，但另一方面卻因為已經習慣了紛擾的說話、聲音而懼怕寧靜。結果是人用更多的說話、是非、爭執、噪音（例如最強力的唱機還要改裝後才播送出來的「時代」曲）來掩飾在內心中因缺乏生命、生活答案而澎湃的焦慮。

安靜是放開是是非非、莫衷一是的意念、言語，不是在靜默中思辨觀點（包括神學），而是冀盼啟示：直接聆聽從天地之主而來的知識、旨意。

德蘭修女相信「神與寧靜為友」，在安靜裏，人可以較容易專注於聆聽神的啟示，較容易經驗神、接觸神、重視神，敏銳於感受神的臨在。

神的啟示與人無生命力的言語相對。神的道最珍貴的特性是能力，是啟示永恆奧秘和方向、揭示生命價值與意義的能力：「在懶得連起牀也失去意願和興趣的沉悶情緒裏，信仰的意義與對應就是一位啟示的主，一位向人個別說話的主，一位

賜異象、價值、方向，將來又審判和賞賜的神。事實上一切真正價值、意義的根源不可能在宇宙的創始者與維持者之外能夠尋着，惟有人回到祂的啟示裏，否則人總會問：『為何要前進？為何不停留在這裏的安逸中？』除非賜異象的神親自把價值與方向微聲啟示在人耳邊，而人又用心細聽，否則，虛悶消極的危機不可能徹底轉化為熱愛生命的興奮。」<sup>3</sup>

在衆說紛紜、語言無聊的世代，屬神的人承擔先知的職份，若要傳遞真正有生命、有意義的信息，必須是在安靜中、在聆聽裏培育出來的道：在神的啟示裏聆聽真實的知識，創造適切合宜的言語，對應着不同的生命歷程、時代需要。（參弗一：17-19）

聆聽不宜被過份玄秘化（雖然屬靈經驗都難免有超越、玄秘的色彩），因為強調屬靈經歷的神秘性也許會帶來無益的偏狹與傲慢。重要的是，既然「與神關係」的精粹是雙向的溝通，聆聽神的主動性就是十分自然和合理的信仰期望。（參詩一四五：18；路十一：9-13；雅四：8上）

**「上帝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皆因我們認識那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主，因此祂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我們……得與上帝的性情有分。」(彼後一：3-4)**

禱告的經驗是生命；是在消極赦免之後積極昇進的生命。

在前文中已經題過，「與神的關係」、「個人的神」、「屬靈操練」等信息對不少信徒是「抽象的熟悉」：或許擁有「關乎神」的資料，但神本身在信仰經驗中卻疏遠和陌生。

更嚴重的是，在敬拜和禱告這些含意為與神交往而要求以心靈誠實的直接信仰實踐中，信徒還是沒有能力以心見神，並

不習慣真切地與神的本性、形象相交相遇；卻在專注力散漫的情況下敬拜，用腦加上口禱告，在迷惘裏，信徒甚或自己也弄不清楚是否真在「自說自話」。

然而強調「生命之道」的信仰，若失去了與信仰對象本體、本相真實的接觸，還可以剩下幾許根本實質？

禱告的信仰意義是朝見永生神，是領悟神永恆不變的性情。當人用「心」體會神的「榮耀和美德」，就頓悟「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朝見神不可測奧祕裏的聖潔、公義、慈愛、憐恤、權能、智慧……足夠使人戰兢、自卑、敬拜、羨慕、激動；是神介入人生命帶來的震撼。

當如塵土的人與創造天地的神相遇，強烈的生命對比使人發現自身的種種脆弱；然而承認身、心、靈、內在、外在形形色色的限制，反而使人得着釋放；「所以你們該效法神」（弗五：1）：承認自己不像神是效法神的起點。

這是生命的轉化更新、「得與神的性情有分」：永生神成了認同的形象。（心理學者不斷指出人所選擇認同的形象，例如父親、母親、大眾傳播的偶像，對人性格的發展有着重大的影響。永生神的性情既然是生命、真理的根源，以祂作為認同的形象，就是對「生命」最有意義的抉擇；參提前四：8。）

生命力就是神性情的彰顯、神創造力的參予、神的啟示、同行。以神的性情觀照萬物、對應萬事也是「不住的禱告」在動靜人生中的一種實踐。

**「無論在甚麼景況，都可以知足……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四：11、13）**

自由、聆聽、生命是屬靈操練和「個人的神」等信息的一些信仰意義。然而有時候，在現代城市中的信徒處於疲累的情緒

低落裏，是連掙扎的氣力都沒有，縱使知道神能拯救，亦沒有能耐走到神的施恩座前。

然而神廣大憐憫的作用，也正顯明、襯托在這種連一絲氣力都沒有的景況中。因為「個人的神」的意義，正在於信徒無論在甚麼境遇，神仍然是當下的神。縱然在軟弱無力、思維混亂的情況中，只要信徒還有意識，記念神還是「我的主、我的神」，「汝欲見神（仁），斯神（仁）至矣」。「與神的關係」就立時成為信徒新生的震動力。

這其實是筆者不只一次的個人體歷。人畢竟並非時常都心思清醒，並非在每時每刻都能謹記信仰的意義（也因此，信仰意義以核心概念作歸結似乎是比較有力的形式，例如真、情、對應困局、自由、聆聽、生命、拯救、永恆等等）；相反，在繁忙的生活裏，在喧鬧的地車中，在聲色於眼前亂動間，在具體現實事件的挫折下，信徒的心靈會隨着鬆散下來，這狀況若拖長，儆醒失去了，就自然進入迷惑（太二十六：41），既然在迷惑中，掙扎自拔的意識也會薄弱（便是一絲氣力都沒有的感覺）。然而就在這時候，當筆者覺悟於一轉念間，回憶「個人的神」的意義是要發揮於當下的疲弱景況裏，「意願立時與神相遇」的單純信念便往往產生生命狀況巨大的感動和改變，以致可以在軟弱和迷亂中超脫出剛健的動力與明澄的識見。「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來四：16）是信仰的應許。

「與神的關係」是在基督教信仰中的根本概念；「個人的神」表達這概念的溫情；「屬靈操練」體會「個人的神」的意義。它們都是教會永不可停止尋索的主題。

## 註釋

<sup>1</sup>在《今日華人教會》八八年二月號二十一頁至二十五頁裏，楊牧谷寫的「試

為青專問前路」，以現今一類信徒（年青專業人士）的信仰困局作焦點，為教會普遍屬靈追求模式衰竭問題提供對話並尋找出路。

<sup>2</sup>例如：Nouwen, J.M. Henri, *The Way of the Heart*,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81，是一本文字流暢，介紹屬靈操練的精簡著作。

<sup>3</sup>參本書第一章：「生命昇進中的意義追尋」。



## 4 付出畢竟是 真實的擁有

意義和價值從來都是人生的一個大問題，人每天的營役、苦幹、動作存留、拚命爭取，都是為了自覺或不自覺地追求着一些深層認受的人生意義和價值。平凡人習慣把意義和價值這兩個抽象的概念等同為成就與成功，然而具體化了的代名詞不能減弱這個問題的奧秘性。何謂成功？何謂失敗？何謂得？何謂失？何謂價值？何謂成就？這些仍然是不容易回答的生命懸謎。

不少現代人又再進一步將成就、成功理解為爭取、求奪、擁有，以致「擁有」心態便不知不覺間主導了現實生活的取向。所以在現代都市裏，升職加薪、累積財富、名成利就、抓取權力，便是大多數人追求人生價值（成就）的具體表現。而這種「擁有」式成就觀的試探，在教會圈子、信徒世界中就是名與權的慾望；是基督徒所不能不承認和面對，能使信仰魔化的危機和腐力。

其實假若「擁有」就是價值，那麼人所能實現的意義就非常狹小和有限了。若「擁有」是價值，人所能盡得的量有多少？人的份能有多大？事實上人一身的價值，如追求「擁有」，極其量不過是一身的卑小；但若追求「付出」，在包容宇宙、包容世界之中，是把一己的狹小放鬆得廣大無礙。越是付出，是越加體驗與天地合一的寬宏，這才是偉大的真正定義。

當然，甚麼是宇宙人生最高的價值？意義如何量度？營役、努力甚麼目標才是值得？這些都不是簡單的問題；然而基

基督教信仰在闡釋意義和價值這玄問的時候，卻確是與「付出」和「愛」等概念有着密切的關係：「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十二：24）「耶穌……對他們說……外邦人有尊為君王的，治理他們，有大臣操權管束他們。只是在你們中間，不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必作眾人的僕人。」（可十：42-44）「如今常存的……最大的是愛。」（林前十三：13）

「愛」確是基督教信仰中一項極其核心，需要深刻反省的信仰意義。縱使意義和價值的問題常使人疑惘，基督教信仰的信息，卻始終如一地宣告着「付出」比「擁有」是更真實的價值：「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太十六：26）「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喪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路十七：33）

曾經聽過一位弟兄的分享，感受頗大，覺得他語重心長的勸諭，也正指出德國社會學家哈勃瑪（Habermas）所描述現代人心靈深處意義危機的症候，能共鳴者必感這位弟兄的觀察是城市人的當頭棒喝，可以發人深省。

這位弟兄的分享其實相當簡樸，並非高言大理，卻是普遍人所共感的經驗。緣起於他近一年的際遇，在親友中多有重病、離世的，他敏銳地留意到，人走到生命最後一步時所關心的，往往不是一生所成就的功業或「擁有」，這些似乎都不再重要；他們心靈的焦點是「關係」，是與人、與自己、與永恆關係的復和。所以臨終者對自己一生價值、意義迷惘而尋求肯定的時候，不是藉着對自己往昔功業的重述，而是要求與至親摯愛的人會面，藉着最後的相視相重，在愛的目光中寫下自己畢生的評詞，在接納的手握裏註解自己一生的意義。也因此將離世

的人可以一棄從前的恩怨、偏見，願意與仇敵和好，願意重聯已破裂的關係，願意與已經不相往來的親人再會。在與人和好中自心安息，間接亦是與自己和好，化解積年的是非矛盾與感情心鎖。臨終者還會要求與宇宙大化和好、認識神、冀知身後景況，願望與永恆接上關係。若將離世的人不能在這些與人、與神、與自己的關係復和上得到滿足，就會顯得十分惶恐不安、鬱鬱悲涼。

「關係」大概是「付出」的範疇，「功業」大概是「擁有」的範疇。人之將死，就有大徹大悟的智慧，知道「付出」比「擁有」為更高的價值。付出愛與人建立關係，是刻在人生命中留下不能磨滅的痕跡；人的生命是永恆的，刻在人生命中的愛和關係也是永恆、真實的價值：付出畢竟是真實的擁有。功業會衰殘，世界也會如舊衣捲起過去（來一：11-12），人一生若只有功業而無關係，若只有擁有而無付出，若只有多多功業、少少關係，若只有多多擁有、少少付出，從永恆的眼光看來，都是一無所有，或者是貧寒赤身。人若反省度過了無數日子之後，究竟「擁有」了多少屬於「付出、愛、關係」的價值，或可嘗試自問：假若今天便要死，在自己棺木之前會有多少人真心流淚？會有多少人真正珍重自己的存在？會有多少人因彼此在世上的曾經「付出」、關係、觸動過心靈的真情真愛而痛心哭泣？這大概可以使人反思，引導人重定未來要追求的意義、價值、方向。

「付出」畢竟是真實的價值和「擁有」，從信仰的角度看，「付出」的焦點最少可以有三方面：對神、對人、對教會。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誠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太二十二：37-38）**

「付出」就是愛；愛主你的神，就是對神付出生命，這包括

奉獻與事奉：「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羅十二：1；參約壹二：5）

奉獻的信息不是單指到金錢、時間、恩賜等局部分類的捐獻，更是指到全人主權與生命取向的獻祭。也惟有屬神的人把信仰放在整全生命的主導位置上，信仰對價值和意義這個問題才有對應的意思和效力。因為意義的問題也是價值秩序的問題，在價值系統中首要的價值（或可稱終極關懷）會統攝其他價值使之成為附從；因此神若在信徒的價值秩序中不居首位，其他價值就會主導信徒的基本人生方向；若這些其他價值是名利權勢，是屬於「擁有」式的價值，在現代人意義危機的悲劇底下，一生的果效大概也會是混亂虛空。所以耶穌說：「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太六：24、33）

奉獻是對神付出，是對意義與價值的根源回歸，是心志上、關係上的定向；而事奉就是奉獻的具體表現。奉獻是一個全人的觀念，同樣事奉也是一種全人的生活實踐：不是為單調的日子加上一點重量而以事奉作為生活的裝飾與點綴，不是為名與權爭取「擁有」；卻是求神的國度、榮耀、權柄，專心獨志地耕耘建造（太六：9-10、13；林前三：9-15），是求在試驗的時候，自己所擺上的能在神永恆計劃裏留下一點痕跡；不然的話，被烈火燒掉的草木禾稈，也同時定論了這人一生的意義是輕於鴻毛。

多少信徒都曾經對神奉獻生命、承諾將神居於價值與意義的首位，「曾經」固然是好，但重要的更是今天、每天的景況如何：神是否在這刻仍然是我生活實踐的主導取向？

事奉跟奉獻不過是華人教會熟悉的信息，只是它要求信徒的還是自省與更新，奉獻和事奉的信仰需要在價值與意義的智慧下不斷保持真誠與活力：「不徘徊於人生，卻扎根於永恆。」

**「其次也相愛，就是要愛人如己。」（太二十二：39）「愛人要真誠……也要互相敬重……無論對甚麼人，都要同樣的關懷。」（現代譯本，羅十二：9、10、16）**

對人的愛與「付出」，在乎真與情，縱使只是一杯涼水的些微，或是捨己身叫人焚燒的激烈，若以誠摯的善意、眼神、說話來傳送，都相信能刻在人心中，記在永恆裏。（可參本書第二章：「真與情——福音和傳福音的特質」。）

然而現代城市人的特點是疏離、冷漠、功利。在這樣的處境中，愛和付出便是抗衡文化的行為，有時候「愛」就得需要極大的勇氣。舉一個最平凡的例：在標榜競爭和效率的商業都會裏（例如紐約、香港），與人不同的目光和壓力可以成為公德的阻力（例如在公共汽車中讓位給老弱者），這種離羣抗流的心理障礙，在最小的事上既還顯出它的作用，就遑論對其他更大的「付出」了。這也讓我記起香港一所福音機構兩套幻燈製作的宣傳主旨：「承擔出於愛心，存活要求勇氣。」

**「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弗六：25）**

對教會「付出」，其實與對神、對人「付出」有重疊，愛教會可以包含在愛神和愛人之中。特意將「對教會付出」獨立地提出來，是因為察覺到一種現象：有時候對信仰認真的一些信徒，見到教會軟弱而加以批判，原先是「愛之深、責之切」，但漸漸有一種危機，是消極批判以致失去憐憫、愛意，有意無意之間就成為了自義的牢騷，好像教會只有軟弱一樣。



然而當信徒重新思想福音書裏記載耶穌基督的受苦犧牲，其實是完完全全爲了教會而捨己，就可想而知教會在神心目中有何等高貴的價值。現實的教會雖然還有很多軟弱和缺欠，但想到福音書中基督受死的大愛，就知道基督徒若愛神，就不能不愛無論怎樣軟弱的教會。

「愛之深、責之切」是合理的，保羅撰寫哥林多前書和加拉太書時候的感受，並啟示錄二至三章七封教會書信的文意，相信都是這樣的心境。然而批判教會亦實在需要持守一份感同身受、深誠的愛意與憐恤。事實上抽象地愛神比較容易，但具體地愛不美麗的教會就是另一回事；只是「人若說，我愛神，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謊話的，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神。愛神的，也當愛弟兄，這是我們從神所受的命令。」（約壹四：20-21）

事實上教會也絕對並非只有軟弱，在很多地方，用不同方式，教會還是行善的一種主力；相對於人口比例，慈善義務人員當中，佔了很大部分仍然是基督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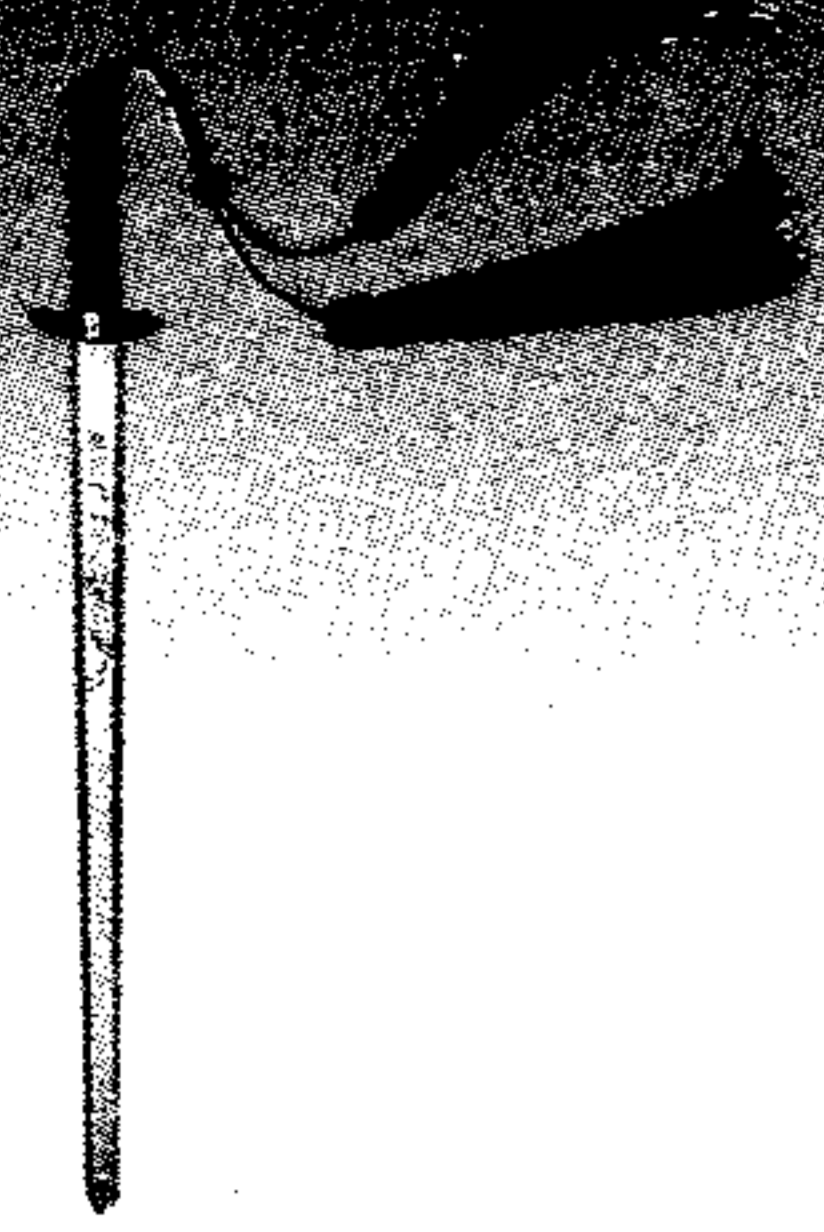
### 「神就是愛」（約壹四：8）

所謂現代人的意義危機（或稱價值危機），主要是指到人因爲現代生活的急變而不能再清晰地辨認價值，以致對價值觀念含混。將「擁有」、爭取、求奪等同價值，雖然稍能爲現實生活提供一點必須的方向感，卻不能消解人內心深層價值秩序的迷亂。

基督教信仰肯定是一份愛的信仰，假若姑且接受一般人的文化語言，以「擁有」爲價值的代名詞，那麼基督教信仰對「擁有」的註釋就相信應該是「付出」了。

# 信仰匯點

第三部分



## 5 十年心路



我是在一九八〇年信耶穌的，作為一個平凡人，反思十年的信仰經驗，追想信仰的意義，是一個很自然的發問。

作為任何一個人，都有理性、感情、意志的表現，我就嘗試回顧信仰對我作為一個人知、情、意三方面的價值。

我其實是一個相當理性的人，回想以往，重理寡情卻並不是一份值得慶幸的性格，但按着我本來的性情，我與信仰的接觸就在這理性的起點上。

那時我在加拿大唸書，住在一位基督徒的世伯的家中，這家人在言行上的良善慷慨，無疑地吸引了我的欣賞，但基督徒的好行為對於一個理性要求苛刻的人而言，並不能作為信仰可以被接受的足夠條件（更何況自稱是基督徒而行為可惡的例子也並不特別罕見），所以那時候我對聖經信仰的考慮，主要仍然是它的內容是否真實？有沒有真確的歷史證據、理性根據？

當我這樣問而又誠意地追尋答案的時候，我看書、詢問基督徒的經歷，就發覺原來我所問的問題，在歷世歷代之中，已經有很多人曾經問過，例如神是否存在？耶穌的道成肉身為甚麼可信？耶穌釘十字架和復活怎樣知道是歷史事件？聖經記載的救贖與新生命是否歷代、各處基督徒共有的經驗？原來對於這些很重要的信仰理性問題，千百年來很多人誠意追問，也有很多人將他們的研究心得寫成文獻、書籍；今日仍然在世上的基督徒的生命體驗，亦共鳴着這些信仰的理性認識。而我接受

聖經信仰亦在知性的接納上作為起點。

信仰的感性面，對我來說是較遲才體會的（畢竟我本來的性格並不善於感受與表達），做了基督徒一段日子才漸漸敏銳於人與神之間的情和人與人之間的情。

在人與神之間，信仰的感性意義，最主要的相信還是體會「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這句說話的含意。信徒向神感謝，在心靈深處，大概也是為了這份基本的接納。

在人與人之間，因着信仰而彼此復和、重新溝通、同情共感、重視人的尊嚴與價值，這其實是香港年青一代基督徒很寶貴的一份新共識、新傳統：一份強調「情」的信仰文化。這是我在八六年回香港之後十分讚歎的發現，是我十分欣賞的一些香港基督徒的氣質。因着我對這份「信仰之情」的發現，亦鞭策自己學習做一個「有情」人，平衡自己本來重理寡情的性格。這份信仰的感性面，不論是對信仰本身的理解，或者是對我自己具體生活的影響，都感覺是一份非常寶貴的意義。

信仰的意志面，是關乎生活方向的選擇。說信仰在人的意志方面有意義，就是說信仰會提示人應當自覺「需要選自己的人生取向」。而信仰這方面意義的發揮，是因為信仰對價值、成就、得失、勝敗等等關乎「方向」的根本問題，都有很直接的啟迪。

我今日相信，生活的價值很大程度是在乎享受人性光輝的流露：或者是在自己身上，或者是在別人身上，能夠看見「人是按着神形象造」這本性的恢復，是生命裏很大的快樂（雖然無論是自己，或者是別人，在人性中亦同時存在幽暗的一面）。

信仰的意志面，指向因着信仰而對價值取向的抉擇，我曾經嚴肅地體驗過這份抉擇，很多基督徒也曾經體驗過，相信任何一個人亦可以對這份信仰的抉擇作出同樣的考慮。

## 6 歧路上的反思



認識許立中，是開始於兩年多前，交往以來，直接的感覺，是他內斂寡言、善於抽象思考；這種思想型的形象，也常表現在他的寫作裏。

然而人畢竟都是豐雜多端的，為任何一個人定型，往往仍是誤解與偏見的結果。例如立中，他喜愛運用抽象理論作為寫作的表達方式，卻不等同於他的思考題材便遠離現實，相反，很多時候他的寫作主旨，始終環繞着人間的體驗。

好像在一篇文章中他指出文化、際遇對人採納信仰取向的影響，信仰對現代人危機困境提供處理的基礎，「上帝創造」這命題對人生存意義的重要性，對我們生活、思想、行為的含意等等，都顯示着他嘗試將信仰落實在人間。

「意義反省」的信仰心路其實也是我對宗教的基本態度。「信仰意義反省」的精神，是接受信仰的人，或者考慮接受信仰的人誠實地自問：究竟信或不信在具體生存意義上帶來甚麼差別？究竟「信奉基督」對相信者這獨特的個人，在每一天現實生活裏賦予怎樣不同的景象？這些差別與不同是不是值得珍惜的價值？這些差別與不同是否能夠共鳴着人性本質裏光明和暢快的一面？

「信仰意義反省」，一方面是對信仰內容的重點掌握，是了解一份信仰的核心價值、內涵、意義、精華（例如在基督徒信仰裏，接納、自由、付出、活潑是其中一些關鍵觀念），像立

中的用語：經過二千年風雨飄搖歷史的基督徒傳統在本質上的光輝。

「信仰意義反省」的另一面，是對應處境的精神。人的問題有內心層面的，有生活層面的，有大時代社羣層面的。不知是幸還是不幸，現代人生活多元，生命的難題亦越加龐雜。從內心世界的煩躁焦慮，人際關係的疏遠、懷疑，工作形式的單調沉悶，成就的要求、壓力，以至對家園、政治前途的患得患失，都是使人在狂歌縱酒之後，還是侷促難安於生活、生命的困境。

其實基督徒信仰，參考着多個世紀教會歷史的實踐，對於回應各種內心層面、生活層面、時代社羣層面的問題，都總有一些它可以提供的信息。從「信仰意義反省」到「信念的宣告」，是扎根於對信仰對象「創造主」本身深刻的認識、信任，並對所處環境現實問題癥結的參悟。對個別基督徒，這當然是一個畢生學習的旅程；對教會整體，也是一個尋道的歷程，在其中很可能會有錯誤，亦需要有檢討與糾正。

一向以來，華人教會所處理的「信仰意義反省」，多傾向於附屬內心層面和生活層面的微觀問題。但從來小氣候和大氣候互相影響，人的生活困局跟整個時代社羣所面對的危機乃彼此模造。

今日香港，前望着不可知的將來，在瀰漫着信心危機的氣氛裏，帶來盼望的信念就顯得特別寶貴。當不同背景香港人同舟共濟、團結奮鬥的時刻，基督徒信仰在時局中的貢獻，也包括在「信仰意義反省」之後，宣告適切的信念與信息，以致信仰本來已經有的價值，在文化、社會、政治的徬徨歧路上，成為人的祝福和動力。

## 7 面對現實



人從那裏得悉並委身於人生的終極意義、基要價值？這是歷世歷代誠實地尋道的人都苦苦思索的主題。

這問題實在龐大深廣，涉及聖經啟示的詮釋學，也涉及現實人生的詮釋學。

作為一個聖經信仰者，我相信「終極意義、基要價值」可以從聖經的詮釋中獲悉。同時，作為一個平凡人，我也相信「面對現實」的真誠，有助於了解聖經啟示裏的意義和價值。

信仰與現實互相啟發，然而很多時候，「熱心信仰的人」與「只想現實的人」各走極端，彼此都忽略了對方的關注面，其實能夠豐富自己對生活的掌握。

筆者接受了基督教信仰約有十年，因着各種緣由（諸如應邀擔任講員），亦參加過不少不同教會的聚會，作為一個訪客，會特別強烈地感受到不同教會的氣氛（或許真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管理學的研究亦指出，陌生人進入一個新環境，他的直覺觀察往往比局中人更詳細和清晰）。有時候有一種感慨，感覺基督徒的信仰表達，或是聚會程序，或是術語，或是心態，或是見識，有時候確實令人難以信服。究其原因，有時候基督徒對信仰的詮釋，缺乏現實基礎；尤有甚者，基督徒對信仰的處理，只作抽象思維，在信徒小圈子中兜兜轉轉地互相確認（Reinforcement），在程序、術語、心態上重複一些消化、體會、省思都不足的教條。當如

此活在信仰幻象中的信徒走出教堂，重回現實的時候，就會在文化震盪（Cultural Shock）裏感覺異常吃力，這都不是基督徒的祝福。

其實在聖經中記載的信仰榜樣，都是一些面對現實的人。路得記是聖經中一篇美麗的愛情故事，然而這美麗的故事得以成全，最後的一項關鍵是主角波阿斯盡了人間的禮法。以色列王大衛一生成就顯赫，但在逆境裏，大衛沒有沉醉在身份和成就裏，卻面對現實地忍受小民的侮辱，勇敢地感受現實生活中的每一幕喜怒哀樂，事後也沒有懷恨報復。尼希米是復興以色列民族的領袖，他熱熾的使命感溯源於他深厚的信仰根基，然而他也清楚地洞察時局現實，毫不猶疑地尋求波斯王亞達薛西的政治幫助，才得以完成復興民族的事業。將基督教信仰傳遍羅馬帝國的一代使徒保羅，曾經慷慨激昂地說：「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但這位宗教巨人亦同時以他織帳棚的經濟生活為榮。保羅的入室弟子提摩太，知道酒能亂性，卻亦曉得酒對健康能有助益的常識。

這些聖經記載，各有不同的要點、含意，但共通的地方，乃是其中的信仰前輩，都有着面對現實的表現。

檢討自己的信仰是否一份經得起現實考驗的信仰，可以嘗試問：「我在教會中所想、所說、所做、所見的，放在教會以外，是否仍然顯出真情真義，被世人在心底敬重？或是難登有識者之堂，被誠實者譏笑？」

基督徒應該勇敢地面對世界，這並非媚俗，只因為信仰對人的意義，惟有在現實生活的詮釋下，才會奔放光華，再進而超越現實的限制。閉門造車的膚淺教條只會產生遠離現實、漠視現實、逃避現實、否定現實的怪誕與反智取向。

基督徒應該勇敢地面對世界，世界需要摯誠地面對基督。

正如許立中在一篇文章中所討論的：「現實」也需要一個「支點」，成爲詮釋現實的根據。

在聖經信仰裏，創造是一項很重要的課題：世界是上帝所創造的，若要整全地理解世界，便需要面對上帝；而上帝乃通過基督在地上三十多年的日子被世人認識：「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裏面，你們在祂裏面也得了豐盛。」（西二章）

「面對上帝」成了一件非常現實的事：因爲基督所表達上帝的豐盛，是藉着祂在人間世界的言行，是用「人」所能明白的舉止、品性、生活抉擇作爲詮釋；而基督在人世間的表現，既源於神性（而神性又是創造世界的基礎，是一切「現實」的根據），從哲理的語言來說，面對基督，歸根究底便是面對「終極的現實」。這大概也是基督徒信仰裏其中深遠的一面。

# 歐洲宣教體驗

第三部分



## 8 歐洲的社會環境 與信仰氣氛

### 備受誤解的歐洲

歐洲，一片容易令人產生錯覺的土地。

歐洲是各種科技的發源地，人就以為它仍然物資充裕、生活水準極高，但其實今日歐洲諸國都面對各種不同的經濟困難，歐陸的華人更多屬勞苦階層。

歐洲是西方文明的發源地，人就以為它今日仍然文化深厚，但其實歐陸文化已褪色；昔日的文化道統能存留在歐洲人生活形態中的，實在薄弱得很。

歐洲是福音的發揚地，人就以為它仍擁有濃厚的信仰氣氛，所謂「爛船總有三斤釘」，但今日的事實是非洲反倒要差派宣教士到歐洲。

感謝主為筆者預備了在一九八六年二月至五月四個月前往歐洲短期宣教的經歷，以致能在其中體驗歐洲的信仰光景和文化氣候。心中有所領受，有所學習，盼望以幾篇環繞歐陸宣教體驗為題材的文章，把客觀實況和主觀感受帶給關懷海外宣教的弟兄姊妹；筆者的心願是讓弟兄姊妹先明白歐洲的需要，祈禱等候神的感動，在主的帶領下投入這宣教工場。歐洲的需要極大，筆者深信奉差遣、有感動的工人，在歐陸必定有適當事奉的崗位和機會。

### 社會環境的特點

從文化的角度看，歐洲的社會有很多特點，然而與福音工作有關的，以下四點比較重要：

#### (一) 對福音的冷淡和敵視

到歐洲旅遊，所參觀的名勝中，以古舊的大教堂佔多數，這反映了信仰在歐洲曾經興旺，只是今非昔比，歐洲人對福音已冷淡得很。這些大教堂，昔日曾坐滿了敬拜神的人，但今日多是冷冷清清。

在英國，筆者聞說一座大教堂本可以容納數以千計的人聚會，但今日卻剩下七個人，其中六位是神職人員，另外一位是小孩子。而在法國，大部分教會只有十個八個人參加主日崇拜。在荷蘭，不少教會的主日敬拜只有半小時長。

歐洲人不但對福音冷淡，更是敵視。在法國這天主教國家，基督教被視為一個狂熱的教門（Sect）。有一位瑞士籍的弟兄告訴筆者，有一次他和幾位法國籍弟兄在法國街頭佈道派單張，卻被途人刻意搗亂。

歐洲人敵視福音其實是頗為莫名其妙的，但這又卻是一個事實；那惡者在人心中的工作實在是一種屬靈的爭戰（弗六：12）。

#### (二) 異端和邪教的興起

邪教的問題在美國非常嚴重，但在歐陸也好不了多少，尤其在一些天主教國家如西班牙、意大利、法國，形式宗教不能滿足人靈裏的需要，不少人就對巫術產生濃厚興趣。據說在法國南部一些小鎮，巫醫的數目比醫生還多。在巴黎有一位牧師告訴筆者，曾經有一位姊妹在主日崇拜時屢次尖叫，在不同的



教會中參加聚會時都是一樣。有人估計這位姊妹有精神上的毛病，但也有不少目擊者感覺那是邪靈的工作。

在歐洲最活躍的幾個異端，仍然是華人教會比較熟悉的，且有一些書籍探討它們的內情。這些異端在歐洲的傳教方式與在其他地方大同小異，都是特別針對福音信仰，設法搖動信仰根基較淺的基督徒的信心。

### (三)強烈的福利制度色彩

歐洲國家比美國或香港臺灣都有較濃厚的社會主義色彩，有人說：「瑞典最右的政黨仍然比美國最左的政黨左。」因此，在一些歐洲國家，福利制度可以說是周詳，又可以說是過份。

在瑞典，因為稅率高昂的緣故，收入最高的行業是餐館「企檯」，侍應的入息比醫生還要高，以致在瑞典很少青年以讀書為尋求上進的途徑。而事實上在這種經濟系統裏，辛勤和懶散未必帶來經濟收益上很大的差距，因此，人的上進心和積極程度是頗低的。

荷蘭的失業金與一般工作的收入相若，失業的人士可以領取長達兩年的失業金；而且領盡失業金後，又可領取數目與失業金相若的救濟金。在這種福利制度下，不少荷蘭人做黑市工而同時領取失業金；又或者夫婦兩人假意離婚而騙取雙倍的救濟金。

過份的福利制度鼓勵了一種「不認真」的人生觀，惡性循環下，接受社會照顧的人不再發現「貢獻社會」的價值和需要，也不求改進自己或改進社會，只是習慣一種取而不施的生活。「不認真」的生活態度也間接使人對神不認真，俗語所謂「軟皮蛇」。

不但如此，備受福利制度照顧的人不會察覺人生的不測：

既然政府保障了人不會在肉身需要上遇到致命的危機，人就覺得生命很有保障，認為無需要信仰神。

### (四)治安敗壞對福音工作的阻礙

治安的問題在一些歐洲國家比較嚴重。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唐人街充滿毒品和色情，在街頭買賣毒品被視為平常；帶筆者到這唐人街一遊的一位傳道人告訴筆者，他曾在唐人街工作一年，已被劫三次。在唐人街的華人教會左鄰是色情人街，右鄰是另一所福音機構，再右鄰是撒但教的聚會所！毫無疑問，在這種治安情況下推動福音工作，形式和聚會時間就備受限制，福音工作發展也有一定的阻礙。

荷蘭的治安比較差，這與其政府的管理哲學很有關，例如偷竊五十荷盾以下的物品不算犯罪，不用武器傷人也不算犯罪。在這種縱容罪惡的氣氛下，治安就每況愈下，而且人的是非道德觀念亦混淆不清，這又成了人相信福音的攔阻。

### 普遍的信仰氣氛

社會環境與信仰氣氛有密切的關係，歐洲普遍的信仰氣氛可以從三個角度描寫：

#### (一)國教沒落

歐洲的國家其實有不少基督教背景：瑞士、德國、瑞典、荷蘭都以基督教的不同宗派為國教，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的國教是天主教，英國的國教是基督教的聖公宗。只是自從人文主義在西方文化中擡頭後，國教又因循形式而不思改進，在歐洲各國已經越來越沒落，政府之所以支持國教，只是一種保留文物的心態，而民衆就鮮有真正尊重國教。

代之而起的，反而是一些有五旬節宗派背景的小型教會；這些小羣式教會走向另一個極端，不着重形式，多容許個人自由，以致較多信徒參予，教會有比較活躍的現象。

### (二) 教會低沉

歐洲的福音派教會在傳福音方面也並不見得非常積極。一九八六年九月葛培理牧師到法國巴黎舉行全國性的大型佈道會，據這次佈道會的籌備主任給予筆者的資料，法國二百八十家基督教會中，只有九十家願意參予是次佈道事工，而願意參予者並不相等於全力以赴。

歐洲在國教沒落、靈恩派教會擴展的處境下，福音派教會似乎沒有特別積極作見證。在荷蘭，教會反會因一些神學問題爭論不休，不少荷蘭教會在「千禧年前」、「千禧年後」的教義上堅執己見，彼此不能讓步；也有一些荷蘭教會相信「無千禧年」，甚至有一些教會不相信教會被提。

### (三) 比較例外的韓國人教會

韓國人教會在世界各地一向都有比較突出的表現。在北美洲，韓國人教會的數目大約是華人教會的兩倍；在歐洲，韓國人教會仍然有較興旺的見證。好像在瑞士，一位韓國人牧師告訴筆者，全瑞士大約有四百韓國人，而團契就有兩個；而全瑞士有華人四千，卻只有三個小團契。

### 結語

這篇文章是介紹歐洲的一般情況，描寫華人與非華人共同生活在其中的歐陸社會環境，算是一個佈局。在下一篇文章，筆者盼望介紹歐陸華人的多元背景。

## 9 歐陸華人

莊子謂：「夏蟲不可語冰。」

筆者生於香港，長於香港，六年北美留學所接觸的華僑社會也是以香港華人為主，不自覺地也曾把「香港人」和「華人」等同。

實在的，生活在單元文化中的人，容易因情緒因素而否認別種文化的價值，甚至像夏蟲一樣無法想像其他文化有存在的可能。

反而在多元文化環境下生活的人，會尊重自己的文化根源，也能夠欣賞其他生活形態的特色。

這是我接觸歐陸華人後的反省和感受。

### 背景多元的歐陸華人

歐陸華人的數目，按聯合國的資料是六十萬，但據另一位在歐洲牧養教會的牧者估計則是四十五萬。不論是四十五萬還是六十萬，歐陸華人主要分佈在英國（約二十五萬）、法國（約十五萬）、荷蘭（約六萬）、德國（約三萬）、比利時（約一萬）、瑞典（約六千）、瑞士（約四千）、意大利（約三千）、丹麥（約二千）、挪威（約二千）和奧地利。

若用原居地來分類，歐陸華人多來自印支半島的越、柬、寮，東南亞各國，臺灣，中國大陸的溫州、上海、其他省城，香港的新界。若用背景來分，歐陸華人大可分為七類：

### (一) 多有不如意過去的難民

自從七〇年代印支半島政局劇變，每年都有不少難民從陸路、水路逃離越、柬、寮等國。據泰國官方統計，至一九八五年為止，單到達泰國的印支半島難民就有六十三萬以上，而最後能夠定居在歐陸諸國的也有十多萬。

難民多有不如意的過去。很多印支難民在本國事業有成，生活富裕，但戰亂使他們失去一切。本來有才學技能的，移居歐陸後，多不能學以致用，文憑也多已散失，專業資格不被承認，就只好在新的社會環境中從事最基層的工作；因此，鬱鬱不得志的感受在難民中很普遍。如果在逃難時受過虐待，或者有親友在逃難中傷亡，心靈的創傷就更深。事實上，一些難民到了安全的歐陸國家後仍然精神失常，又或者因為在逃難時經常聽聞砲火聲，導致長期耳聾。

難民的經歷有時會引致自卑感，他們不需要答案，只需要了解。難民中不乏有才學的人回答他們自己的問題，反而了解是關注和愛心的表現，愛才能夠醫治心靈。

在巴黎有年長的兩母女，以往是難民，悲哀的過去曾使她們精神極受創傷；當筆者遇見她們時，她們已經信了主，心裏充滿喜樂和平靜，由內形之於外，真似「如鷹反老還童」（詩一〇三：5）。

### (二) 生活圈子狹窄的餐館工人

有人估計，歐洲華人中最少有一半以上與餐館行業有直接關係。在歐陸餐館工人中流行着一句說話：「日間是爐頭，夜間是枕頭。」

餐館工人工作時間冗長，只有下午幾小時比較清閒，生活圈子自然狹窄。工餘活動離不開酒色財氣，生活十分糜爛；不

然就是十分單調呆板，只在下班之後吃夜宵兒，然後睡覺，天天如是。

餐館工人獨特的工作時間需要一種適切這種生活秩序的福音策略，例如在羅曼華編著的《華人教會手冊》中歐洲部分，就有餐館工人福音事工策略的提議。在一些商業競爭劇烈的地方，例如荷蘭，餐館為了爭取顧客，白飯是免費的，而工作時間更冗長，工人就更勞苦。

### (三) 心靈飄泊的海員

早期移民歐陸的華人中，海員和從事洗衣業的可能比餐館工人還要多；時至今日，歐陸華人中仍有不少海員。

《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六年五月號（海外版六月號）一期刊登了一篇「海員的呼喊」，帶出了教會應該關心海員的呼聲。事實上，海員的飄泊感是很重的。

筆者在北歐曾經讀到一位海員寫給教會的信，其中一段或多或少能夠表達海員心靈的孤寂：「我們海員人生似夢，夢似真，在世界各沿海口岸城鄉各處流浪飄泊，見識多點了，走馬看花過眼煙雲，內心始終很空虛，所以我終有一日會浪子回頭信靠主恩，填補我心靈中的空白，充實快樂人生。」

### (四) 傳統習俗保守的新界圍村人

由香港新界到歐陸定居的華人，多集中在荷蘭，他們有比較保守的傳統習俗，有濃厚的圍村色彩。

新界華人大多迷信，這是向他們傳福音最大的攔阻。基督徒向新界華人傳福音，偶或有人信主，其他新界人就會羣起而攻之，也會輪流搖電話謾罵傳道的人。有一位傳道人累積了豐富的被罵經驗，終於想出了合乎真理而「借力打力」的方法對付

新界人迷信的心理；以後再有人搖電話來罵他的時候，他就說：「先生，你現在罵的不是我，而是我的神；我的神是真的，如果祂發怒對付你，就與我無干，請不要怪我。」果然，從此以後不再有人掛電話罵他。

#### (五)沒有居留權的非法移民

寄居者多被壓迫，所以神說：「若有外人在你們國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負他。」（利十九：33）

每年爲了逃避動亂、貧困或爲了嚮往歐洲的繁華而非法進入歐陸的華人也不少，他們的生活往往有很多不便之處。他們無權享用匿居地社會的設備和福利。如果遇到疾病意外，爲了身份不被揭發而被逐出境，他們只好向黑市醫生求助。在平常的日子，非法居民也會受到諸多剝削、欺壓；聞說有一位餐館老闆對非法居民的僱工極盡刻薄之能事，人工低微不消說，吃的也只是客人的餘肴。

一九八六年二月《旭光季刊》就登載了一篇文章「巴黎——我蒙福之地」，作者在文中述說自己在巴黎非法居留時的掙扎，也見證了在巴黎信主後所得到的盼望、平安。

#### (六)樂意認識新鮮事物的大陸留學者

大陸政府差派當地學生到歐洲留學，都是選擇歐陸各國最優秀的學府，而留學者在各學校中選修的，都是該校最專長的科目。大陸留學生單在法國就有一千，在瑞典這小國也有一百多。

這些大陸留學生一般較港臺留學生年長，他們十分珍惜留學的機會，也願意盡量認識外國的新鮮事物，他們態度開放，願意考慮是否接受福音。

好像一位女留學生，當她離開中國大陸時，她信主的姑母千叮萬囑要她代買一本聖經回去。到了法國，她果然主動找到一家教會，要爲姑母買聖經；藉着這樣的接觸，她終於信了主，並在回大陸前作了感人的見證。

又有一位弟兄，時常開放家庭接待一位攻讀獸醫的大陸留學者，對於這份藉友情傳道的關懷，那位學者也沒有拒絕。同樣的經驗，筆者在法國和瑞典街頭佈道時，也曾接觸到大陸留學生，他們比其他華人還要開放，甚至願意留下電話地址，在日後再約見談道，真是出人意外。

大陸留學者的回應顯明是一個傳福音的機會。

#### (七)臺港留學生來去匆匆

英語仍然是臺灣人和香港人最熟悉的外語，所以臺港留學生多集中在英國。這些留學生的特點是來去匆匆，他們生活的焦點也許是學業，也許是吃喝玩樂，無論如何，他們都不認同、投入歐陸社會。留學生流動性大，也是歐洲一些華人教會在結構、事工、經濟上不穩定的主因。

#### 歐陸華人的普遍困難

歐陸華人有不同的背景，每一種背景的歐陸華人又有他們自己的次文化，不同類型的歐陸華人也有一些共同面對的普遍問題。這些歐陸華人的普遍困難會在下一篇文章內探討。

# 10 歐陸華人的普遍問題

歐陸華人有不同的背景，每一種背景的歐陸華人又有他們自己的次文化；然而不同類型的歐陸華人也有一些一同面對的普遍問題。

首先，歐陸華人一般都是勞苦大眾，為口奔馳，大部分的華人家庭都需要全家做工來維持一家的開支。

如巴黎，人多屋少，屋租昂貴，租房子又要先查看糧單，所以不少新移民在巴黎五六個人合租一座小房子居住。事實上，巴黎的受薪者的收入普遍不及北美，但物價之高卻有過之而無不及。

雖然在歐陸也有華人克勤克儉而致富的例子，但大體而言，歐陸華人仍然是處於為生存奮鬥、「打天下」的光景，他們一心追求物質，承受建立事業的壓力。

為生存奮鬥，但往往事與願違，語言方面的弱點常常令歐陸華人虎落平陽。特別是難民，他們大多是一九七五年後才移居歐陸的，這些第一代移民，在適應環境和語言能力兩方面都不及別人，結果不少富太太變了清潔工人，工程師充當技工，建築商成為廚師。

歐陸華人不單在工作上掙扎，他們也面對家庭問題。

在荷蘭，圍村背景的華人保持了傳統的婚姻關係，妻子在年輕時任勞任怨，有時候會受到丈夫苦待，十分委屈。據在圍村華人當中工作有經驗的牧者說，我們不必為做妻子的抱不

平，因為她們在年輕時忍耐，用心撫育子女，是要處心積慮，待年老時母子同一陣線，就「輪到我惡」，那時候，她們連同兒女對付年老的丈夫，而作丈夫的老伯就會顯得非常和順，無復壯年時候的暴烈。這種夫妻關係使人惋惜，有點像三浦綾子筆下「鬼婆婆」的日本婚姻文化。

親生父母與保姆爭子，又是荷蘭華人中獨特的一個家庭問題。原來有些荷蘭華人生活艱難，夫婦兩人同時出外工作，兒女很小的時候便被交託給荷蘭人保姆撫養，住在保姆家中，飲食起居都由保姆照顧，父母只定期到保姆家探望兒女。及至兒女長大，親生父母覺得兒女不再需要太多照顧，就會籌算把孩子帶回家中。由於小孩子與保姆已經有了感情，又習慣了荷蘭式的生活，往往不願意回家重新學習和運用中文，過中國式的生活，而保姆也不願意離開小孩子。

這樣，父母因為要領回孩子而鬧上法庭。當然，法官通常判決把孩子歸給其親生父母，但也會指定保姆有權按時探望孩子，與孩子保持接觸。如此一來，保姆的角色在正常的家庭生活中就產生了影響，也形成了特殊的家庭結構。

另一個歐陸華人所面對的家庭問題是代溝。這問題在臺、港純華人社會中也經常出現，在西方文化影響下的歐陸華人圈子中就更嚴重。尤其是老一代華僑仍然十分中國化，但在歐洲長大的下一代，已經不能認同很多華人傳統。不能認同就不能了解，不能了解就不能溝通，不能溝通就不能接納。假若親子兩代不付代價去明白、尊重對方的生活形式，家庭中的磨擦、爭鬧就會經常出現。

歐陸華人面對工作的壓力，面對家庭的離心力，也面對缺乏康樂活動的苦悶感。

正如前文提及，歐陸華人的生活圈子狹窄，娛樂的選擇有

限，所以歐陸華人工餘的生活受到賭博和錄映帶的影響很大。

中國人嗜賭是著名的，加上賭場的聲色佈置使人頭昏腦脹，進入了賭場，人就如着了迷，神智混亂，成了賭錢的機器，不能自制。而且賭博是心癮，贏了輸了都要再賭，不少歐陸餐館工人埋頭苦幹辛勞賺錢，收入也不差，正因為常常賭博而在年老時落得身無一文。

筆者在英國時曾簡略地探討錄映帶對歐陸華人的影響，覺得華人之所以花很多時間看港、臺錄映帶，不單是因為這種娛樂消費較廉，且可由自己控制賞看的時間，藉此也可多一點知悉故鄉消息，更基本的原因乃是人不能在生活中感受到生命力。

電視吸引人，不單對在西方世界生活的歐陸華人如是，對港臺的純華人社會也一樣。在香港，遇上受歡迎的電視節目，請客的人也要「識做」（懂得處理），提前上菜，盡快結束宴會，免得賓客錯過了節目而埋怨。這就說明了錄映帶對歐陸華人的吸引力不止於關心故鄉消息，如果這是主要理由，熟悉自己社會環境的香港人就不會被電視吸引了。電視的吸引力是普遍性的，因為大多數人都感到生活枯燥，心靈沉悶，缺乏新鮮感，藉着代入戲劇中的主角，人可以尋求刺激的感受；這其實表明了人不滿意自己的生活。然而耶穌說：「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十：10）惟有人在現實生活中感受到生命的意義，才不會沉迷在幻想的電視世界裏。

心靈苦悶不一定因為物質豐裕而得着擺脫。瑞士華人比較其他歐陸華人富裕，荷蘭華人也可以倚靠救濟金，不用勞苦而得享頗舒適的生活。筆者在瑞士曾遇過一位生活富足的女士，她在華麗的洋房中不諱言厭煩漫無目標的人生。

貧困的人為生存掙扎，富足的人為尋求意義而迷惘，但兩

種人都得不着豐盛的生命。

### 「你們是世上的鹽、世上的光」

不論是生活層面、生命層面或心靈層面，歐陸華人在爾國爾地中有他們獨特的掙扎。

教會住在人中間有服侍的責任。下一篇文章將介紹歐洲華人福音工作的現況，看看歐陸基督徒一些帶着十字架印記的事業。

# 11 微燭遍點—— 歐陸華人的福音工作

歐洲有六十萬中國人，他們散居而集中從事幾個主要行業。三十多年前率先向歐陸華人傳福音的牧者王又得牧師，曾將歐洲華人比作「無牧的羊」；三十多年後的今日，歐洲的華人福音工作已經比較廣泛全面，但相對於偌大的需要，在歐洲服侍的工人與樹立見證的教會，仍然如深黑微燭，雖存在，卻不夠光。

這些遍點的微燭是珍貴、實在、堪受欽敬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在不足之餘，盼望它們可引來更大的光。

## 「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歐洲華人信徒的堂會大都分佈在一些主要的城市中。

在法國的巴黎，華人教會有四家，其中一家是大型的，有幾百信徒聚會，歷史最悠久，經濟力量也充足；另外兩家中小型教會，分別有一百人和四十人聚會，都是在近十年內建立的，這兩家教會也有自己的堂址，位於巴黎兩個主要的唐人區。傳道同工方面，巴黎的情況比較特別。八六年初筆者住在巴黎的時候，小教會有一位牧者和一位傳道，中教會有一位年長的宣教士，大教會沒有牧者，只有一位女傳道處理教會的事務。八六年中，巴黎開始有第四家華人堂址，屬開荒性質，有海外的經濟支持，由一位臺灣牧者負責。

瑞士有一家教會和三處聚會的地方，分別位於伯恩（瑞士

首都）、蘇黎世、巴塞爾三個城市，其中以伯恩的聚會人數最多，有三十人左右；蘇黎世的聚會一般是十多人，而巴塞爾的則只有三數人。因為普遍聚會的人數少，三處堂址合歸一個教會名下，而負責牧會幾位熱心的弟兄都是輪流到各堂址帶領聚會，所以堂會間的聯繫也比較密切。

西德的漢堡有一個團契，主日聚會有幾十人，由一位來自美國的全時間宣教牧師負責；另外有一些查經班分佈在西德各城鎮中，也由那位牧者巡迴帶領查經班聚會。西德最大的困難是華人人口分散，漢堡市算是華人最集中的一處，但人數也只有幾千。

北歐地區都有華人居住，在瑞典的斯德歌爾摩、哥登堡，挪威的奧斯陸分別都有約二十人聚會的華人堂址，而主要基地是在斯德歌爾摩的北歐教會中心，由一位宣教士駐守，統管三地的堂址。八五年中至八七年間，有一位義務短期宣教士到了奧斯陸參予事奉，稍為分擔了北歐的工作。北歐地方遼闊，由一處查經班到另一處查經班可能是多小時的火車程，在北歐事奉實在需要相信「在主裏面的勞苦並不是徒然的」。

在歐洲，以英國的華人人口最多，全英有幾十個大小華人教會、團契、查經班；其中以倫敦的一家大教會最為活躍，有幾百信徒，分華英語兩堂崇拜，主日學、團契及其他事工頗具規模。另外在曼徹斯特有一家近二百人的教會，集中了很多留學生，也有華僑家庭，又為餐館信徒特設週一崇拜，約有十多人參加。至於在利物浦、伯明罕、格拉斯歌及其他主要城市的華人教會大致屬中、小型的。英國教會的特色是多留學生，流動性大，因此成了英國華人教會所要面對的問題。

荷蘭的主要華人堂會分別在鹿特丹、海牙、烏特勒支、阿姆斯特丹，四處聚會總人數約三百人，其中以鹿特丹堂和海牙

堂最大，其他兩堂則只有幾十人，這四處堂會互相聯繫，同屬一個教會，有一位牧者、數位傳道。另外在荷蘭也有其他較小的聚會處，不屬於前述教會的系統。

此外，在意大利、奧地利等國也有華人的聚會。意大利的羅馬有十多人的聚會，比薩有三家中國人，其中兩家是信徒，所以每主日也有家庭教會式的崇拜。總而言之，華人散居在歐洲，華人聚會也隨之而散佈於各處。綜觀上列各地的情况，全歐華人信徒的總人數估計不會超過六千人，即少於全歐華人人口的百分之一。

在歐洲推動華人福音工作的，除了各地的堂會外，也有三個超地區聯絡性的差會或福音機構：基督教華僑佈道會、華福歐洲區委會、旅歐華僑福音佈道會。

基督教華僑佈道會創辦於五十年代，是一個宣教組織，現時有二十多位同工，分佈在英國、荷蘭、西德、瑞典等地，主要的事工是開荒佈道、建立教會、門徒訓練、組織夏季佈道隊、神學延伸課程、文字工作等；按服侍的地域來說，基督教華僑佈道會算是在歐洲事奉方圓最廣的一個華人福音機構。

跟華福其他各區的委員會相似，華福歐洲區委會提供的服務以聯絡、諮詢、策劃、推動為主，間中也有舉辦研討會，或構思一些超地區合作事工的可能性。一九八四年九月，華福歐洲區委會也曾在巴黎開辦了一次為期三天的研討會，有七個國家的同工及信徒參加，探討在歐陸環境推動福音工作的一些策略。

旅歐華僑福音佈道會的前身是一羣旅居荷蘭的信徒所組成的一個團契，於七四年年底因團契擴張迅速而正式成立佈道會，旨在更有系統地在歐陸推展福音工作。十多年的發展，佈道會在荷蘭已建立了四所會堂，先後出版過幾份福音刊物，又

致力於社會服務；至今旅歐佈道會得到荷蘭教會內外華人的信任，展望將來，相信福音事工會有更廣泛的果效。

## 多元的宗派、神學思想、問題

歐洲本來就是一個文化多元的地方，各國有自己的傳統特色，所以歐陸華人福音工作多元化亦不足為奇。

歐洲華人信徒有多元的宗派背景，如宣道會、禮賢會、五旬節會、中華基督教會、循道會、聖公會和聚會所，還有其他獨立教會並存。宗派多元，自然引發教會制度、信徒信念、事工方向等的多樣化；所以歐洲華人工場儘管處於開荒起步的階段，但信徒團體的內部已相當繁複。例如在保守與自由神學的問題上，各種立場都有一些堂會接納；因此歐洲的華人教會有些極端傳統保守，也有非常開放而向聖經權威挑戰的；有些教會間接地參予社會關懷，而另一些就乾脆直接從事社會工作。神學爭論方面，靈恩的問題、千禧年和教會被提的問題都是歐洲中部中西教會所關注的。

歐洲環境的多元性，還帶來華人福音工作一些獨特的問題，例如教會的名稱和內容未必一致。在某些地方，在接近的範圍內只有一處信徒聚會，人數可能很少，但當這堂址成為教會後，就執行主餐、施洗等聖禮。在另一些地方，可能有團契或查經班在人數和事工上都已經發展得甚有規模，但仍未成立為教會，仍然稱為查經班或團契。所以有時候歐陸華人信徒團體的制度和內容，也會因環境而隨着變化。

另一個環境帶來教牧問題的例子，是婚約在何時確立的問題。在歐洲一些國家，婚姻註冊要輪候一段頗長的時間，有些未婚夫婦就在註冊之前先行婚禮，不然就是註冊後久久仍未能安排婚禮。因此，信徒就會問：婚約是法律奠立的呢？是禮儀



奠立的呢？還是要法律及禮儀兩者同時認可？第三個答案當然是最穩妥和保守的，但當這答案帶來一些客觀環境上的不便時，信徒便會爭議，或提出各種理由來支持其他看法。

### 「甚麼時候軟弱……剛強」

本文是資料的報導，把歐陸華人福音工作的架構和分佈陳列出來，以後的文章嘗試分析歐陸華人福音工作的強處和弱點。

## 12 情義的事奉

在歐洲宣教四個月，其中有很多有情的片段，當中看見宣教事奉的價值和需要，在心中留下無法磨滅的痕跡。

**「未曾聽見祂，怎能信祂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羅十：14）**

偷得半日閒，一個人在巴黎聖心教堂踱步；想到巴黎的福音需要，看見那座大教堂代表了昔日基督教信仰的輝煌，心中有無限感觸，便決意要與這座建築物拍照留念。一人獨遊，拍照非要請別人代勞不可，就請了另一位單身遊客幫忙；這位西人講得一口流利英語，在法國地土上彼此彷彿他鄉遇故知，就攀談起來。

原來他是英國人，在美國接受大專教育，半年前到巴黎作宣教士，在聖心教堂旁租了一間小房子，與妻子一起開荒佈道。我遇見他的時候，正是他如常在聖心教堂附近默想靈修的時候。我們都很高興，真想不到在此時此地遇見另一位宣教者，而且彼此能用英語交談。我們決定在鬧市中開聲禱告，為對方代求，並作為見證。

英法文化從來彼此輕視，一個英國人在法國宣教，實在艱難重重；但「我們若果顛狂，是為神；若果謹守，是為你們。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林後五：13、14）

**「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天國的，正是這樣的人。」(太十九：14)**

原來的安排是我以一小時講解歌羅西書第二章。正要開始的時候，有一位少年人忽然放聲大哭，似乎心裏很傷痛。這情景突如其來，他團契的導師只有給他遞紙巾。他一邊哭，一邊道歉，說阻礙了聚會；但我看人比工作更重要，就不開始講經，直等到他抹乾了眼淚。

聚會結束後，他的導師和我一起與他傾談，他又哭了。原來他一直為自己並家人的軟弱和惡行憂傷，每天流淚祈禱，甚至不能集中精神面對學業和生活。為罪憂傷，但又無人可以傾訴，所以他很煩惱。

究竟這位少年人是軟弱還是剛強？「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太五：4) 在成年人的世界裏，能容易尋到道德勇氣和赤子之心嗎？

歐洲有很多基層的少年人需要幫助。

**「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這樣為他歡喜。」(路十五：7)**

我在巴黎參予的教會每星期其中一天下午舉行福音查經聚會，那天因負責的姊妹有別的事情，聚會因而給取消。

我在巴黎三個月，第一個月住在教會中，那天我也以為查經班給取消了，豈知大約下午六時左右，有兩位朋友竟然來參加查經班。負責的姊妹找不到，臨時用電話找另一位傳道，她說為我代禱，我就事出意外地與那兩位朋友查考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浪子的比喻」。

這段經文威力無窮，好幾次查考都有人決志。那一天也不例外，兩位中的一位朋友表示要信主，我的心充滿感恩。但我

盼望她的決志是誠實的，就先壓下心裏的快樂，嚴肅地強調決志的嚴肅，理智地指出信仰的理智；她明白了，我便為她祈禱，她也一句一句地跟着認罪歸向神。祈禱完了，我見這位未及中年的姊妹流淚，相信她已經與天父擁抱了(路十五：20)。既然真心相信，她要求自己再一次祈禱，我的心充滿快樂。

歐洲幾十萬華人，信主的不一定有半萬；歐洲還有很多成年人需要幫助。

**「我寧願有耶穌」**

我喜歡與老人交談，聆聽他們的人生體驗，欣賞他們樂於重複陳述過去的成就，了解他們老年時候的圓熟思想；然而很多時候，我所接觸的老人都是悲觀的：「神仙不可得，煩惱計無窮，歲月如流水，須臾作老翁。」但老伯是例外的，因為他有基督在心中。

老伯年紀很大，與女婿外孫一起居住，我到過他家幾次，發覺三代和睦，有情有禮；在人情冷漠、人與人矛盾衝突的年代，這樣的家庭很吸引我。他們一家是新移民，在歐洲還要為生活掙扎；但「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豐富」(路十二：15)。這家人是幸福的，因為有基督在每一個人的心中。

然而，在歐洲並沒有太多像老伯那樣幸福的人，多的是身體疲乏、心靈枯乾。時間在遊蕩中打發，生命也茫茫遊蕩的老人。歐洲有很多老年人需要幫助。

**「似乎貧窮，卻是……富足。」(林後六：10)**

有一次探訪一對年長的夫婦，他們的工作屬於粗重的一類，而且工作時間冗長；然而在簡單的房子中有畫有音樂，因

為他們兩個兒女，一位學音樂，一位學藝術畫。

誰敢說基層的生活粗俗？中下層的人也有真生活，反而抓緊一套外表的生活禮儀引以為傲的人才是僵化的。

歐洲有很廣大的基層福音工場，等待懂得誠敬尊重貧窮人的工人加入。

**「這福音就是你們所聽過的，也是傳予普天下萬人聽的。」(西一：23)**

三年前我用了兩個月時間探望北美洲一些華人教會和福音機構，後來寫了一篇短文，其中兩句：「有時候華人信徒真要慚愧，因為關心十萬萬靈魂的西國弟兄姊妹可能要比我們多。」這個感受至今似乎仍然沒有改變。

曾經遇見一位瑞士弟兄，他的父母都是一所聖經學院的講師；這位弟兄從小就有服侍中國人的心志，也曾到過臺灣專修中文一年，他的願望是為中國的少數民族翻譯聖經，也期望可以在一些福音機構中服侍華人教會。他見到我的時候，用華語問了我一個問題：「中國人是否只向中國人傳福音？中國的漢族人會不會也向其他民族的中國人傳福音？」我無言以對，只好坦白承認：「中國人是一個頗為自私的民族，我們在宣教事工上只是起步，還需要急起直追。」

**「我們受患難呢，是為叫你們得安慰得拯救。」(林後一：6)**

宣教的日子不一定是燦爛的，也有困難、疲倦、疾病、掛慮、被誤解、被懷疑、被譏笑、被攻擊的時候，但這一切無減傳道的價值。無論如何，總要有人肩負福音的軛。在歐洲幾個月的體驗和見聞，實在見過很多為福音擺上生命的同工。感謝主！

## 13 軟弱與剛強——歐陸華人福音工作的特點

甚麼是軟弱？甚麼是剛強？

嘗試就幾個月來所見所聞，總結一下歐洲華人福音工作的特點，就忽然感覺這其實是一件極其嚴肅的事。不禁想到，從傳統的角度評介一個工場的強處與弱點，不外沿用一般慣用的術語。然而，術語卻往往不能引起共鳴，陳腔濫調也浪費紙張；因此，筆者對自己說，得向這篇文章的題目認真：究竟甚麼是軟弱與剛強？

其實正如人沒有好與壞的壁壘分明（每一個人都可以說同時是好，同時是壞，誰敢說惡極的人就不能再感悟天理與良善？謙謙君子就沒有稍縱人慾的時刻？），一個工場亦同樣可兼具使人肅敬的見證與令人難過的積習；重要的並非要誇獎或者相反的批評，只要在剛強上自強不息，在軟弱處自省更新，就是管家的責任、工場的盼望、天國的成長。

### 在局限中見茁壯的剛強

正如在前些文章中述及，歐洲的社會環境與華人景況，在在不見得有甚麼有利於福音事工的條件，相反，社會環境中的敵基督教精神、語言和制度的複雜性、生活形態的消極傾向，並華人圈子中的多元性、散居、忙碌等等因素，都有礙傳道或其他文教活動的推廣；所以，考慮到歐陸華人福音工作中值得肯定的特點，就是歐陸工場即或有環境與背景的限制，畢竟還

有一些激發宣教事工在局限中求突破而繼續邁進的動力。

### (一)「……在急難中求告耶和華」(詩十八：6)

一種誠敬的清心、信靠的真純，在講求自信與自力的社會中是不被欣賞的，然而在聖經裏，這卻可以被肯定；基督在世時也常常稱許人對神的信心(太八：13，九：22、29，十五：28)。

歐陸的華人正處於拓荒的階段；歐陸的信徒，相對地都沒有在北美，甚至在東南亞的信徒於人力、物力、財力上那樣豐厚，但卻因為「金銀都沒有」(徒三：6)，「奉基督的名」禱告反更加誠摯有力，觀察一下歐陸各城市的聚會，便可感受到這股誠摯的力量。而誠摯的信心，就往往成為信徒面對事工或生活上困難而仍然勇毅堅持下去的力量。在巴黎曾遇過兩個有相若遭遇的人，都是跟朋友合作營商失敗而產生很多人際爭執的煩惱和陷於經濟困境，其中都似乎含有合伙人欺詐的成份；然而面對相同的遭遇，一個當事人始終怨毒甚深，多年後陰影揮之不去；而另一個則明顯是因為信心的動力，不為心靈苦毒所困擾，當他述說寬恕仇敵的心路歷程時，聽者都意外地分享了一份平安。總之，誠敬的信心對歐陸信徒而言，不單是一種美德，更是具體生活中的支持力量。

### (二)在主裏面的勞苦

在「金銀都沒有」的環境裏(不論是歷史中的一些時代，或是今日一些貧困的地區)，事奉上帝的人最大的資源就是獻在壇上的盡心盡意。在歐陸不利的環境下推展福音事工，屢屢看見「過了力量」(林後八：3)而無所後悔的服侍。

例如在巴黎，一所教會有幾十位信徒，竭力集資購買了一

座車房改建為教會，但在財力缺乏的情況下，信徒用了三年時間徹底親力親為地作大、小、輕、重的裝修工夫，其中的中堅份子所付出的勞力、時間，旁人看甚至有點過份。

又例如在北歐的一位傳道人，照顧幾個國家的很多查經班與個別信徒(她所負責的地域甚至被開玩笑地說是「全世界最大的教區」)，對這樣全心投入事奉的人，疾病或健壯、勞碌或輕省在其心志上看來已沒有甚麼分別，難怪在退修營中為使參加者可以安然聚會，帶病弄飯服侍再沒有甚麼大不了。

說到認真的服侍，筆者便想起一羣信徒籌備一次夏令會的經歷：那一次夏令會是為幾個國家的信徒而設，當中有成年人、青年人、少年人、兒童同時參加，每一部分又要作仔細的安排(例如兒童營分高小、中小、初小班)；照顧年齡、背景如此廣泛的一個聚會，各方面聯繫協調的需要可想而知；然而，歐陸信徒卻不計較資源有限，只憑着一顆熱心，敢作敢為、事事認真地安排一切工夫，這使人不能不驚訝於奉獻心志所產生的推動力量。

### (三)「向甚麼樣的人……就作甚麼樣的人……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林前九：22、23)

基督的救贖既然接納「各族各方各民各國」的人(啟五：9)，而這些人最直接就是從自己的國族文化中得着救恩，因此，本色化福音工作的價值，既非諂媚也非排斥異族文化，而是認同、植根於本土的多元事工。

例如歐洲餐館工人的工作時間長而不集中，福音工作若要擺脫時間上的限制，就需要安排特別的聚會：好像在荷蘭，有些教會把查經祈禱會安排在晚上十時三十分開始，在英國也有教會設立週一崇拜或週三下午的查經班。(至於歐洲的午夜佈

道會，已經很普遍了。)

另外，一般歐洲教會堂址並不寬大，要擺脫空間的限制，就可能需要在聚會安排上適應：好像在英國有一家只有一個正堂、一個副堂的教會，團契聚會地方不足，便以主日崇拜中的分組討論和主日崇拜後的分組查經達成信徒交往的功能。

為擺脫教會內部教友小圈子的局限，荷蘭有些教會放膽實踐社會關懷的工作，藉着印辦水準甚高的中文地方報紙和發展僑社服務，教會與非信徒華僑的關係果然越來越好，在這基礎上福音工作也較容易開展（例如教會舉辦夏令營，參加者當中，有些是藉教會報紙而報名的非信徒，甚至比教會內信徒的參加人數還多）。

另外也曾聽聞荷蘭有教會舉辦聖誕晚會邀約非信徒赴會，其中有改編的粵劇，反映荷蘭當地的華僑社會（例如以「包公審陳世美」的改編劇本諷刺荷蘭華僑的婚姻問題），這也是教會進入羣眾而影響羣眾文化的成功個案。

(四)「祂打發祂的僕人……和祂所揀選的……」(詩一〇五：

26)「主耶和華說：我必親自作我羊的牧人。」(結三十四：15)「在你們前面行的耶和華……」(申一：30)

在局限中有福音工作的發展，一方面固然是因為信徒信心、勞苦、智慧的回應（正如前述的三點），但更根本的或許仍然是上帝主動的作為。在歐陸工場，其中一點很明顯的剛強生命力，就是不斷看見上帝興起忠誠的教牧工人和信徒領袖，而在無法有工人的地方就看見上帝親自牧養的痕跡；在这一切之上，不論有工人或是沒有工人，福音工作的開展仍然是因上帝首先的介入與親自的開路。

神為歐陸工場興起工人的例子數不勝數，很多蒙召的故事

都是有感染力的見證：

(1)一位越南商人冒死與兒子偷渡離開印支半島，在生死邊緣決志信主，輾轉之下以難民身份到了歐洲定居，年將六旬而修讀神學，志願以探訪傳道，在有生之年幫助別人認識上帝。

(2)一位植居歐洲的香港新界人，在藥廠當工人時接受了信仰，由初信而至發熱心，以至自修聖經課程，最後走上全職傳道之路，特別照顧那些背景與自己相似的新界圍村人。

(3)一位餐館工人，曾經放縱自己過糜爛的生活，是出名的賭徒，後來悔改信主，在短短的數年間竟然有完全的改變，也修讀神學課程和經常帶領聚會；曾經有一次聽他講道，感受領受都甚深。

(4)另一位印支難民在越南時已經信主，經歷了患難，愛主的心卻不減反增，移居到歐洲一個小城鎮後就到處向華人探訪傳道，現在全城的中國人都認識他。

(5)一位外賣店老板，雖然外賣店的工作困身繁瑣（有時候午夜就要起牀到魚肉批發市場買貨），身體雖然虛弱，但事奉的心志卻很強，更在繁重的家庭生活與工作外修讀聖經課程，裝備自己承擔歐陸工場的需要。

(6)一位原先到歐洲唸博士課程的信徒，因為末世論的激勵，終於放下了事業的願望，奉獻作傳道人；結果在多年牧養的工作上，果實纍纍，作了很多的見證，也就印證了原先上帝對他的呼召。

(7)一位美國牧師，感慨有些地方工人過多，有些地方卻奇缺，便毅然轉移工場，投入完全陌生的歐洲一國家開荒，這樣純一事奉的動機甚堪欽佩。

(8)一位東南亞牧者，曾經到過歐洲服侍了一段時間，然而遭遇到的是挫折經驗，在考慮是否退下來的時候，東南亞本國

的弟兄姊妹就及時表達了在精神與物質上的支持，以致這位牧者決心重返歐陸開荒，繼續打那未完的仗。

綜觀神所興起的人，祂總賜下生命的智慧（詩九十：12）、感恩圖報的心（羅一：14）、對同族的關懷（羅九：1-3）、悔改更新的動力（提前一：15、16）、殷勤的勞動（西四：13）、義無反顧的心志（太十九：27）、屬天的力量與安慰（林後一：3；雅一：17）。

至於在沒有工人的偏僻鄉間，上帝仍然牧養看顧，好像在北歐一處只有一百華人的小鎮，也有一個頗活躍的查經班。又有一次筆者路經意大利比薩，停留在這城中只有幾小時，偶爾看見一塊中國人餐館的招牌，就沿指示找到一家菜館，進入菜館坐下來才看見一幅絲繡，畫中有一個牧人和一羣羊，旁邊有「主是好牧人」的題字，看了繡畫，就連隨問侍者這畫的意思，她說在比薩只有三家中國人，都是從中國大陸來的，三家人中有兩家是基督徒，其中之一就是該菜館的東主；她更說，在比薩雖然只有兩家信徒，但每星期主日仍然有家庭崇拜，那繡畫是自造的，也是從中國大陸帶來的。想不到在這小城裏，有幾家中國人就有餐館（華人的鑊鏟真的遍佈全球），更想不到上帝的救恩如斯真實的無所不在。

當筆者在巴黎三個月短期服侍的時候，曾經與一位傳道到巴黎遠郊一個新市鎮作福音探訪；開始時，是開荒探訪的形式，其後那位傳道便跟進探望過的華人家庭，也開辦了兒童與少年的中文聖經班；後來人數增多，在義務開放的家庭中繼續講課已經不大可能，而正為地方問題籌算時，就得到意外的驚喜：一位當地人欣賞這聖經班的工作，主動地聯絡了一處社區健身館要求作為上課的地點，安排妥當後就邀請那位傳道人使用那新地方。問題得到解決固然令當事人十分愉快，然而更值

得感恩的，仍然是看見在事工開展上神的介入。

### 總有軟弱的時候

亞當的犯禁、挪亞的縱酒、摩西的怒恨、大衛的情淫、約伯的頑妄、以利亞的怯弱、約拿的偏見、彼得的不認主，都是熟悉的屬靈偉人個別的軟弱。羣體的行惡在聖經也屢見不鮮：以色列民族出埃及卻怨天尤人；士師時期的文化是殺戮殘害；君王時期是腐化的象徵；被擄歸回後人民追求住天花板的房屋；羅馬統治時的壓迫和不義來自政治重軛；中古時代所標誌的是愚民和階級；現代文明是非人化與自我中心的侵入。

誰沒有軟弱？那個羣體的文化沒有缺點？然而軟弱提供了誠實承認本相的機會，誠實本身就是價值；更寶貴的，軟弱揭示了改進的可能。所以，以下列述歐陸工場的弱處，或許根本不是軟弱，而只是一些可以注意改善的地方而已。

(一)「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祂的莊稼。」

(太九：38)

宣教工場缺乏工人往往是最常見的問題。一位資深的歐陸傳道會再三強調：「歐洲不單需要同工，更需要適合的同工。」

筆者在這部分最後一篇文章會嘗試仔細的談論歐洲需要適切的同工這課題。

(二)「作監督的，必須……作執事的……必須……」(提前三：

2、8)「作長老的……務要……」(彼前五：1、2)

歐陸華人處於「打天下」的階段，多是勞苦大眾，普遍缺乏知識分子。教會的情況也差不多；雖然知識程度與治理恩賜沒有必然的關係，知識多不一定就有處事的智慧，知識少也不一

定不能治理得合宜，然而普遍歐陸信徒團體似乎又確實在君王善治的恩賜表現上稍嫌不足，以致在事工發展優次訂定上未有完備的遠見，執行事工也缺乏效率和效果。治理混亂的結果，大則影響教會或團體停滯不前，小則浪費人力物力於冗長的開會，和不必要集體決定的細節問題商討上。或許歐陸工場需要更多善於領導的長執。

(三)「要擴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

(賽五十四：2)

工作的開展需要代價，甚至需要冒險，性情保守或要求安全感的長執就傾向於限止帳幕的心態；然而把福音異象收狹，終非工場之福。當遇到有事奉熱誠的信眾被掌權長執限止了事工發展的機會，或者相反地有廣闊心志的傳道人被會眾箝制而無法展開工作時，就特別使人難過。或許事工的突破總需要作領袖的作先鋒（起碼不要限止），這最少對歐陸工場是如此。

(四)「各處的教會……被建立」(徒九：31)

使徒的策略，是廣泛傳道、堅固信徒，並把福音的再生力植根於地方。

歐陸有些城市，華人留學生頗多。因為一般學生信主比華僑信主容易，教會就容易傾向發展快見果效的學生工作，甚至有些堂會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會眾是留學生。然而留學生的流動性使教會收縮、膨脹的波動甚大。而留學生佔多數的教會，又自然吸引背景相近的留學生，這些留學生跟本地華僑格格不入；循環下去，留學生為主導的教會要再開展本地華僑事工就越來越難；結果教會脫離了地方，失去了久遠發展的基礎。或許歐陸工場需要更加強調落實於地方的福音工作。

(五)「我勸……和……要在主裏同心。」(腓四：2)

因為一些歷史遺留下來的因素，歐陸工場的同工合作與同心的情況未如理想：教會與教會的分歧、差會與教會的爭執、差會與差會的誤會、教會內傳道人與傳道人的步伐不同、傳道人與長執的紛爭、會友的結黨分裂及毀謗謠言，一一都使人難過。

合一其實是艱難的，在新約也有紛爭的事例；亦因為新約的作者明白到合一的艱難，所以在眾多新約書信裏總有直接或間接帶有合一的教訓。無論如何，人的罪性使然，隔絕、對立總像難免的事，看來惟有爭執的人自己仰望在十字架上血汗並流的基督，相爭的事才可以化解。這也是應當的祝禱。

(六)「天地都要滅沒，祢卻要長存……」(來一：11)

在一物，在一時，在一地，都可以看軟弱、剛強，作為那時刻的了解與關心；然而時和地都在轉化，甚至知識有一天也都歸於無有（林前十三：8-10）。假若這篇文章中所述說的事，剎那間成為過去，可能更是美事（最少，軟弱那部分應當快快的成為舊知識），因為在上帝的莊嚴中，強與弱都可以溶化。

# 14 蒙福——歐陸宣教 兩種感受之一

到歐洲短期宣教四個月，心遊於歐陸的天地、文化、人事，感受主要有兩點：短期宣教對宣教士、對母會、對宣教工場都有益處；歐洲工場需要特別的祈禱、特別的工人、特別的支持。筆者在本文中闡釋第一點感受，而第二點感受則留待下篇文章陳述。

**「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羅十:15下)**

短期宣教對宣教士的益處是多方面的，這包括經歷、心靈、見識、印證、操練。

## (一) 藉着角色的扮演擴寬了生命的經歷

參予短期宣教的人往往不是長期的全職宣教者，在此前，短期宣教士有他們自己的職業、身份與社會角色，在參予宣教之後，他們的身份又還原了。所以，在參予短期宣教的過程中，基本上是扮演宣教士的角色（推而廣之，也是扮演全職傳道人的角色）；也是一種宣教生活的嘗試，在那段宣教的日子，就讓他們切身體會宣教士的生活、遭遇、心情、需要、困境（以至於在牧會宣教的經驗中對牧者心情的認識）。這一切親身的嘗試對一個信徒而言，是跨越身份的寶貴體歷，也是生命闊度得以擴大的回憶。

就以筆者自身的經驗為例，四個月的歐陸行，就發覺最少

可以認同宣教士真實生涯的八方面：

(1) 宣教者對宣教環境總有陌生的過渡經驗，這種難免的不熟識就容易使之多走冤枉路。一些對本地人而言是輕而易舉，純熟得可以的生活、辦事小節，對宣教士而言卻仍然可以是出錯的危機與困擾。

(2) 宣道的工場既然是在遠方的新鮮地，很多事物和需要是意想不到，與宣教士原居地的情況與際遇甚或是截然不同；因此，有需要的時候，宣教者可以做到一些自己也意想不到的事。

(3) 開荒的宣教士，生活就更有不扎根的特色；在工場裏奮鬥，由無至有，工場的定點與事工的形式都不斷在變，這需要適應與恆忍。

(4) 開荒宣教士的生活一方面常變，但另一方面也傾向於平淡。在建基的初期，宣教士總多是默默的耕耘，工作不少是重複的，不期望嶄新的局面一蹴即至。這平平凡凡的年月也實在耗費了不少宣教士的生命、時間；一些特別或慶祝的日子（例如生日）在宣教的征途中都可以極平淡地度過，旁人根本無法體會宣教士的特殊感受；可見宣教者擺在祭壇上的也包括那忠於其分的奉獻，這需要一種安於清淡、平靜知足、以神為樂的心意。

(5) 宣教者起初投入工場的時候，多感到很有挑戰性。適度地介紹自己、敏銳地認識工場、靈活地與別人同工，在在都可以費煞思量；而且偶一不慎，就會出現連鎖性的危機，而收拾殘局就難免事倍功半。特別是當宣教者投入一種已經略有秩序的事奉架構時（例如參予已頗成形的地方教會或差會），投入和適應的責任就好像完全落在新加入者的身上，既有的人事、架構、規模均以旁觀者或極其量監督者的角色觀察新同工的適



應，而這孤軍入陣的感受明顯地是未見其利先見其害的。雖然這適應的過程對宣教士而言是一種有益的鍛煉，然而從神國為重、工場整體之福來着眼，對宣教士投入與適應的着意支持，可以是「一杯涼水」的服侍。

(6)開荒宣教士所要應付的人事，往往是超過教內方面的，因為作開荒的工作，不單只是進入一個福音工場，也是住進一個不信的世界。要推展文教事工，在開荒階段，就容易接觸教外的人事，這事極其不簡單。特別是教外團體與傳道者在某些地方嚴重缺乏共通語言的時候，事工的推展與人和的挑戰都可以成為開荒宣教者尖銳的考驗。

(7)宣教士的身份可以是特別的，他能夠跟原居地的母會（或支持他宣教的信徒）、駐守的工場教會（或佈道所或團契或查經班）、所屬的協調差會同時有關係；這可以是幸福的多元支持，但也可以因此而出現向誰交代的問題。固然「宣教士向神負責」這命題是按信心出發的超越性原則，但切身處地的實況卻清楚顯示，宣教士隸屬與交代的拉力是不可以用一概括命題使之簡化的。

(8)究竟是甚麼動力推使一個宣教者委身於宣教工場，一生之久服侍而無所後悔的呢？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經歷答案。但相信若要繼續不斷激勵一個宣教者，有幾件事是應該注意的：第一，是神在宣教者生命中刻骨銘心的介入，這包括一些「親眼見祢」的心靈經歷，如神的聖潔淨化了人的勃勃私心，如神的恩慈感悟了人至深處的情意，如神的大能使宣教者在事工上有誇勝的喜樂，這一切就是神永恆的微笑成為了人生命中的動力。第二，是宣教者母會無保留的支持、照顧、代禱，這種身處天涯海角卻同工同事的兄弟情，已經扶持了不知多少將輟的戰手得以重新提起來。第三，是在工場中被接納、有所屬、

有所為的意義感，這也是信神的人所常引以為福的價值：縱然「神未曾應許，天色常藍……神卻曾應許，生活有力，行路有亮光，作工得息，試煉得恩助，危難有賴，無限的體諒，不朽的愛。」<sup>1</sup>這就是在不測的人生中感覺活得有意思，明白到已經擁有了那種令人興奮的權利，可以參予使人得生命的事工：「金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徒三：6）

## (二)藉着截然不同的環境、際遇造就了心靈

無論如何，宣教仍然是真實生活的一部分，因為它是生活，所以它有廣度的經驗，也因為它是真實的，所以它有深度上對內裏的人的實在接觸與影響。

(1)宣教一般都帶來新鮮的生活環境，而新鮮的環境就給予宣教者一些前所未有自我認識的機會。例如在繁重的工作底下忽然會明瞭自身體質的極限程度，縱使以前都知道人畢竟沒有用之不盡的體力，但接觸過極限的經驗始終非比抽象的知識，卻是具體實在深一層地認識自己。自我認識當然也包括重新捉摸到自身處人處事的習慣與韌力，思考與觀察事物的方法和角度，恩賜、興趣、長短處的重尋和面對；這些習慣、方法、真相雖然在未曾認識自我之前早已存在，然而人自覺地真知道它們，卻使人的生命不論從本質的角度看或從實用的角度看都更豐富和更有效益。好像惟有筆者曾經實在經歷了四個月歐陸短期宣教的日子，否則不能如此確鑿地認識到自己原來沒有資格做一個開荒的宣教者。

(2)宣教的基本意義其實是實踐一種對人價值的深情。雖然宣教工作的戰略地位常常被人強調，宣教聚會經常指出普世宣教是刻不容緩，但其實按本質而言，宣教工作在眾多事工中沒

有任何理由比其他事工有更高的價值。每種事工本來就是獨特的，都是神成就祂旨意的途徑，根本無法在價值上比較，故此沒有高低之別。宣教工作應該被重視，並非因為它比其他事工在本質上有甚麼強處，而是它本身的獨特價值應被珍惜；其他事工諸如大專學生工作或門徒訓練，因它們亦有獨特價值而當被重視與珍惜一樣。宣教精神基本上是對人的價值無條件地予以尊重和關懷的精神，正因「在文明大城市，或在深山野林，衆靈魂同樣寶貴在祢眼中……主啊助我愛祢心所愛。」<sup>2</sup>所以，福音的分享就不限於在本地本族，也在於在跨越國界與文化的遠方；這也是在宣教講道中常常提出的宣教禾場需要：「遙遠地方，黑暗籠罩之外邦，千萬靈魂，將要永遠淪亡。誰願前往將得救福音傳揚，仰望耶穌，不論代價高昂。」<sup>3</sup>宣教的獨特和動力既然是對人價值的博愛，誠實地參予宣教的短期宣教者，就自然地經驗到那種實踐了對人深情的心靈造就，意思就是參予過宣教事工的人應該對人的價值有更進一步的肯定。

(3)有時候，嶄新的環境使人有機會心意更新而變化。例如筆者從前對兒童工作與少年工作總沒有感到其特別的重要性，但自從在歐洲宣教期間參觀一所華文學校裏小孩子的活潑創意，並在離開宣教工場時一次少年人辦的歡送會中，看見少年人的真誠與可塑性之後，就對這兩種事工都有了經過感情而肯定的看法。

(4)宣教的經驗也是一種突破精神的實踐。因為宣教工作仍然帶有冒險，而合宜的冒險卻可以使人對神的信靠不生鏽。筆者在歐陸的四個月，小如竭盡所能用半生不熟的法文成功影印了一些東西，或大如安排週遊十多國的行程，發覺一點點的冒險與信心卻都帶來極大的喜樂。特別是那個月的歐洲之旅，行

程的聯絡與安排在技術上都有很多的籌算，要非常仔細，事實上那行程改了又改。然而最後回顧那足足有一個月的旅行，神所成全的總是最通達和恰當，人的焦慮在神的美意裏就顯為軟弱。

(5)心靈的造就總歸是恩典的領悟。人對生活所經歷的事物賦予意義和理解，縱使擁有不同價值觀與世界觀的人或會互相指斥別人的意義結構主觀、愚妄、盲目，甚至迷信，但其實沒有任何人在論斷以前可以先走進別人的經驗或思路歷程中，以使其論斷完全優越。筆者在歐洲的四個月，經歷了數不盡的微小事，筆者賦予這些事情一個總歸的意義為神的恩典，縱使不信的人或許會不明所以，但這種主觀的領悟對筆者而言卻是直接的、可信服的、釋然的。例如在生活中的保守，筆者險些在巴黎被車撞傷，在一刹那的存滅、安危、無礙疼痛的轉換交織裏，筆者所感到的是恩典的意義。

在威尼斯停留了一個早上，因為逗留的時間太短，無法乘艇遨遊水都，但感覺一股要接觸水的衝動催使我走出碼頭，踏下梯級接觸湖水。結果真是接觸水，但不止於手，是半身，原來梯級滑溜，就滑下水中；還好跌進水裏後人就坐在梯級上，只是下半身濕了，卻不傷性命，也沒有讓胸前掛着的護照濕透。在這一刹那不測、跌倒，卻又不致於全陷在困局中的經驗，筆者所感的又是恩典。

由西德漢堡坐火車北上瑞典斯德歌爾摩，未經公佈火車提前數十分鐘開動，奇怪地那天筆者因各樣事緣的機合竟提早幾十分鐘抵達車站，剛好沒有走失了那班火車，否則整個歐洲之旅的行程又勢必受到影響。在那一刹那事遇的患失患得，筆者也感覺恩典的意義。

上斯德歌爾摩的火車程可謂一波三折，在西德境內還未進

入丹麥境的一段路，因修理車軌而要中途轉換觀光車一程，筆者不懂德文，卻遇上幾位美國遊客，提醒了我換車的事。

由西德北上瑞典，必須經過丹麥的國土和水域，但當筆者安排這行程時，竟在地圖上漏看了那必經之地，故只申領了西德、瑞典的簽證，卻沒有申領丹麥的入境證件；直至登上火車才發覺這大錯，而心中卻又竟然毫無焦慮，出奇的平靜，好像滿有把握知道必定不會耽誤行程似的。進了丹麥國境，官員果然登車查驗簽證，筆者如實地把真相告之，又出示瑞典和西德的簽證，官員商議了一會兒，竟給我通融，簽發了一次臨時證件，並嚴囑我到了瑞典後必須到丹麥領事館補行申請簽證。

由丹麥哥本哈根到瑞典斯德歌爾摩是這段路程最後的一部分，原定乘夜行車，到了斯德歌爾摩將是早晨，怎料那班火車乘客太多，惟有只接載先訂位的乘客，我沒有先訂位，在人山人海頗為徬徨，頓時不像過往的平靜，卻產生了一種吊詭性的諷刺心態：難道這段路功虧一簣？心情異常複雜，就決定先行登車。如此，所有人就擠進了一列火車之中。車到了北歐海峽，忽然火車公司當局有臨時的決定，為沒有預訂車位的乘客多開一班火車；結果我們那批「少數民族」就轉進了另一列火車，那列額外車座位多乘客少，因禍得福，每個乘客都可以倒頭躺臥在幾個座位上，既舒適地安睡了一覺，又準時到達瑞典。在這一連串風塵僕僕的征途中，恩典的意義益發明顯。

在事奉中領悟恩典，更確切感受到神帥領的主權。探訪工作原不是我的專長，但在歐陸這開荒的工場裏，探訪事工卻是十分需要和適切的，所以我在歐陸那幾個月的事奉中，參予最多的就是探訪工作。後來我感覺為歐陸工場的長遠宣教策略計，教會必須把福音的再生力植根於本土，不能倚靠外來的宣教士，更不能隨着短期宣教士的來來去去而使福音的事工漲漲

落落，所以我求神預備個別栽培的對象，願在那短短的幾個月內做一點扎實在人生命中的工作，後來神果然預備了兩位弟兄作為個別扶立的受導者，成了筆者在那次短期宣教中的事奉焦點之一。

若果按着筆者自己的選擇，在那次歐陸宣教中相信不會花大部分時間用作探訪，而會嘗試多用言語講論、文字工作，並生命接觸生命形式的個別栽培作為事奉的主要方式；然而對於一個開荒的工場，思想性質的事工未必是最適切的，而主所預備、所定意給祂工人的崗位與工作，對於神國整體的建立，才是最合宜的。

恩典的意義也在特別的事件中顯出特別的信息。筆者在歐陸短期宣教的主要參予工場是法國，所以在巴黎的住處就成了信件通訊的地址。在開始到歐陸其他國家巡迴旅行的時候，筆者其實正需要等候一封由加拿大寄來的重要信件，然而那封信遲遲未到，旅歐的行程既編排好了，就要先起行，以致後來要由意大利折返巴黎才再前往瑞士，期望在折返巴黎後可以拿到那封重要的信。

在意大利撥了長途電話與在巴黎的同工聯絡，得知由加拿大果然來了一封信，就興高采烈地連夜趕回巴黎，打算拿了信後便立刻再乘車往瑞士，在巴黎應該有幾小時的時間隙。到了巴黎，匆忙地趕上了地下鐵路，回到作為收信地址的教會去，但在滿懷盼望下失望了，因為信果然有一封，卻不是要等候的那封重要信，心是沉了下去，但也得冷靜地面對，便立刻趕回火車站，想乘坐原定的火車往瑞士去。但巴黎的交通繁忙擠擁，到了火車站已經太遲，差了幾分鐘就失了車次，頓時又再產生失望感；然而失望之餘，也要求自己冷靜，思想往下當如何作。既然已經遲了，就冒險乘坐下兩班的火車，嘗試再回教

會一次，等候下午的派信，或許會收到心中想望的那封信。

心意既決，便立即行動。到了下午，收信的時間到了，我以一種像等待謎底揭曉的心情，站在門外迎迓郵差先生的大駕光臨，果然「不負有心人」，收到了一封掛號信的通知書，心情就半喜半憂，喜是信終於來了，憂是領取掛號信又要先往郵局，不知時間是否足夠趕赴已經遲了的火車班次；然而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只有「從速行事」。

到了郵局，在長長的人龍下等候，既沒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別人先讓自己辦事，就惟有一吋一吋地前進。終於拿到信，就忽然產生一種神聖的感覺，覺得要先感恩、祈求，才把信打開。另一方面是因為時間已經很緊迫了，要立刻趕回火車站，所以，收到了信就先把它放好，心想登上火車後才拆看。結果是再度失掉班次，驚弓之鳥，便不敢再離開車站，只好耐心等待那天最後的一班夜車。撥了長途電話給在瑞士的弟兄，告知行程已誤，要翌日早上才能到達蘇黎世。掛上電話後，就恭敬拿起信來，「祝謝了，就擘開」，存着鄭重的心情閱讀信中的內容，就得知原來所等候的事情仍然懸而未決。我的心深有所感，一天的往來奔走，失而復得，得而復失，得得失失，實在美妙、幽默。至此我忽然明白，在日光之下的事，人究竟能夠執着多少？天地有主，人心何必為萬事萬象如斯抓取，以致人心靈的自由旁落，人心靈的喜樂幻化變遷。這天的經歷，我毫無疑問看為一種信息、一種造就、一種功課、一種恩典。

另外一件特別的事件使我印象深刻的，是由瑞典斯德歌爾摩乘兩天火車往英國倫敦的那一段旅程。原定是星期六下午到達倫敦的，但火車進了法國國境時，竟然不北上英倫海峽的沿岸城市加來，反而南下巴黎；當我發覺漏了轉車北上的機會時，為時已晚，雖然立刻輾轉轉車北上，但過了英倫海峽到了

英國南岸關城多佛時，已經是晚上十時左右，加上關卡搜查嚴密而再誤時，由關口到火車站的穿梭公車又忽然停駛，心中預感可能在這上倫敦的最後一段路程會出現困難，而且多佛並非大城，在此滯留一晚十分不方便；心感不能再耽延，就向穿梭公車公司投訴和求助，而那公司職員正正想不到這旅客稀疏的晚上，停駛一班公車竟會影響一個從東方來的遊者，適值那公司有一位職員下班，他願意私人先載我往火車站，如此這般，當我奔上了最後一班開往倫敦的火車時，也正是車要開動而不回頭的時刻。登上火車，車上的乘客已經禁不住地向我祝福，說：「你很幸運。」我微笑，我歡樂，但我也知道，到了倫敦的時候將是半夜，還得兌換銀錢和設法找到那預先安排好接待的差會安頓下來。

凌晨十二時多的倫敦市中心，頗算繁鬧，提着兩袋行囊，等候公車（接待的差會早已指教了當乘坐的公車號數與路線），但一會兒後才知道倫敦的夜間公車路線與日間的十分不同；在無可求助的情況下，終於到了差會，而吵醒了看守差會的幹事時，已是翌晨三時多。躺下，禱告，安睡的時候，我就打趣地問，這一天的經歷，有多少項算是神蹟？

恩典與神蹟畢竟是宣教者心靈造就的重要一環。

(6) 宣教的心靈造就還有一點，就是深交的喜樂。在宣教日子中的同工情誼裏，交往、交通、交情都是難能可貴的。這相交的喜樂不一定是在順利的時候中出現，反之，真誠的憂苦、流淚往往更加動人。直到如今，我仍然十分珍惜與謹記在歐洲幾個月裏在我眼前出現過的流淚，有悔改的淚，有自省哀慟的淚，有關切他人為罪憂傷的淚，還有告別的淚。相信很難再有別的事物比人際感通、誠敬相待來得更加有能力了。

### (三)增加了見識和知識

短期宣教對宣教士的益處除了觸及生命、心靈之外，也是具體知識的增長。例如在歐陸數月的宣教歷程中，透過刻意觀察，可以認識到歐洲工場的特點，如福音工作的特色、教會的需要與問題、對策略的明白等（筆者個人所感，不論從地理上、從人口上、從環境上來看，巴黎都是宣教策略中極重要的兵家之地）；也可以在文化體驗上認識一下歐陸各國的傳統。

（事實上從不同角度介紹這些社會環境並信仰氣氛，都是這部分前六篇文章的內容。）

### (四)增加了事奉的實習經驗

宣教不單是生活，也是工作。在新鮮的環境中多一點嘗試不同類別的工作，是在事奉上有價值的實務經驗。回顧自己在歐陸的時間，輕淡地數算一下，也驚訝於這幾個月竟然能直接間接參予了十多二十種事工，這其中有些是平凡的，也有些是特別的。

### (五)再上路的一種預備

宣教是生活，生活是人生不斷的片段，每一個片段都承接前段、開啟後段，所以，宣教的經歷也總是前面再上路的一種操練。例如對一些準宣教士而言，短期宣教的經驗可以是蒙呼召投身在一個工場的印證，事實上今日不少長期投身在歐陸工場的同工，在決意投身之前都曾經在歐洲領受短期事奉的體驗。對於其他非全職宣教士，若果是出於神的帶領，短期宣教也總是人生片段承先啟後的一項祝福。好像筆者在結束北美留學生涯與開始返回香港工作之間有了那幾個月的歐陸宣教經驗，在一種很隨便的覺察裏，也感受到在歐洲生活的天時、地

理、人事都似乎是介乎多倫多與香港的一次適應調節：在氣候方面，巴黎比北美暖，卻比香港涼；在地理方面，巴黎的街道多米字擴散式設計，少十字路口，路面、交通、市集都比多倫多紊亂，卻比香港整齊（在北美，鮮有汽車調轉車頭地停泊，但在巴黎就十分普遍；在北美六年，筆者未嘗見過行人被車撞傷，但在巴黎三個月，就親眼看見一個小孩子被車撞倒，自己也差點被車撞上。）；在人事方面，巴黎的治安、居住、生活水平較多倫多遜色，但也許比香港稍優勝一籌。（在巴黎，筆者親眼見到警匪持槍追逐的場面，也看過醉漢在深夜被拖出大廈，自己亦在巴黎先賢祠旁邊遇過騙子，若不是深明貪字變貧的道理，就可能已經上了當；這一切在北美洲六年都從沒遇過。）無論如何，宣教的體驗為人生的再上路有豐富的預備。

**「在安提阿的教會中……事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去作我召他們所作的工。」**  
（徒十三：1、2）

短期宣教對母會的益處也是多方面的，相信各種影響有助教會質與量上的成長。

#### (一)宣教的承擔激發會眾整體傳福音的熱誠

這種作用是不少曾經參予宣教的教會所共同經驗的。正如諺語說：「燈光照得越遠，燈源必須越強。」能夠承擔宣教工作的教會，需要一股佈道的熱誠；實際參予了宣教工作後，就反過來激勵會眾繼續關心。而這種關心，往往在會眾對教會歸屬感、人力、物力、財力加增上顯明出來。

**(二)短期宣教者重返教會後可以更適切地鼓勵宣教工作**

這包括短期宣教者曾經扮演了宣教士的角色，就會更切身處地在祈禱上、關懷上、經濟上懂得如何支持仍在遠方作戰的宣教士。這也包括介紹更多宣教工場，擴張更多宣教的注意點。還包括對準宣教士提供一些經驗上的建議，和對教會整體如何更適切地作差傳事工提出參考的意見。

**(三)短期宣教者曾經的角色扮演可以增進教會的和諧**

短期宣教士在宣教之前和宣教之後在教會裏是會友的身份，但在宣教期間就是牧者或全職傳道人的身份，這些多重經驗使短期宣教者親嘗各種身份的苦與樂。現代管理學清楚指出角色的親嘗能夠促進各種角色底下的人和睦與諒解，這對教會的穩定、喜樂、相交、團契、成長都有裨益。

**(四)宣教者在短期宣教中的事奉經驗可以回歸對教會的貢獻**

宣教始終是工作的實習，這些實習心得對於宣教者是一種造就。這些造就，豐富了宣教者的生命與事奉，作為管子，也是對母會的具體祝福。

**「……以為神召我們傳福音給那裏的人聽。」(徒十六：10)**

短期宣教對工場的益處，就是短期宣教在佈道與栽培上對工場所發揮的作用，也是宣教事工的效用。量度這效用不容易，刻意量度甚至迹近於論斷，是不善的，也是不必要的。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付出了代價，宣教士的血汗在各方面或多或少總會有一些價值、有一點貢獻。正如有話說：「我只有孤掌雙拳，然而我總為一個戰士；我不能成就所有事情，卻總可以

有半點作為。」( I am only one, but I am one; I cannot do everything, but I can do something. ) 事實上筆者週遊歐陸多國，所探望的團契、教會、查經班，都不約而同地呼籲更多短期宣教者到他們當中支援他們的事奉。可見或多或少，工場已經印證了短期宣教的效益，顯明了短期宣教工作對歐陸以至於其他開荒工場都會有一定的益處與幫助。

**「所以你們要去……」(太二十八：19)**

短期宣教對宣教士、對母會、對工場都有益處。特別對歐洲，除了祈禱、金錢、關心之外，短期宣教實在是一種很適切的支持方式。

**註釋**

1 節錄自詩歌「神未曾應許」( God Hath Not Promised )。

2 節錄自「無論何處去」，唐崇榮詞曲。

3 節錄自「要往普天下去」，James McGranahan 原作詞曲，劉福羣、何統雄、林翠薇合譯。

# 15 承擔——歐陸宣教 兩種感受之二

從階段來說，歐洲宣教工場是處於開步、拓荒的時日；從本質來說，歐洲工場縱使不能算是毫無樂觀條件，但有礙於福音、文教事工的因素卻頗為顯著。所以，歐洲實在需要特別的祈禱、特別的工人、特別的支持。在此，「特別」指數量上的額外，也指內容上的獨特，意思是不論在質與量方面，對歐洲的關心，都需要適切歐陸工場本身的特點。

## 「你們以祈禱幫助我們」（林後一：11）

基督徒相信祈禱，相信到神面前來聆聽、尋求、交託，就可以經歷出人意外的平安，神更會成就超過所想所求的事情。為歐洲祈禱，筆者願意總結在前七篇文章中所描述這工場的現況需要，引介為祈禱事項：

### （一）在社會環境方面

- (1)願慕基督的歐洲傳統復興，敵基督的精神衰滅；
- (2)願邪教擴散遏止；
- (3)言語繁多的溝通問題得以超越；
- (4)社會制度並治安對福音事工的阻礙得以給清除。

### （二）在華人自身方面

當建立多元渠道，在信仰和服侍上更有效地接觸不同次文

化背景下的中國人。

### （三）在教會內部方面

- (1)願更多有異象、心志、治理恩賜的屬靈領袖興起；
- (2)願信徒的福音熱誠重燃；
- (3)信徒團體之間的同心合作；

(4)記念獨立教會的經濟困難（有一家小型教會，曾經承諾每月以幾百法郎，象徵式地支持一位福音機構實習生，但教會本身的財務情況亦捉襟見肘，就為這承諾進退兩難，也在執事會中耗費了不少時間討論。目覩此情此景，一位到這教會中作短期宣教的信徒，也願意把母會支持該次宣教的生活費用捐獻出來，並且輔助成立了那教會神學生的資助基金）；

(5)學生教會的流動性，是一個不能輕視的核心策略性問題；

(6)其他離奇的困難，甚至是有超自然成分的事件，可統稱為「撒但直接的攻擊」。

作為開始，祈禱是實踐的起步；作為過程，祈禱是關心的繼續；作為成全，祈禱可以聆聽差遣。歐洲的承擔，需要普天之下的祈禱。

## 「我們是與神同工的」（林前三：9）

歐洲需要普天之下的祈禱，也需要從普天之下而來的工人。

歐洲需要特別的工人，基本上是為了回應歐陸工場的獨特環境。

既然歐洲是一個處於拓荒階段的開荒工場，最需要的就是一些做基礎工夫的牧會開荒傳道者。神學家、聖樂家、學人、

研究人固然都是各有其位的事奉者，然而對於歐洲這宣教工場，最需要的還是一些踏實地火熱、開荒、吃苦的宣教牧人。

歐洲環境多元而複雜，就需要一些有毅力卻不固執，有心志卻不過份勇進，不易灰心，有彈性並融和力強的工人。而事實上這種「橡皮圈」性情，也正是中國人自強不息卻有融和力的國魂。

歐洲缺乏工人的聲音一點也不誇張。在前兩篇文章中，筆者曾提及路經比薩一事。在最近一次在香港的教會祈禱會中，筆者再有機會聽聞比薩的消息。原來那城已經有教會成立，有數十人聚會，而負責非正式監督工作的，是一位由中國大陸移居到那裏的姊妹，她致函千里之外的香港，是誠摯要求有牧養同工到那教會。事實上當筆者在八六年初離開歐洲的時候，也曾聽聞意大利華人聚居的加增，而在意大利的信徒團契，也時常要求在英國的華人差會為他們差派全職同工，但礙於各地對同工的要求偌大，差會卻人手不足，只有用巡迴探訪的方式給予間歇性的支援；後來終於有一位七十多歲的外籍退休宣道士，願意到意大利長駐，盡她有生之年，仍然鍾愛華人，回應工場的呼籲。

福音的工作是生命的事工，是聖靈所顯明的全人事工，所以這福音工作的興衰成敗，最重要的因素仍然是在神手中的工人；有工人，就可以用生命影響生命，用生命激發生命，用生命成全生命。所以，雖然筆者已經述言歐陸工場千萬字，但仍然只是很簡單直接的相信：不論短期、長期，「工人到工場去」就是對歐陸最關鍵的幫助與貢獻。

一直以來，華人教會對宣教工作的支持，仍多着眼於東南亞、南美、非洲等地，而歐洲就有點在不被記念之列。所以，正在思想投身宣教的信徒，也當考慮歐陸是一個工場的可能性。

**「我既然這樣深信，就……到你們那裏去……也要從你們那裏經過，往馬其頓去，再從馬其頓回到你們那裏……往猶太去。」（林後一：15、16）「我從前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羅亞……便辭別那裏的人往馬其頓去了。」（林後二：12、13）**

短期宣教的事奉形式有現實需要上的價值，也有聖經的理論基礎。對歐洲工場而言，就更是一種特別與適切的支持方式；回應前段歐洲需要特別工人那點承擔，短期宣教就扮演了提供短期工人的角色。

若有弟兄姊妹誠意考慮在祈禱與經濟之外，以短期宣教支持歐洲工場，就可以聯絡下列一些機構：

(1)基督教華僑佈道會每年均成立夏季佈道隊，並其他一些在夏季以外的短期實習崗位。

(2)華福歐洲區委會相信亦可以安排一些主要在荷蘭範圍內的短期事奉位置。

(3)弟兄姊妹可以直接與一些地方團契、教會接觸，私人安排短期宣教。正值歐陸各處都盼求工人時，這種直接投入地方信徒團體事奉的安排，在歐洲很多地方都是極有可能的；如有需要，筆者也願代為引介一些探望過的團契。

正如在前一篇文章「蒙福——歐陸宣教兩種感受之一」裏，筆者嘗試見證短期宣教在人生的服侍與體驗上，是一種美好的祝福。現在，筆者再願意簡略地陳列幾點另外的警惕，作為準宣教者日後的印證與參考：

(1)準宣教者需要清楚確定宣教的負擔；

(2)需要認同和投入工場；

(3)為使有真正踏實的工作和貢獻，在一處工場中停留的時間最少要有兩個月以上；



(4)因爲適應工場的人與事都需要不少心思時間，所以還是少換工場爲佳；

(5)要與地方的同工深交同心，彼此鼓勵支持；

(6)很可能要依從地方領袖的時間表工作；

(7)在宣教的環境中，犧牲在所難免，不擅長工作也需要一併承擔。（在巴黎有一座細小卻著名的博物館，放置了十九世紀末反傳統藝術家羅丹〔Auguste Rodin, 1840-1917〕的多件真蹟；羅丹的藝術成就極富爭論性，在他的著名作品中有「沉思者」銅像，雕刻了一個努力全神貫注思索的男人坐像，象徵了人類前途的奮鬥和希望，這銅雕的圖像已在無數的書籍中出現；另一件大型銅像「加來成的公民」〔“Les Bourgeois De Calais”〕是轉載歷史的藝術品，記錄着十四世紀被敵軍攻破的加來城。勝利者要求六位城中市民拿着城門的鑰匙獻給統軍，而這六個人是聲明要被殺的，但勝利軍也承諾有這六個人甘願捨己，就饒了全城老少的性命；而羅丹的銅像就雕刻了那六位公民拿着鑰匙踏上死亡之路的神情，整件藝術品所表徵的就是生命犧牲的意義。）

這七點只是簡略的陳列，不作詳細的論解。它們之所以被提出，是因爲筆者個人認爲，這些心志可以成爲一次宣教能否成功與貫徹的關鍵；若其中任何一點立根不穩，都可能會引發宣教工作致命性的危機；所以它們值得被準宣教者參考與注意。

### 承擔與蒙福

言有盡，意無盡。四個月在歐陸的時光流轉，似乎已經成爲生命的記念。也心願對歐洲的承擔者，會越加增多。回想在這部分的第一篇文章中提及：「盼望以幾篇環繞歐陸宣教體驗

爲題材的文章，把客觀實況和主觀感受帶給關懷海外宣教的弟兄姊妹；筆者的心願是讓弟兄姊妹先明白歐洲的需要，祈禱等候神的感動，在主的帶領下投入這宣教工場。歐洲的需要極大，筆者深信奉差遣、有感動的工人，在歐陸必定有適當事奉的崗位和機會。」這種意願至今仍是一樣。

蒙福與承擔！深願天父繼續賜福歐洲這片偌大的土地。

# 門徒訓練



第四部分



# 16 自助門徒訓練

## 正名

「自助門徒訓練」這題名其實不太正確。

門徒訓練的基本意義是：「一個信徒培育另一個信徒，叫他（她）的屬靈生命成長，作主基督的門徒。」所以，門徒訓練有兩種解釋：從目標上看，門徒訓練的重點在被訓練者，使被訓練者成為門徒，就成了門徒訓練的大前題，在這廣闊定義下，任何栽培造就的事工都可稱為門徒訓練（例如講座、主日學、甚至是自我追求）；但從事工上看，門徒訓練的重點卻在訓練者與被訓練者的關係，兩者間生命的交流與激發才是門徒訓練的實質，在這狹義規範裏，「自助門徒訓練」既沒有訓練者，就壓根兒不能稱為門徒訓練。

那麼為何仍選用這題名呢？因本文按第一種廣闊定義，討論「如何用自修的方式，完成門徒訓練」，即信徒如何獨立追求成長。

## 陳大文的經歷

「多少時候，在冬夏令會、奮興佈道會中，或其他經歷裏，我們決志做個委身的基督徒……但是卻有如『老鼠拉龜』，無從入手……」<sup>1</sup>是的，向來信徒在屬靈追求上都有不得其門而入的感覺，本文嘗試以一位弟兄的見證，素描獨立追求的一次案例。

陳大文是從香港來北美的留學生，他當初到教會是因為一

位世叔的熱誠邀請。初到異境，人地生疏，他也樂於在教會中有一點社交生活。但漸漸他感受到信徒新生命的獨特，就開始對信仰認真起來。經過一段時間的尋道，終於決定信主。他信主不是在佈道會中，也不是在福音營裏，只是一個人在家反覆想到宇宙人生，就關了房門，跪在牀前接受主。祈禱了一次，不放心，再一次，又一次，一連幾次認罪悔改。最後雖然仍沒有任何超然的經歷，但按着聖經的應許，他相信自己已經蒙神接納。

陳大文最初信主的幾個月，仍然很屬肉體，他靈命的轉捩點是在一個夏令會中，他參加夏令會，原沒有任何特別的期望，去的時候，還帶了金庸的武俠小說。但在幾天的聚會裏，有聖靈的工作，有奉獻的信息，他就在一次祈禱會中說：「神呀，我不知道奉獻那豐富的含意，但我願意獻上，求祢保守所給我的感動。」就是這樣，陳大文真誠地奉獻自己給神，正如一位長者曾說：「基督徒靈命的扎實始於奉獻。」

離開了夏令會，陳大文再次回到現實世界。現實不饒人，而事實上現實亦常常是神用的爐子，潔淨、熔化、陶造祂的兒女。在跟着的一年裏，陳大文很清楚體驗神用三個階段鍛煉他信心、愛心、謙虛的品格，在過程中有痛苦，但都藉着他每日固定的靈修生活而將各種挑戰化解。在這一年中，陳大文也認真地學習事奉，在團契中當文書，也負責教會的書攤；正因為他負責書攤，他就有機會無書不看地吸收信仰知識；後來，他又發覺聽錄音帶的方便，就在燒飯、洗碗、洗澡時同時聽錄音帶，曾有一星期聽十多盒的記錄。

陳大文的信仰能更上一層是由於認識他的「保羅」而開始：有一位牧長，主動願意一星期花幾小時的時間與他在一起，一同讀經、分享、祈禱；這種門徒訓練的關係叫陳大文的靈命有突破的轉機，此又再驗證了「世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這古語。

當陳大文的靈命有一定的成熟度後，他就勇於承擔更有實質的事奉，包括教導大專學生主日學、個人佈道、門徒訓練；他也常常隨身帶一些單張，在合宜的機會裏送給認識的朋友或偶遇的路人。

又過了一段時間，陳大文覺得自己的信仰經歷需要再突破，就用了兩個月時間「行千里路」，到美加各城市遍訪屬靈前輩，虛心求教；雖然這唐突的舉動有時候使人驚訝、懷疑，甚至拒絕，但他卻相信這旅程是天父預備的恩典。

旅程回來後，陳大文決定要更多付代價在屬靈操練中，就開始每星期一次禁食祈禱；同時，他選擇了事奉的新焦點：以文載道，集中力量在文字事奉中。

陳大文的事奉人生，將來如何，仍未顯明；但筆者相信，神在各方面操練他，必有祂的旨意。

### 從經歷裏提煉原則

在陳大文的身上，我們看見一個自我追求的過程。他除了教會和弟兄姊妹的幫助外，另加上獨立的努力，使靈命得以成熟。他的經歷給我們一些獨立追求的啟迪：

(1)救恩的根基：陳大文的決志是清楚而單純的，他的奉獻奠定了他的人生以基督為救主和主。今日不少信徒靈命不成長，是因為接受救恩時沒有尊重所信的道，接受基督時缺乏以祂為救主及主的全面聖經根基。

(2)認識自己的不足：我們發覺陳大文是一個時常自省的人；他誠實地面對自己，也誠實地查考聖經中神的心意；於是，他知道自己性格、知識、事奉上均不足；「知恥近乎勇」，謙卑自省是長進的動力。

(3)認定生命的目標，鍥而不捨：陳大文羨慕生命的豐盛，他

肯定了神所為人預備的人生崇高價值；所以，他沒有停留在自知不足的境地，卻竭力向着標竿直跑。正如一句話所描寫的：Not To Take Life As It Is, But To Take Life As It Should Be.

(4)有行動的理想：很多人自知不足，也有很多人羨慕豐盛的生命，但卻很少人付上時間、精力的代價以行動完成理想。陳大文不單只是一個思想者，也是一個行動者（A Thinker As Well As A Doer）。他的行動包括三方面：

首先，陳大文花精力在屬靈操練上。他樂意與神獨處，默想、認罪、祈禱。而且，陳大文願意找時間充實自己，他藉着平衡的讀書習慣，聽錄音帶，看有份量的期刊、雜誌，參加訓練班，與人交通，虛心求教，就兼容並蓄各樣的知識，在默想、研究中整理和消化，變成自己的知識系統，建立博學的人生基礎。

談到平衡的讀書，筆者樂意推薦基督使者協會的《好書選介》書籍目錄，在其中排列了幾個大題目如信仰初階、靈命進深、系統造就、專類等所選介的好書，足成為我們選讀書籍的參考。

第三，陳大文也爭取機會運用所學，在事奉和生活中熟練仁義的道理（例如以派單張實踐傳福音的心志）。

### 必成全這工

陳大文是一個例子，卻不是唯一的例子；我們見到他努力的部分，但成全他生命的，始終是動善工的神。我們在他身上，可以學習到獨立追求的一些原則，但在我們自己的實踐裏，神樂意寫成不同的詩章（弗二：10）。

### 註釋

<sup>1</sup>黃忠著，《靈程增長指南》，宣道出版社，香港，一九八四年，頁三。

# 17 求學階段中的門徒訓練



## 一對一的門徒訓練

若問求學時期中怎樣具體地在信仰上追求，在眾多答案之中，最不能忽略的，就是一對一的個別栽培模式。因為這種踏實的栽培方式，不單用言語，也是用生活的行為和生命的本質激發受導者的學效，它的效力就很深廣。

\* \* \* \*

張在他信主後第二年，就有機會接受一位牧者個別的栽培。他們每星期在禮拜堂裏有三小時的相聚，期間有系統式的查經、實用問題的討論、生活經驗的分享、以及彼此代禱；漸漸他們兩人的感情就深厚起來，以致張在那位牧者身上所學習到的，也逐漸超越了言語為媒介的限制，而到了心靈、品格、行為互相激勵的地步。

不久之後，張亦開始嘗試作訓練者，以同樣的個別栽培模式，一對一地訓練與他同屆的大學同學周，時間是每星期兩小時，地點是校園，內容是初信造就。周的性情忠厚，學習能力比較慢，但經過四個月的門徒訓練，周仍然能夠領受到一點一滴的學習，成為他扎實信心的基礎。在最後一次相聚時，周把生命的主權奉獻給神，這一次的承諾，幫助了他繼續的委身；後來，周就當了教會團契的團長，並且有很忠心的事奉。

\* \* \* \*

個別栽培形式的門徒訓練，果效扎實，範圍也廣闊，假若訓練者和被訓練者雙方都願意付出心力時間在這種訓練形式中，它實在是理想的一種栽培形式。因為個別栽培只涉及訓練者和受導者兩個人，這訓練形式就有頗大的彈性，它的訓練內容又可以特別設計成為適合學生階段的門徒訓練。<sup>1</sup>

## 求學階段中的訓練內容

在求學階段中的信仰操練，需要特別注意幾個項目：價值觀的建立、聖經中有關婚姻與職業的教導、尋求一生的方向。這幾個項目之所以要特別被重視，一方面因為它們是求學階段中青年人直接面對的問題，另一方面是因為在求學階段中注重這些問題，會收事半功倍之效。

### (一) 婚姻觀與職業觀

曾經有一位富有經驗的學生工作者這樣說：「很多青年人在踏入社會之後，就做了『星期天的基督徒』；因為他們將信仰與職業分割，不明白職業亦是事奉的一部分，而把職業看為俗事；反正是俗事，就不擇手段地求成功，在職業中失去了道德觀念；『好』一點的信徒，就愁眉苦臉地工作，待週日完成了一星期的『俗事』，才稍展歡顏地在教會中事奉。」無疑職業與婚姻的問題，都是求學階段前後重要的人生抉擇，及時認識聖經的職業觀與婚姻觀對一個完整的基督徒人生，就有很重大的幫助。

### (二) 價值觀

求學時期是一段易於模造的時間。倘若一個青年人在

他讀書的時候就習慣了尊重聖經的權威，在是非黑白和選擇上敬畏神，那麼他踏入社會工作後就可以堅持聖經的教訓；相反地，假若一個信徒在求學時期中並沒有受到價值觀的教導，在踏入社會面對雜亂的價值觀念時，他不容易找到喘息的機會；那時候要重新建立尊重聖經的價值系統，就事倍功半了。

### (三) 尋求一生的方向

一般人都曾經有過理想，但能夠堅毅地為少年時候所立的志向恆久努力的人卻不多，而那些能夠完成理想的人，往往是對理想認真和踏實的人。在求學時期，人生的大方向仍未定型，學生很自然地會尋找憧憬；而人所能找到最寶貴的理想，就是在神面前領受一個值得一生去努力完成的託付；而事實上，能了解自己在神救贖計劃中的角色，也是作具體生活抉擇的指標。<sup>2</sup>

### 實踐方面的一點建議

操練這些訓練內容，不論是幫助自己，或者訓練別人，都需要注意兩個步驟：(1)完整觀念的認識，(2)藉着在生活中的抉擇運用觀念。

聖經對每一個專題的教導，不單睿智深入，更是範圍廣闊；很多時候，對一個專題的教訓，會遍佈聖經各卷；經文互相補充、闡釋、平衡；因此，若要掌握聖經對某個專題的教訓（例如婚姻），為避免以偏概全，或者斷章取義，就需要用經文彙編完整地查考全部有關經文，也可以讀一些有關這主題的書籍。或者容許筆者也為那四個在求學階段中需特別注意的題目，介紹幾本導論性的好書：

婚姻：唐佑之，《陽春的微笑》

詹維明，《聖經的婚姻觀》

游宏湘，《同心同行》

職業：Jerry White, *Your Job: Survival Or Satisfaction?*

John White, *The Golden Cow*, 中譯本《金牛》

價值系統：吳羅瑜，《是非黑白》

唐佑之，《叮嚀》

使命觀：滕近輝，《聖經中的十大異象》

蘇穎睿，《委身——生命的挑戰》

馮蔭坤，《恩賜與事奉》

藉着閱讀和查經認識了聖經對這些專題的教導後，我們需要藉着「注意」和「抉擇」把聖經原則不斷練習，讓觀念化成生活。

例如要尋求一生努力的「大方向」，就需要花很多「小工夫」。首先，要在完整的真理教導下立志：願意一生積極地盡忠在神引導的崗位中；立志的步驟很重要，沒有嚴肅的立志，就沒有認真的行動，一切的鍛煉、實踐也就不能加深真理在生命中的作用。繼而，認識自己，用一點心思了解自己的恩賜、興趣、長短處、思考方法、待人接物的習慣等，了解自己就能夠敏銳地「注意」適合自己承擔的使命。第三，藉着書報、聚會、生活體驗，來明白這世界，包括天國事工的現況和世人於此時此地的情形；認識現實的人，就更容易「注意」到使自己扎心的社會需要。第四，每一次「注意」到令自己有感受的事物，都要細心思考、祈禱，不必過份衝動要立即作決定，但卻要開放心靈預備接受任何的可能。這樣，一個願意尋求事奉道路的人，神必定按祂的應許指示他當行的路。方向、理想的建立，往往

是由模糊至清晰，由零碎至完整，在這過程中，可能要調整性格（例如決心想幫助受傷的心靈，以社工為職業的人，就需要較開放的性情），可能要放棄一些事物，可能要改變一些計劃。面對這些抉擇的時刻，我們需要對神、對真理、對自己誠實，而起初的立志就會在這些決定性的時刻中產生力量和作用。

其他訓練內容的實踐，都與「尋求方向」有共同點：也要運用「注意」和「抉擇」為操練的方法；只是「注意」的對象有異（婚姻的對象、職業的條件、倫理的問題），「抉擇」的類別亦不同。

### 註釋

<sup>1</sup>關於個別栽培應用在學生工作上，邱清泰博士在《北美華福雙月刊》八四年五月號的「學生工作中個人門徒訓練的重要性」是一篇精要的文章。

<sup>2</sup>關於人生方向與作抉擇的關係，陳濟民博士在《使者》八五年十一月號的「綠卡與回歸」一文，有非常美好的闡釋。



## 18 門徒訓練在查經班

### 八十年代的查經班事工

美國的查經班在加拿大稱為基督徒團契，追本溯源，這種事工原來已經有近百年的歷史背景。<sup>1</sup>即使單看北美洲華人的查經事工，也可尋根於一百四十年之前。<sup>2</sup>時至今日，北美查經班又有與往日不同的特點。

在一九八三年，陳泚汀博士曾經做過一次範圍很廣的調查研究<sup>3</sup>，根據這研究報告，北美查經班的聚會形式中，查經佔百分之五十八，講道和崇拜佔百分之二十一，分享及其他佔百分之二十一；換句話說，「查經班非常注重查經門徒訓練和培靈」，<sup>4</sup>成爲聚會事工的主要取向。既然週會事工着重培訓，傳福音方面，就以「友誼關係爲媒介」這方式爲主（百分之九十三被調查的查經班都以此爲最着重的佈道方式）。

查經班注重培訓事工，而培訓事工之中又以研經爲重點（百分之九十八被調查的查經班着重這方面的培訓），但宣教和生活問題的探討就明顯地被輕視（着重這兩種內容培訓的查經班爲百分之六和百分之二十一）。

這些調查結果帶出兩個問題：(1)現今查經班事工取向的主流是培訓，但這方向是否理想、應當？(2)假若查經班應該參予培訓工作，內容和焦點當在那方面？在思想這兩個問題之前，讓筆者以一個放大鏡下的查經班例子，來印證一下現今查經班事工取向的大勢。

八五年中，筆者曾經以個案分析的方法簡略地研究了一個查經班，發現了以下一些事情：

這查經班是一間大學的校園團契，該大學位於加拿大一個並無華人教會的小城鎮中。學校大約有五千全時間學生，華人學生主要來自東南亞，約有四百人。據這團契的職員說，校園的文化氣氛是一面倒的人文主義，而大學的中國同學會對華人學生有很大的影響力。一般華人學生都抱着現實的人生觀，讀書是爲了將來的事業。

這查經班的事工取向，驚人地是百分之一百以培訓內容爲週會主題，但當這查經班的負責人回答「達到預期的成果有多少？」這問題時，卻說「計劃中的週會節目都能順利舉行，但主題沒有被充份發揮……查經班的主題和目標沒有深入地激發團友……因爲我們着重週會的節目，而使事奉變成工作。」傳福音方面，一般查經班用查經爲主要方法，而檢討攔阻傳福音的原因時，這查經班的負責人說百分之五十是因爲查經班在校園中過份孤立，這問題也同時被認爲是該查經班所面對最嚴重的困難。

很明顯，這查經班是一個內向的團體，在校園中見證的力量微弱，美其名是因爲查經班着重培訓，但培訓工作也並不見得成功。據這查經班的負責人告訴筆者，查經班人力物力的分配百分之十是培訓，百分之十是佈道，百分之八十是社交！由此可見，這查經班表面上以培訓爲事工的取向，卻推卸了傳福音的責任；團契成了信徒情感慰藉的地方，卻沒有生氣。這是不是北美查經班的典型？又是不是培訓成了北美查經班事工主流的實因？筆者盼望不是。

## 查經班應否作培訓工作？

查經班不是教會，它的形式、條件都不足夠使它完滿地盡教會的功能；因此，差不多所有探討查經班事工的作者，都同意查經班的角色與使命當以佈道爲基本<sup>5</sup>：查經班是教會的福音基地，是爲傳福音而存在的。奇怪的是衆多作者的一致意見似乎未能夠把查經班事工取向的大勢扭轉。

查經班無疑需以佈道爲主要工作，然而，在實踐傳福音的時候，有一些客觀環境的因素和條件又似乎使查經班不能不參予培訓工作。

舉一個簡單的例：查經班在校園中傳福音，假若有學生因這些工作而信主，很自然的，這些初信者在加入教會之餘，仍然會以查經班爲他的歸屬；按理想來說，查經班作爲福音基地，信徒應該是爲傳福音的事奉而參予查經班<sup>6</sup>；但對在查經班初信主的信徒，似乎不能夠不近人情地不准許他們繼續參予查經班的聚會；這樣一來，這些「屬靈小寶寶」期望在查經班中得着教導和造就，查經班就不能不負起培訓的責任。

所以，關於查經班的角色問題，筆者認爲必須先有肯定傳福音爲基本使命，但也不能不兼顧培訓工作。

## 查經班當如何培訓信徒？

查經班兼顧培訓事工，有兩種不宜的取向。

第一，查經班的週會不宜以培訓爲重點。假若查經班要貫徹傳福音爲基本事工，週會的內容應以佈道爲主，一方面是因爲對外形象的緣故（讓校園的學生知道查經班是要見證一個信息，不是一羣內向活在象牙塔的宗教徒）；另一方面是因爲使命的輕重應與資源的分配一致（筆者曾經研究加拿大某一大城市中的一個校園團契，發覺它的週會耗用了團友大部分的精



力，卻是最沒有作用的工作；既然查經班當以佈道為首要工作，就不應該把耗用資源最多的週會事工用在非佈道的用途上）。

第二，查經班的培訓工作不宜高言大智（例如學術性的研經、神學辯論等）。因為查經班的團友流動性大（平均每年轉離率為百分之三十<sup>7</sup>），團友在參予查經班有限的年日中很難得到既完整又高深的培訓（前述個案中，查經班負責人檢討培訓果效時的剖白，就是很好的例證）；另一方面，查經班始終資源有限，不容易常有合格教師提供高級的造就內容；再者，高深而完整的教導似乎是教會的事工，並非是查經班作為福音基地當作的事（查經班與教會的分工合作，將在另文討論）。

查經班兼顧培訓工作，有四種特別適宜的內容：

首先，查經班的成員一同生活，背景相近，面對環境的挑戰差不多，最適宜是互相在生活的操練上勸誡<sup>8</sup>。

第二，除了以生活操練為查經班培訓的重點外，也當着重幫助信徒在這可塑性和受教性仍高的人生階段中，堅信一些影響長遠的基本真理；例如神的主權，走信心道路等。

第三，正如本文所強調的，查經班之所以要參予培訓事工，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福音的果子，所以，初信造就應該是查經班培訓工作的另一焦點。

第四，查經班的成員一般都是青年學生，在參予事工上很有活力，所以，順理成章，在查經班中訓練事奉的原則和技巧也會事半功倍。

查經班實踐這四方面的培訓工作，也有具體的方法。

對於生活操練、建立信念、初信造就這三方面，個別栽培事工是最踏實的培訓途徑。藉着一對一生命激發生命的關係，往往能有效地幫助初信者在信念和生活上有屬靈長進<sup>9</sup>。

對於事奉方面的訓練，查經班的導師需要刻意地發掘團友的恩賜，鼓勵團友嘗試多方面的事奉，並糾正觀念或技巧上的錯誤。

## 註釋

<sup>1</sup>請參看蔡偉文著，“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Student Ministry”，《標竿雜誌》，一九八二年十二月，頁五至頁七。

<sup>2</sup>據陳濟民著，「學生工作的源革與北美華人教會的關係」，一九八三年北美華福會議學生組報告；北美最早的中國留學生是在一八四七年來美的三個基督徒。

<sup>3</sup>陳泚汀，「北美中國查經班調查」，《北美華福雙月刊》，八四年十一月/八五年一月。

<sup>4</sup>同上，頁四。

<sup>5</sup>例如，周大衛在他「北美華人教會與查經班的關係」一文中指出「查經班應該致力於校園內佈道，然後介紹歸主者到教會，使之得栽培。」（《北美華福雙月刊》，八四年七月，頁四）。

<sup>6</sup>但對於沒有教會，只有查經班的城市，或者另當別論。

<sup>7</sup>陳泚汀，頁三。

<sup>8</sup>所以，按陳泚汀的調查，只有百分之六的查經班着重生活問題的探討，似乎是不太健康的現象。

<sup>9</sup>關於個別栽培事工用於初信造就的具體步驟，可參考在加理庫恩著，《有效的栽培工作》（香港：種籽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中的「十個栽培約會」附錄（頁一百三十三至二百零七）。



# 19 教會與查經班 輔成的門徒訓練

在前文中，筆者曾強調查經班不是教會，它是教會延伸到校園的福音基地，它的基本使命是傳福音，但因為這一些客觀環境的因素使然，查經班也需要兼顧培訓工作。因此，教會與查經班在門徒訓練的功能上就各有不同。教會可以推行完整、全面、有系統的基督教教育工作；但查經班就應按它形式和資源的限制而推展生活操練、建立信念、初信造就、事奉訓練等培訓事工。

## 分工合作

教會與查經班在門徒訓練的功能上有不同的角色，但彼此配搭，卻可收到相輔相成的效果。

例如在一些城市中，有查經班與教會各一，它們的關係就應當非常密切。這樣既能避免工作重複，又能因彼此補足而事半功倍，也有合一的見證，實在是美事。

既然在這類城市中只有教會與查經班各一，溝通和配搭都會容易，它們的連繫應該超越精神上的合一觀念，而細緻到在事工安排上也一體地設計。

一般而言，教會的資源比查經班充足，所以在這類城市中，比較順理成章的是查經班尊重教會在事工上帶領的地位，而查經班的福音工作就作為教會整體事工中外展的一部分，教會也當在人力物力上切實支援查經班。

在另一些城市裏，有一個（或多個）查經班，卻有多間教會。在這種情況中，教會與查經班要達到在細緻事工安排上的配搭就比較困難；也許某間教會可特別與這查經班有導師式緊密的連繫，在工作的安排上彼此考慮和諮詢；或者眾教會與眾查經班即使未能在工作安排上有商議，也當在角色不同的大前提下，有原則上的分工合作。意思是查經班要明白它傳福音的基本使命，要明白教會在神眼中不能被取代的獨有地位，以致查經班的工作不應妨礙教會全面性的工作，更不可有競爭的現象。而教會也當盡監護者的責任，盡力扶助查經班的成長和事工。

有一種情況，與前兩者不同，就是在一個城市裏，有一個查經班，但無華人教會。在這類城市中，美國教會的事工範圍會超過華人社區而至全城的人口。既然美國教會的事工範圍太廣，查經班可能需要負起照顧華人社區的任務。如此，教會是主，查經班是賓的關係應該不變；但在這種情況下，查經班需要較強的獨立性和較完整的工作設計；也需要嘗試克服溝通上的困難，與美國教會建立分工配搭的關係。

## 教會運用個別栽培

教會在門徒訓練功能上，需負起全面、完整的信徒培訓責任；包括主日崇拜中訓練信徒集體敬拜的意識；包括主日學以分班制有系統地教導信徒聖經知識；也包括藉小組事工提供信徒互相團契、支持的機會。

個別栽培事工（或稱個人門徒訓練、一對一的門徒訓練）是各種培訓事工中果效最深遠的一種，但因它獨立性高，不易有系統地統籌，以致仍未普及地整體應用在教會中。然而，教會若有力地運用個別栽培，可帶出明顯的突破。在進行之前，

需要作三個基本決定：推展的範圍、方向和核心。

推展的範圍可以是由小擴散（由較少的人數開始），或者是全面推行（在全會眾中同時推行）。基於全會眾未必對個別栽培工作都有負擔、心志、恩賜，又因在教會全面推行，會產生設計和組織上的困難（例如，扶立者與受導者的組合；會眾對這種工作的認同和接納等），筆者主張教會推展個別栽培事工的範圍當由小擴散。

推展的方向可以是由上而下（先在教會領導層中推介）或由下而上（先在教會基層中推動）。為了控制事工的質素，維持事工運作上的秩序，防止紛爭的危險，解決基層缺乏組織能力的困難；筆者主張教會推展個別栽培事工的方向當由上而下。

推展的核心可以是牧者（由牧者作事工的總負責人）或是長執。基於在技術方面，牧者有較多的時間，也基於在原則方面，牧者有正式代表教會認可一種事工的位份；筆者主張教會推展個別栽培事工當由牧者統籌。

教會統籌個別栽培事工，可以分為兩個步驟：建立與擴展。

在建立的階段裏，教會要先設立一個「培訓部」，與其他部門如主日學部、助道部等並列。從氣氛方面而言，培訓部的設立是使教會運用個別栽培正式化；從實際方面看，培訓部負責控制個別栽培事工在教會中的運作。培訓部的功能與結構當按由牧者統籌、由上而下、由小擴散等原則作規範：牧者最低限度作培訓部名義上的負責人；牧者主動邀請其他教會領袖參予扶立者的事奉；按個別教會領袖的回應，由小小規模開始推展個別栽培事工在教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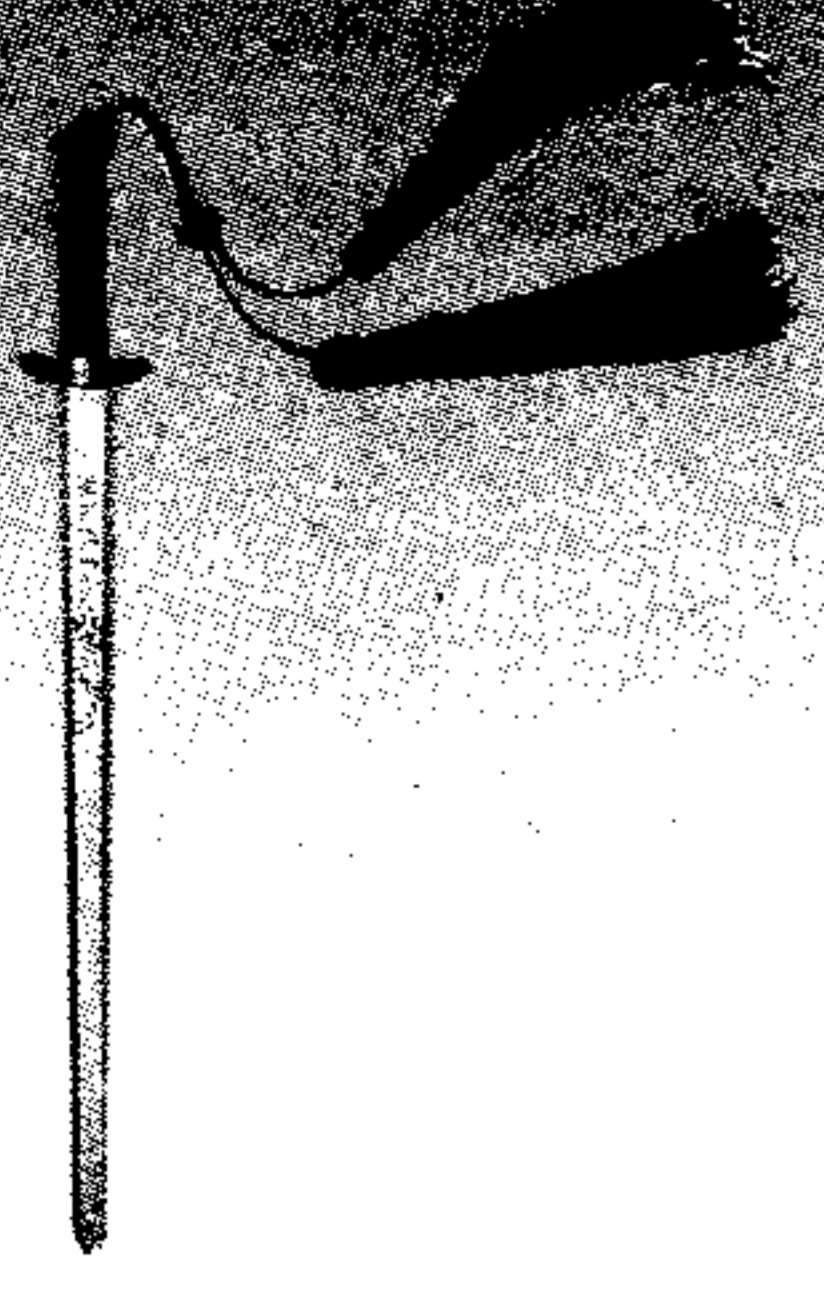
建立的階段是「點」，但擴展的階段是「線」，在其中，培訓

部的工作就更加具體，要負起改善事工的職任（包括推廣異象、工人增長、改善策略、長遠研究），管制事工的職任（包括策動、控制、紀律），擴散事工的職任（由上而下傳遞異象、平面式的傳遞異象、發掘可當扶立者的信徒）。擴展的階段既然是「線」，就無止境，可不斷的改善和更新；培訓部需要不斷地進行、檢討、改進它的三重職份，才能使這擴展的階段健康地延續下去。

# 校園



第五部分



## 20 景况當前， 信仰何言？

在香港的大專校園裏漫步，心情、感受都異常複雜。高等學府，標誌着知識創造與傳遞的記號，孕育着城市、民族、真理的承擔者，培養着在聰明才智上精英的一羣，這都是令人興奮的憧憬。但另一方面，大專學生，也只是廣大青少年羣體中的某一種子集，並沒有免疫於潮流、世局、文化加在一般青少年身上的衝擊，事實上今天香港大專學生的主流意識，歸附現狀很可能多於確認理想、為時代創建新局面。

庸碌、功利、充滿挫敗感的城市壓力給大專界的意識形態一種陰霾氣氛，肯定對大專基督徒羣體也發揮負面的影響作用。

今日香港的大專福音工作，處於龐大負面社會意識重壓之下，是疲乏不振、無力回應？還是在逆流而上、健康成長？可能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觀察、感受，會有不同的了解。

無疑香港近年的大專福音工作，仍然繼續了很多活動，不少學生、講師、傳道人、機構幹事都在各類聚會、事工中盡心支持和參予。然而在活躍的另一面，學生在大專階段中信主的人數似乎並不顯著；基督徒在大專階段中充實了自己信仰各方面內容、成全了深廣生命突破、認清了長遠異象並服事使命的也似乎不很多；還有大專基督徒流失的現象也是今日香港大專福音工作所需要面對的事實。

為香港的大專福音工作打開悶局，不少異同的方案已經提

出來了。這些事工方向的不同主張，其實都極有洞見。今日在大專界的屬靈戰場，面對的挑戰既是人的因素，也是環境的因素；因此，大專福音事工需要藉着門徒訓練、小組、個別輔導、深刻的友誼作出生命影響生命的深度工作，但也同時需要藉着大型聚會、講座、座談，甚至公開的辯論作出與文化抗衡的「氣氛」工作，因為後者可以向整個大專羣體重新宣告：委身於生命的主，在今日仍然是一種尊貴的生命抉擇。

「信仰意義反省」其實可以是貫串各種事工方向不同主張的總題。信仰意義反省的精神，是從信仰裏尋找生命、生活、時代問題的出路；無論是面對靈性層面的問題、生活層面的問題、時代環境的問題、文化層面的問題，福音興旺的一面，也是在這一切問題上福音都顯明它的能力，而信奉這道的人也在信仰裏找出並應用適切回應問題的出路。所以，信仰意義反省的基本動機是一種對信仰豐盛的信心，而非出於叛性或疑惑。

我個人願望，在不久的將來，可以出現一些以學生為本、用座談形式推展的「信仰意義反省」聚會，作為工具，在大專校園中「重立尋道氣息、鼓勵信仰對話反省」，至終會一步步把信仰意義反省的精神普遍落實在大專基督徒羣體當中。

## 21 叢野尋路力消疲—— 大學生的前程觀

年年月月，大學面貌依然，只是在其中的學生，卻是一代替一代。這種感觸，是快將畢業的前輩們所特別容易有的，看，同樣的食堂，卻常常換了富有不同期待與願望的同學。

這所大學有不少同學，想到這時代能夠接受大學教育的人仍然是少數，啊，這一羣人是幸福的。那麼，我們得天獨厚，能有較大的機會為自己決定未來，究竟我們這些作客於高等學府的「人上人」，是怎樣使用我們的選擇機會呢？我們為着甚麼在努力？換言之，我們有着怎樣的前程觀？

我們的知識擴闊了我們的選擇，就如本來是身處峽谷的，如今都置身於茫茫不盡天際的荒野中。這擴闊帶給我們一點興奮，但同時也叫我們害怕；因為我們現在知道天高地厚，而且我們要在叢野中選擇道路——選擇我們願意走的前程，我們要為自己信為有價值的前程努力。

假若要為這學校中同學的前程觀加以歸納，筆者或會嘗試以三種類型來概括；迷惘型、現實型、理想型。

### 迷惘型：「誰曉明天？」

有一次一位朋友告訴筆者他將要在一羣大學生面前演講，所以他希望有認真一點的準備，不像以往常常在中學生面前演講時預備得那般草率。但筆者卻以半開玩笑的態度告訴他，現在的大學生不像十多年前他唸書時候的大學生那般有思想了，

筆者告訴他隨便預備吧，反正大學生們也無法分辨演講品味的深淺高低。

不知是幸還是不幸，普及教育讓更多人能夠接受高等教育，這是幸；可是機會充足的時候，人不懂珍惜，持大學生的身份，以中學生的為學態度，滿足於小學生的思想，這是不幸。

但筆者卻不得不真誠和關切的說一句：在我們當中，實在有不少是迷惘糊塗的；這些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同學們，是既沒有反省過去，沒有認識周圍，也沒有計劃將來。筆者無半點意思輕視這些同學，因為我們都有成長的過程，從來沒有人在出生時就曉得反省生命價值的。但現在是大學生了！這不是太遲的時候來思想方向啊，若今天我們仍然只曉得與商業電影、錄音帶、四和菜為伍，恐怕我們的生活視野太小了！

這類迷惘型的同學既未有想及明天，就無前程觀可言；不曉得是明知而推諉，或是愚昧而不知人要為自己與自己所做的一切負責，他們說：「誰曉明天？」

### 現實型：「力求一己名利」

不知是甚麼時候開始，我們夜校的管理學課程，一天比一天更被同學們所鍾愛；原來這是拜大眾傳播所賜。

是的，無論肥皂劇所教育的「錢、錢、錢、錢」，武俠劇集所突出的名與權，錄音帶與昇平歌舞所盛載的情和慾；都攜手合作地匯成了今日民主世界由傳媒科技一手做成的文化洪流，對於在叢野願意尋路的人而言，這洪流的力量勢不可當。所以，有心人塑造前程觀的時候，太多人逃不出求安、求才、求利、求名、求權的框框。

求安：英出身於一般家庭，「由低做起」，在商場打

滾了十多年，幾年前踏入這間大學，他所求的是一份穩定的專業，他的前程觀清楚不過，因為他承認自己已經是被現實俘虜了。

求才：某君是標準的電腦迷，在大學第一年的時候，他做的電腦程式已經為教授所驚訝，加上日以繼夜的鑽研，他得了人所公認的技術成就，他所求的只是才華帶給他的滿足；這種滿足別人沒有共鳴，這種滿足也不能跟別人分享，但他毫不介意，因為他愛獨享這滿足所代表的成就。

求利：莊極有聰明，處事也老練，十分適切他求財的嗜好，在大學階段時，他一邊讀書，一邊創作各樣的小生意，毫無疑問，他的前程是用他精密的聰明做一種極簡單的事：尋找鈔票。

求名：李喜歡「逢人點頭，見人握手」，因為他對如何得人歡心非常有心得，校內校外，他也相識滿天下；只是他亦承認知音無幾人，但這又何妨呢？他知道事實上很多人都是為求名位而生存的，多他一人也不覺算得甚麼。

求權：廉為人很風趣，尤其是當同學對圖書館與電腦室產生抗拒性的厭倦時，廉對時事與近代史的豐富認識就使他變得很可愛。其實他對時事注意並非無因，乃為了嚴格地預備自己，努力於有一天能站在政治舞台上當主角。

筆者舉這些人物為例子，也許會叫讀者在腦海中呈現一些朋友的形象，甚至我們會發覺自己與其中一二者有共同的前程觀。總括他們的共通點，他們比「迷惘型」的人踏實得多，他們的努力並非無的放矢，而事實上他們的「的」就是自己，雖然形相不同，但是他們是為「小我」而活。

## 理想型：「為萬世開太平」

在我們當中，除去「迷惘型」的同學未有想到要掌握自己努力的目標之外，大多數人都是為「小我」而活的；這不能厚非，總比不敢想「我是誰」的好得多；但在同學之中，也有一小撮人擁有「為大我」的情懷。

筆者在不同的情況中認識了兩位同學，他們有類似的背景、豐富的學歷；有工作經驗；曾經擁有名譽；踏足過天南地北；有思想深度；略有一點錢財；同時，也有類似的前程抱負：為中國人而盡力。現在，他們正在修讀研究學位，何時充足糧草，就立刻踏上征途。

對於「為大我」而活的人，無論我們是因為自己的怯弱而譏笑他們的豪情；無論是因為我們戀慕官感的享受而鄙視他們的精神理想；也無論是因為我們自己的鐵石心腸而嘲弄他們對別人溫柔的情懷，然而我們的靈魂似乎叮嚀細說：他們的生命比我們這些「為小我」而活的生命更豐富充實。

## 道路與方向的沉思

筆者寫這篇文章，是以如與友人對話的態度。無疑在列舉三類同學時，有評估在其中：「現實型」的比「迷惘型」的成熟一點，而「理想型」的又在三類人中最能發揮生命能夠有的較高價值；只是筆者對每一類人都存有尊重的態度，因為壓根兒生命成熟是有成長的過程，並非一蹴即至。而事實上，筆者引述那兩位有大我心志的同學，觀其背景，也只不過是因為他們經歷了現實，卻因不被現實困住，而突破至「在現實中求理想」的階段。

不論承認與否，我們的前程如何，我們所選擇的方向是一個重要因素（雖然並非是唯一的因素）；所以，趁着在求學的

階段，我們都應該尋訪值得一生奔走的路。我們的尋訪與抉擇有多少成熟，就決定我們的生命有多少價值。「為小我」的人，其生命的價值在於小我的意義（仍然有限），假若天地間有無限的大我，那麼為這無限的大我努力就無憾了。然而道路與方向的沉思，只可自己去作，別人或能勸勉，卻不可替代。



## 22 基督徒在校園中的 均衡生活

### 基督徒在校園中的使命

基督徒一生的基本責任，乃是作主基督耶穌的見證（路二十四：45、48）。這作見證的舉動，不論是口傳、身傳，都是為要彰顯基督。因此，基督徒無論在甚麼地方、甚麼環境，都有宣道的責任。

知識界往往是傳福音的未得之地，一般信徒較不容易直接接觸在學術圈子中的人，而傳福音的機會也就較少。加上知識份子都有一定的自信，對福音不易嚴肅地面對，以致在知識界中得人就更不容易了。然而，在這樣的景況中，神卻關了一道門，祂要基督徒學生在校園中肩負宣道的使命。

### 對使命的虧欠

不少青年人在學生時代中蒙恩信了主；順理成章，他們就成為神在校園中的宣道者。按理這股宣道的力量，應該在校園中產生巨大的見證果效，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

檢討基督徒學生力量的軟弱，實在有很多原因，可能是心志未夠剛強，可能是品格有待磨練，可能是真理的領悟不足，也可能是事奉的經歷欠缺。其實以上的幾項需要，都是信徒一生的操練，沒有畢業的一天；而他們都不是這篇文章要分享的焦點。

環顧今日基督徒在學生時代中的失敗，有很多時候，是因



為缺乏了一份均衡生活的實踐。

## 均衡生活的需要

大學生活是一種藝術，在這人生階段中有很多要面對的抉擇與困難，都是在中學時代所沒有的。在這少年與成人的過渡期中，要學習生活的適應與責任的承擔。然而並非很多人真能美妙地掌握這寶貴的人生階段，甚至基督徒也不例外（但基督徒卻更加需要以一個均衡生活作為見證的架構）。

為何需要均衡生活？有很多聖經的原則可以作為答案，在此可以嘗試略思兩個原因：

(1)均衡生活成全全人教育：所謂均衡，就是合乎中道而全面顧及的意思；而全人教育就是包括靈、德、智、體、羣、美的建造；均衡生活讓人可以顧及這各方面的操練，叫大學生活對自己的栽培成為整全的訓練，不致於單懂讀書，或單學了社交的技藝。

(2)均衡生活加強生活的效率：筆者聽見不少大學生埋怨時間不夠用，要做的事總好像做不完，做完了煩亂的事情後又有一無成就的感覺；有此同感的人就需要實踐均衡生活，使時間用得既有效率又有成就。

## 均衡生活的實踐

談到均衡生活，最少有六方面是大學生需要特別注意的：

(1)工作與休息的均衡：工作表達生命的價值與機會，工作的事奉的操練，也是事奉的本身；而大學生的工作就是學業的責任。工作是人生不可忽略的一環，然而卻不應該有過猶不及的偏差。不少大學生因為太看重學業，而養成了生活顛倒的壞習慣，甚至透支體力，常常捱更抵夜地讀書，到頭來學業不

成，身子也壞了。工作與休息的均衡，在乎先後次序的原則（Priority），筆者建議學生在學期之初就需要在神面前省思，決定如何把時間分配在生活的各方面中（如事奉、學業、社交、進修、娛樂等），經過深思就實踐所決定的，例如決定把五天的時間用在讀書中，就好好專心在這五天裏努力，成果不必計較，不可圖想有好一點的成績，而盜用其餘兩天不是為讀書而設的日子，總要謹記神說：「看重我的，我必看重他。」（撒二：30）休息的含意包括娛樂，娛樂的種類很多，各人可以不同，只要在休息中，能重整身心靈的美善和力量，都是好的娛樂；在工作與休息的均衡中，筆者發出一個挑戰，盼望基督徒學生都能在十二時前上牀睡覺，早睡早起不單有見證的能力，更給予身心莫大的益處。

(2)事奉與進修的均衡：攔阻事奉與進修均衡的事奉觀，往往是因為人以為事工參予越多越好，結果是事奉者缺乏信仰的進修與充實，有乾枯之感。事奉乃是生命的表現、恩賜的運用、職事的領受，實在不是隨心所好就作的。願我們有事奉與進修的均衡，一方面不斷進修充實自己，一方面在神交付自己的事工中盡心努力。

(3)深交與社交的均衡：有人缺乏深交的經驗，有「相識滿天下，知己無一人」的感受；另外一些卻只有深交的一、二朋友，沒有社交生活廣闊的圈子；兩者都不完美，基督徒需要有主內知交，但也需要在校園中擴闊自己的境界。然而無論是深交或社交，都需要知道這是忍耐與時間的成果。若要改進與人相交的藝術，都需要藉着方法和經驗雙方面的改進和加增。

(4)教會與家庭的均衡：人生活在地上，要盡多方面的責任，基督徒更應該有誠信盡責的美德。基督徒對教會與家庭的責任孰輕孰重，歷來都成為爭辯，筆者在這裏也不願下一斷

言；最保守和穩重的建議，乃是要均衡對教會與家庭的責任，我們既不應說家中事情繁多，就不盡對大家庭——教會參予和事奉的責任，另一方面，基督徒也不能以服事教會為藉口逃避對家人關顧的責任，尤其是全家移民的信徒，應極看重與家人的相交。至於父母在故鄉，一身獨處在外留學的基督徒，更應常常寫信作為盡家庭責任的方法，而事實上，寫信也是唯一可以作為遊子慰藉在家倚門雙親的途徑了，何不多寫幾筆給父母，一紙寄溫情呢？

(5)動與靜的均衡：很少人真正既能處動又能處靜。青年人處動不難，不曉得處動而憂鬱成病的人始終少見；然而在二十世紀忙的時代裏，懂得處靜的青年人卻不多；有些人甚至一刻沒有聲浪的默想都是不可忍受的。其實安靜的操練，對自己很有幫助，在寧靜中可以檢討過去、明白現今、計劃將來。對基督徒而言，更可以與主一同分享寧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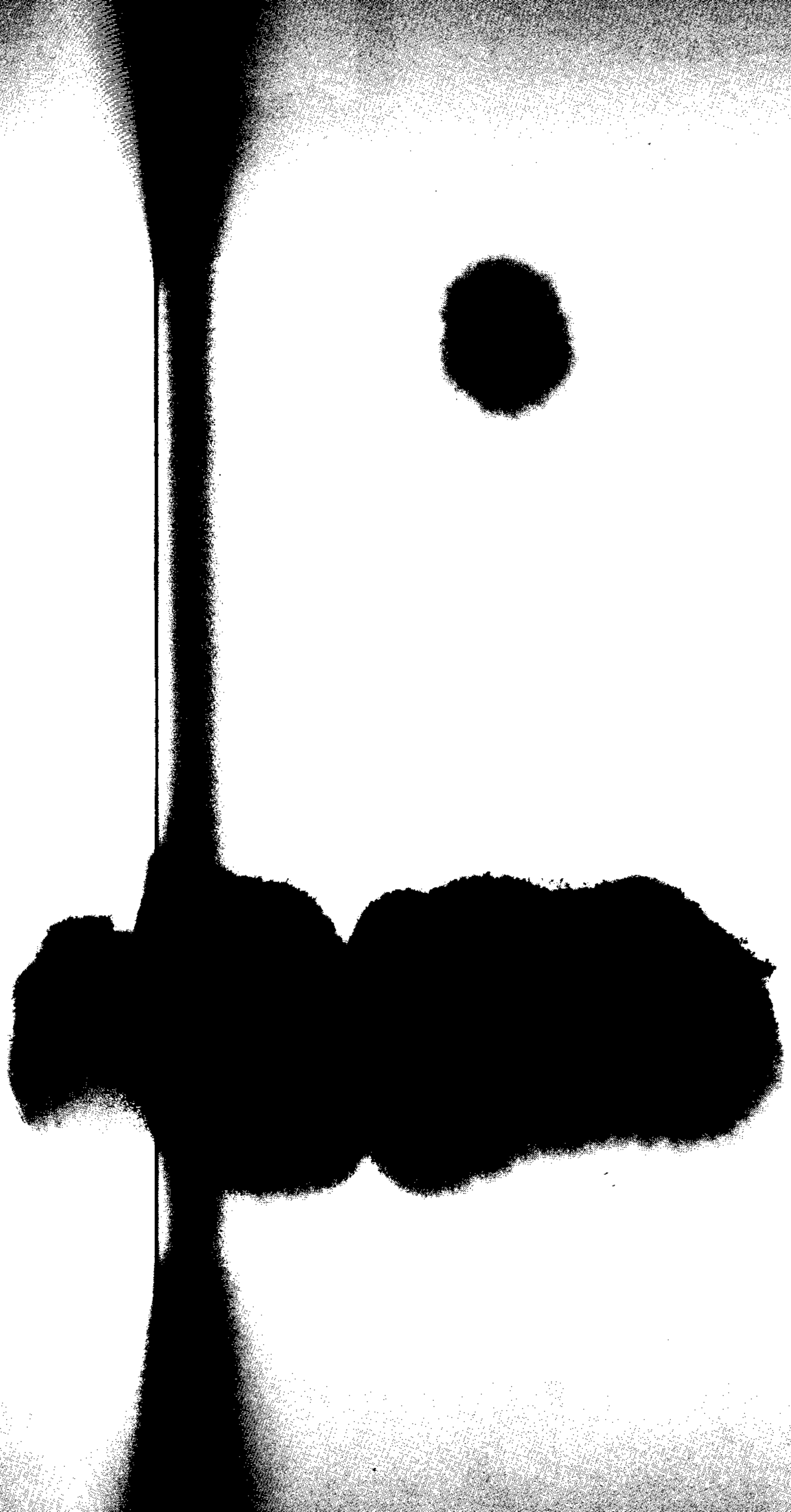
(6)為大事與處小事的均衡：基督徒應該有羨慕善工，為神作事的心志。而事實上若自潔，就合乎主用；作大事的心若真為神就不是野心，也不是驕傲。在學生時代的操練也應該包括磨練為大事的心願：珍惜今天，擴闊自己的眼界，充實自己的內涵，「求主把普世放在心中」，這樣的時代感必要叫學生生活更加積極和光芒。若有機會，要勇於嘗試行大事，靠主作大事會操練勇敢、剛毅的德性；但也不要忽略甘心盡意處小事（甚至如煮飯，掃地等），因為處小事也會操練忍耐、謙卑、溫柔等美德。

## 個人的抉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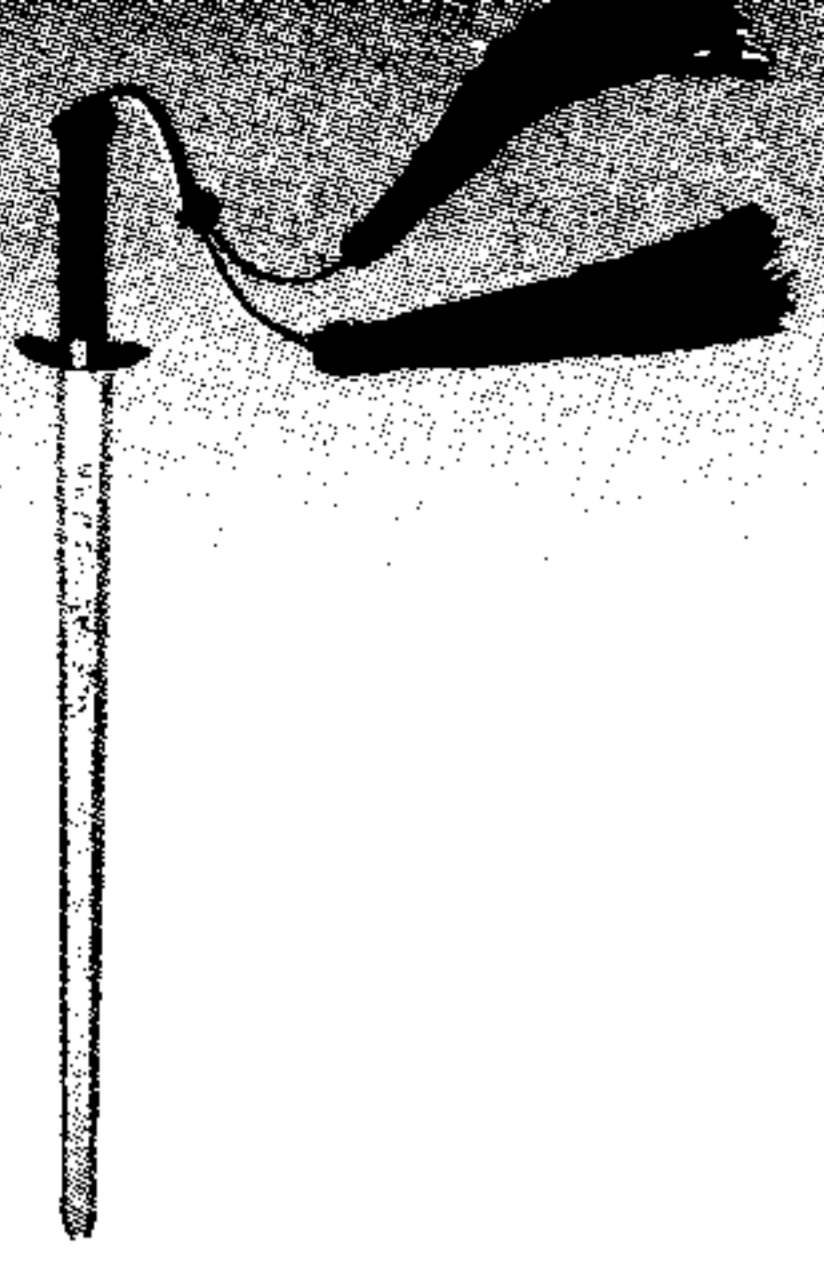
均衡的生活是可行的生活模式，也是快樂而充實的生活模式；要得着它，可以說是難，也可以說是易；假若願意放下懶

散、無條理、無目標的舊生活模式，實踐均衡生活就非常容易；相反的，不願看重神交付自己的使命而不甘付上紀律的代價，均衡生活的理想就遙不可及了。因此，這篇文章，不但願意提出幾方面均衡生活的內容，更先把基督徒的使命顯列出來，只要基督徒堅定了使命感在心中，這使命感就要保守自己不放肆，為生活的項目編列先後次序，又催迫自己放棄沒有意義的行動，如此，均衡生活就實踐出來了。

# 願祢的國降臨



第六部分



## 23 《突破》成就了一代基督徒的事奉文化

在九月和十月間，經驗了幾次到國內學術交流的行程，往上海、重慶、成都、北京，訪問了一些大學。踏足故園路，感情上的觸動相當深刻（在此之前，我只到過深圳）。

在上海，代了一課「國際企業會計」；在最自然的氣氛裏，跟國內大學生面對面交往，晚上學生們聯羣結隊，到我住處閒聊。談笑間，說了中港兩地的不同生活、潮流，對將來的盼望；他們的聰敏、純良使我心醉。那幾天我對自己說，無論國內的情況是個甚麼樣子，能夠為這羣很年青的中國人做一點事，總是值得。

在四川，我跟國內的夥伴一同坐公共汽車、一同在大街小巷的食肆裏吃飯；到峨眉山，一同住在最簡陋的旅館中；目覩中國老百姓的素常生活，讓我跟中國的地理、人情，驟然間好像拉近了不少距離。這樣地在國內的衣食住行中鑽了幾天，亦頓然消散了對中國誠惶誠恐的印象。

在故園路上牽動了對中國人精神面貌的感情，步出啟德機場後，卻再躋身於香港的文化世界中。在強烈的對比下，我懷念上海年青學子的純良、四川內陸農民的厚率健朗。

或許我已經將中國的現實過份浪漫化了，無疑中華前路還有不少難關，還有無盡的擔子需要中國人自己來承擔。由中國想到香港：香港的文化也得有人承擔；香港青少年人的心靈世界，也得有人為之儆醒代禱。

突破運動的出現，本來就是一些人深深地記掛着香港青少年的生命、生活作為起點。由七十年代初期的祈禱開始，到今天已經差不多二十年的信仰行動，都是為了靠着神的恩典，服侍香港青少年的全人。而突破運動的存在，便是基督徒用行動說明了甚麼是有情有理的關懷、服侍。

參予了突破運動的人，或多或少都感染過這份「情理的服務精神」。這份突破精神通過參予者的自然流播，也意想不到地在二十年間，在華人教會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從世界各地都有不少突破運動的支持者這事實中，便能夠稍為看見）。應該可以說：突破運動收穫了一代基督徒的事奉文化。

我跟「突破」的關連，由雜誌讀者、影音製作觀眾，到作為雜誌義工編輯，以至今天成為行政諮詢委員，仍然深深地被「突破」倚靠神有情地事奉的文化吸引着。但時代是急變的，突破運動需要以深遠的眼光服侍未來的香港、中國。惟願「突破」成就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文化，服侍一代又一代的人；也願不斷地出現參予者、支持者，好承傳這「突破」使命。

## 24 致澳洲的弟兄姊妹

「算來好景只如斯，惟許有情知。尋常風月，等閒談笑，稱意即相宜。」

七月中旬拜訪你們十天，豐豐富富地享受了被接待的主內情誼，我承諾過回香港後，要給你們寫一封信，現在就向你們致意。

在悉尼、墨爾本探望過一些教會、一些基督教機構、一些弟兄姊妹的家，雖然只是新相識，卻很有一見如故的感覺（這反映了你們的慷慨，並對香港、中國的關心）。

事實上香港和中國皆有自己深層的困局（是一些比傳媒經常報道的經濟、政治難題更深層的危機，我在十七日晚上的公開聚會中，提及中國教育的困境和香港青少年人工作態度轉弱的例子），確然，在每一塊土地上的人民，還只可能與這塊土地的或風雨或艷陽一同尋找充實的生活。正如你們在澳洲有自己獨特的生活世界。

在澳洲，深層的難題是民族性裏對管理的鬆散態度，加上長期太平盛世，本土人傾向好逸惡勞。如今經濟蕭條終於來到，生活挺不容易。我也不想重述一些在悉尼、墨爾本聽過的故事，總之，我們都明白，事業的挫折帶來很多內心鬱結，亦是不少家庭糾紛的導因。

澳洲的華人世界，發展程度介乎於歐洲和北美，既不像歐陸華人處於拓荒階段，也未及北美華裔社會的政經成就。假以

時日，澳洲華僑在普世華人中應有它重要的位置（像在悉尼的卡拉瑪打印支華僑社區，在短短十年間，由零開始，到今天的繁盛，慕名到訪的遊客總會驚訝；社區的中央被命名為自由廣場，牌樓的對聯也沒有忘記刻下「怒海餘生」四個字，這一切都說明了這個社區的奮鬥史）。

可惜的是，華人多有不團結的陋習，尤有甚者，是自相剝削。在澳洲，有大批大陸留學生獲發居留權，常常聽見的，卻是他們被同胞欺凌的案例。

在比較狹窄的生活空間裏，澳洲華人教會的信仰反思和牧養內容難免比較內向（從這個角度看，每年一度的基督教學人講座，是很有遠見的事工）。其實澳洲華人教會面對的問題，諸如牧者和長執的關係、華人教會和西人教會的關係、土生華人信徒的牧養方式等等，亦是各處海外華人教會共同的經歷，或許北美洲華人教會求索對策的經驗可以作為借鏡。

說到底，生活的好景，不一定需要五光十色，澳洲的平淡，「尋常風月、等閒談笑」，在有情（神的情、人的情）的生活細節中，一樣能夠培育豐富的心靈。還記得十七日晚上我們一起從但以理書看基督徒的在世而不屬世嗎？無論是那種環境，我們仍然相信「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願彼此珍重。

# 25 北美華人 福音事工旁察

筆者有機會於八三年五月和六月兩個月間，到北美洲一些城市探望一些華人教會和福音機構，見到不少忠心的戰士，努力於天國的事業，自己十分受感動，亦擴闊了眼界，因此希望藉這文章，簡介一下在旅遊中所觀察到的福音事工，作為分享和激勵。

## (一) 華人教會

教會的基本使命當然就是「使萬民作主的門徒」，經多年來的努力，北美洲六百多間華人教會大都能在此地發揮功用；至於特別興旺的教會，其特點有以下幾種：

(1) 着重祈禱：有一所巨型教會，每一個月的禁食祈禱會都有超過一百信徒參加。

(2) 教會總動員：大部分信徒都參予教會事奉。

(3) 教會家庭化：信徒開放家庭，接待其他信徒。

(4) 牧養小組：以小組形式切實牧養信徒靈命。

(5) 愛心的見證：有一所發展極迅速的教會，在其牧師室有一幅掛圖，名為「愛心許願表」；若有人願帶領一人歸主或扶立一人，牧師就把雙方的名字都寫在掛圖上，恆常為他們禱告，也把進展用符號記在表上。

(6) 增長策略：有一所以建立分堂著稱的教會，在未來的一兩年內，希望成立一個屬於教會的差傳中心，專責植堂事工。

(7) 傳道教導並重：有一所教會，往年約有二百五十人信主，其主日學部非常完善，每一位主日學教員都要受一年至兩年嚴格的訓練，現今全教會大約有一百五十名這樣的主日學教師。

雖然華人教會有美好的前途，但同時，亦有一些特別的需要：

(1) 更多屬靈的領袖。

(2) 有一位巨型教會的牧者這樣說：「現今華人教會需要的不但是植堂，更重要的是已有的教會靈性的復興、有力的佈道。」

(3) 教會間携手合作，彼此照顧。

普遍而言，有三個工場，是華人教會特別忽略的：

(1) 基層福音工作：特別是對老年人和餐館工人的需要。

(2) 東南亞僑民的工作：單是在美國的越南華僑，已經有六萬四千人左右。

(3) 土生華人工作：在美國的華人當中，有一半是土生華人。

## (二) 神學教育

北美洲的華人神學教育仍然處於起步階段，北美華人神學教育的特點是強調生命造就，而知識處於次要地位。關於神學教育，值得一提的是有一羣關心栽培工人的弟兄姊妹所組織的一個獎學金委員會，其目的是給予神學生經濟上的支持。

## (三) 多元化福音機構

在北美洲有幾個大型的福音機構，歷年來服務信徒，作了美好的見證。因為這些機構較為龐大，影響力也較大。倘若使

命清楚，便能發揮極大的功用，然而倘若方向不清，便很容易重複其他小型機構的工作，以致浪費各方面的資源。無論怎樣，這些機構所特別需要的，乃是弟兄姊妹祈禱和金錢上的支持。

#### (四)文字工作

北美洲的華人文字機構，基本上有三種，就是出版社、書室、繙譯中心。它們彼此配搭，確實給予華人教會文字造就方面的供應，而其中出版社似乎在經濟上最為艱苦。

筆者在一次夏令會裏，有機會跟幾位文字工作者談談，筆者問及一個問題：「現今的刊物是太多還是不夠呢？」無疑文字工作未曾發展到能滿足每一種人的需要，可說是刊物不夠，但可惜的是有些大城市則有刊物太多的現象，甚至有同類型刊物的出現，以致浪費了文字工作的資源。另一方面，真正需要文字工作的地方，卻得不到刊物的供應。看來，文字工作一個短期的目標，乃是把刊物分發到合宜的地方，特別是把刊物供應到一些沒有華人教會的小市鎮去。

#### (五)大眾傳播事工

近年來北美洲興起了以大眾傳播媒介傳福音的異象。參予的人都是帶職事奉的信徒。他們付上時間、金錢、心力等等代價，藉收音機、電視、錄音帶及幻燈等各種媒介把福音帶給不會接觸教會的一羣人。相信他們在主裏的勞苦不會徒然。然而，這種大眾傳播的事工有一個爭論，乃是立場的問題。有人固執地堅持廣播的內容必須是「講」福音；亦有人持相反意見，強調為了吸引非信徒，只能廣播他們喜歡的節目，作福音預工的工作。大眾傳播的方法極需要同工們深思。

#### (六)音樂事奉

音樂本身有感人的力量，因此一些基督徒便領受到以詩歌作福音媒介的異象。在各地都有一些合唱團，以音樂佈道會和錄音帶事奉神。雖然參予這種事奉的人需要很長時間的投資，然而倘若清楚自己是從神領受異象的話，便可以坦然繼續，因為神能賜下各種恩賜和使用各種方法來成全祂的旨意。

#### (七)社會關懷

基督在地上釋放人身、心、靈的困苦，因此基督的身體在地上也當有同樣的使命。有不少華人教會，除了積極傳福音外，也用各種方法關懷社會。有些教會以金錢支持社會服務機構；有些則與政府合作，辦醫院、老人院等。

#### (八)其他帶獨特使命的機構

除了上述各類事工外，在北美洲也有一些小型的福音機構，領受不同的異象，默默地在耕耘，有些工作較大，有些工作較小，都有不同的使命，好像有專向兒童傳福音的機構，有專安排工場給有心志短期事奉的弟兄姊妹的機構等，這些同工們都在不同崗位裏守望。

#### (九)服侍華人的西國福音機構

有時候華人信徒真要慚愧，因為關心十萬萬靈魂的西國弟兄姊妹可能要比我們多。在北美洲也有一些西國福音機構專為服侍華人而設的，它們提供宣教士訓練，作有系統的華人福音事工研究，供應華人事工代禱資料，差派宣教士等。

派化的問題是「走獨立自主、自傳、自立路線，或是接受來自宗派教會各方面的資助，以促成教會增長的路線之爭」<sup>7</sup>。獨立路線或宗派路線？向問天先生又從宗派改革的觀點提出了睿見：宗教改革代表了主流教會拘泥形式而由獨立教會起來突破了困局。

假若，宗派一方面代表了寶貴的屬靈遺產，卻一方面代表了由傳統帶來不必要的封閉；一方面代表了從經驗結晶出來的辦事體系以促進教會的和諧與秩序，但另一方面又代表了缺乏向外進取而失去時代的適切性；那麼，宗派的歷史貢獻就未必成爲使用它在二十世紀華人教會的足夠理由。

## 問題的癥結

### (一) 宗派路向的三重層次

「走宗派的路」其實是比較含糊的說法。因爲「宗派的路」可以是宗派主義的路、宗派傳統的路、宗派內涵的路。假若「宗派的路」意義不明確，討論「宗派路向」這問題就比較混亂。

宗派主義的意思就是門戶主義，幾位作者都呼籲華人教會不要再走這樣「唯我獨尊」的宗派主義路向。

走宗派傳統的路就是接受傳統宗派的一切特點。這不單只是接納宗派的長處和內涵，也接納傳統宗派的一切形式和外貌；這也不單止承接一個宗派的信仰重點，也採用這宗派歷來的禮堂佈置、宗教術語。

走宗派內涵的宗派路向，就是選擇宗派內容的精粹而應用在建立今日教會中。

正如唐牧師、查先生、林牧師所指出，宗派對教會建立的貢獻是難以否定的。問題的癥結是：對教會建立有貢獻的宗派精粹是否可以獨立地被抽出？故今日華人教會真正的選擇乃

是：把宗派傳統的全套不折不扣地應用在今日華人教會之中是否必要？還是應採拾宗派的精粹注入現今的教會結構裏？而當後者被活用時，還需要「宗派路向」這個稱呼嗎？

### (二) 宗派的精粹是甚麼？

按照唐牧師的文章，宗派的內容包括名稱、禮儀、體制、信仰傳統、超教會的彼此建立。

然而，宗派的一切內容並不都是精粹，鑑定那些宗派傳統的內涵才是精粹，這得從這些內涵對教會建立的功用着眼。

例如唐牧師說：「宗派有名稱，可以名正言順。」<sup>8</sup>那麼獨立教會的名稱是否亦名正言順？宗派名稱是否對建立今日華人教會有很重要的幫助？而且一個一脈相傳的宗派名稱從正面看可以是一個繼往開來的見證，但從反面看也是宗派林立中一支鮮明旗幟，代表了教會分崩離析的一個反見證。又例如禮儀，無疑禮儀代表屬靈的實際，但宗派化的禮儀是否比獨立教會的禮儀更好？

宗派是定型了的傳統。假若宗派的優點就是明確的體制組織，那麼宗派的精粹能否概括地說就是行政管理的重視？如果宗派的貢獻真是行政管理帶來的秩序，那麼今日華人教會當提倡的是宗派的路向？或簡而言之是組織管理的再思？

宗派的優點包含明確的體制，固定的體制減少爭執的機會，但傳統的組織在適切性上總有問題。如果提倡宗派的路向，華人教會持守的可能是一套組織；但假若提倡的是教會管理的智慧，既可以涵蓋「明確組織」的優點，又不失適切性的彈力。

管理學的問題不一定是簡單的，教會管理制度的理想答案筆者並沒有，相信適用於各教會的答案是難有定論的。一時一



地，對一個教會建立一個適合的組織體系，比較可能。因此，提倡宗派組織作為教會管理的統一答案，從管理學的角度看是冒險的。

## 結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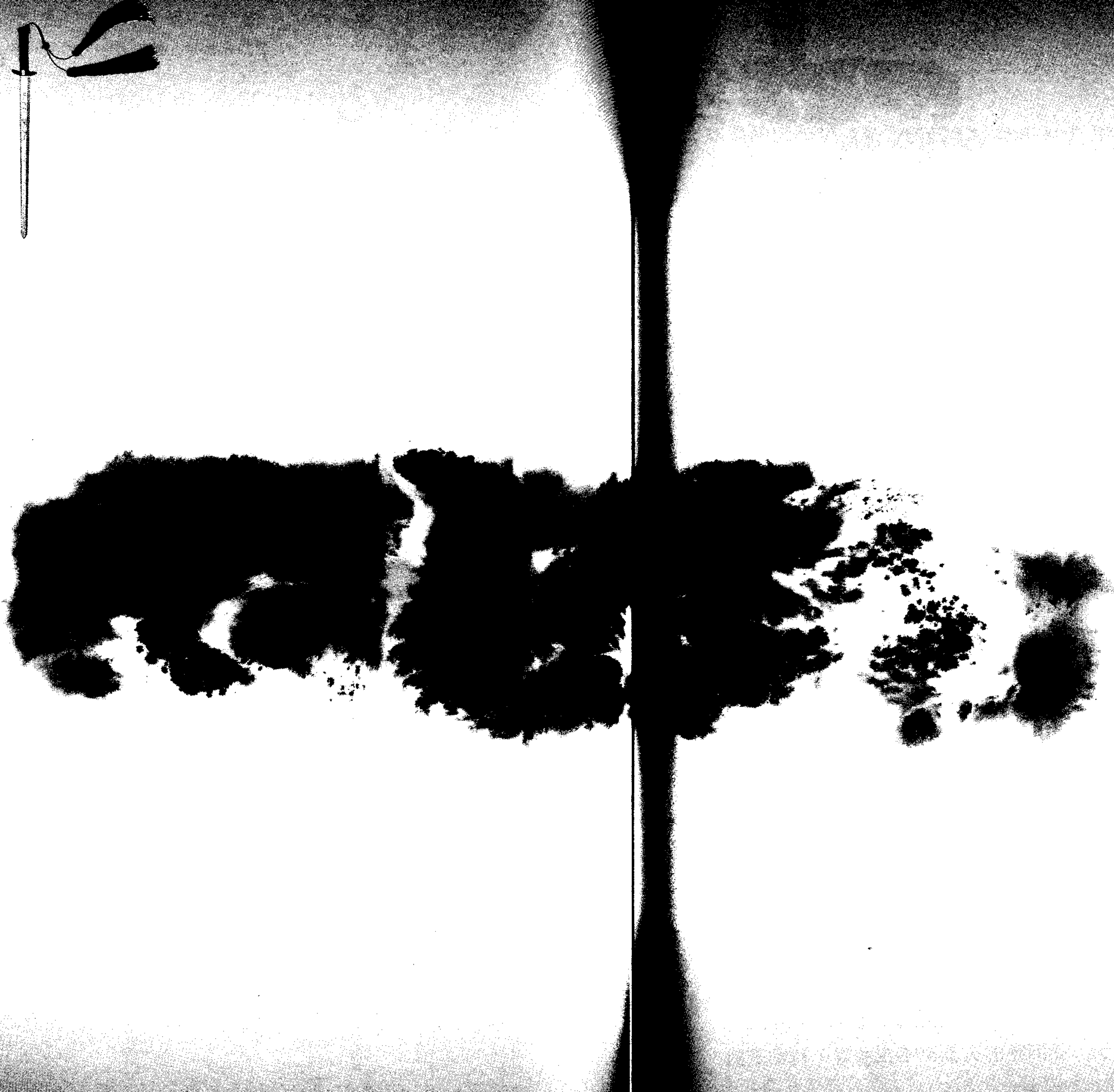
筆者並不意圖指出華人教會應該或不應該走宗派的路，事實上筆者所參加的教會是宗派的教會。面對「宗派路向」這影響深遠的論題，筆者只是嘗試從實踐的角度出發，提出一點供參考的意見，發出幾個有待眾教會一同探討的重點問題。

教會制度的問題應該是一個管理學的問題，從行政管理的路線尋求這問題的答案是恰當的，但這研究還需要極多理論基礎的建立和實踐經驗的佐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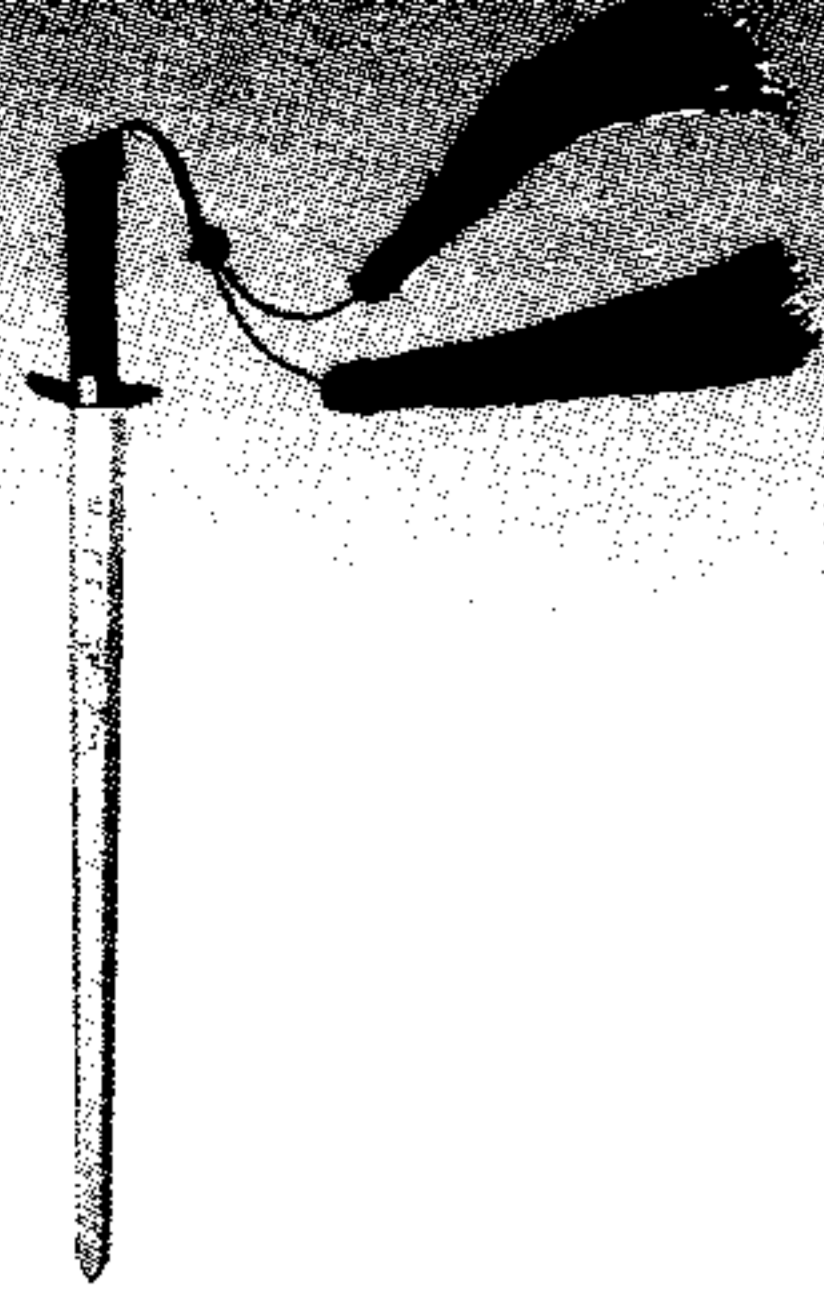
## 註釋

- 1 查時傑，對「教會增長路向——宗派的再思」一文的回應，《使者》八六年五月，頁三十八。
- 2 唐佑之，「教會增長路向——宗派的再思」，《使者》八六年三月，頁四十二。
- 3 林慈信，「聖經與教會制度」，《使者》八六年五月，頁三十六。
- 4 查時傑，頁三十八。
- 5 唐佑之，「宗派的再思（續篇）」，《使者》八六年五月，頁四十四。
- 6 同上，頁四十一。
- 7 查時傑，頁三十九。
- 8 唐佑之，「教會增長路向——宗派的再思」，《使者》八六年三月，頁四十三。

青



第七部分



## 27 返璞歸真的聆聽

越來越感到在人際關係的培育和交往中，平凡真樸的「聆聽」其實是一件無價寶。

九年前的八月，為求學我離開父母，遠走楓葉國，六年後始回歸自己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回顧反省，跟父母親隔別了六年還能夠漸漸地把感情再次建立起來，居功至偉的相處之道仍然是「聆聽」。

傾聽父母親潛藏心底的牽掛、或者只是家常閒話的叮嚀，其實都是最簡樸的愛的溝通，而盡孝的果效卻非常直接深刻。真誠的「聽」、以及從內心形之於外溫柔的注視——這無需刻意仿學，像小孩子童真的赤誠，凡願意作的都會懂——然而它豐厚的情，卻傳遞着很多積極的訊號，表達着人與人交往裏心靈深處所期許的尊重、欣賞、肯定、接納。這些獨能真實地滋養着人性的摯愛，在筆者的體驗裏，亦往往可以消去家人在日間感染到的香港急躁氣息，換來「家之所以為家」的和睦、歡笑。

聆聽，是聽「別人」的說話、心聲，既然心意是「別人」的，就總會有同意或不同意、共鳴或不共鳴、投契或不投契的情況。同意的時候，固然適宜以明言表達欣賞；但聆聽可貴之處更在於「不合己意」的時候，還繼續堅持專注、尊重、容得下「對方」的不同，等待「對方」暢所欲言之後而期待自己回應時，才祥和誠懇地表示異議。而回應的質素也不在多言，特別是對

年長的父母親，無論是認同或勸善，扼要的說話甚至更有作用。

促進人際關係，確實有各種精巧的藝術，然而在一般平凡的日子裏，踏實的「聆聽」相信仍然是一切人與人相知相惜的根本基礎。

## 28 像小孩子

我最欣賞少年人的赤子之心。

法國華僑基督教宣道會的少年人給我心中留下的印象，主要是幾個情景。

第一次接觸，是旁聽他們的週會，那時候我不認識他們，只感覺這些在法國生活的中國少年人中文程度很好，領悟力也佳。

第二次接觸，是跟他們去參觀一個聖經展覽，後來卻意外地變成了巴黎半日遊。那次相處，我故意要多認識他們一點；就感受到他們心靈的自由、輕省、誠摯，我也十分快樂。

之後的印象，就是一連串在他們的聚會中講解歌羅西書，他們的出席很穩定，聆聽也用心。使我至今還記得的，是建平在聚會中真誠地表達他自己的感受；這是團契的意義：坦誠相待、互相醫治、安慰、扶持、激勵。

最後一個在我心中留下的情景，是結束我短期宣教的送別會。我自覺在他們當中並沒有真正付出很多，但少年人的可愛就在此，小小的感受進入心中，也會慶高采烈地回應，也因此有了那次送別會。少年人的心是溫暖的，並不麻木；少年人的心是敞開的，並不邪惡；少年人的心是喜樂的，因為並不麻木，並不封閉，並不邪惡，並不虛偽，並不詭詐。「在神國的，正是這樣的人。」（路十八：16）所以少年工作是永不可放棄的事工和異象。

**「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  
（太十八：3）

少年人始終會走進成年人的世界，這可以是悲劇，也可以是喜劇。「變成小孩子的樣式」不是幼稚和不負責任，而是像小孩子的真純良善，就如信任、誠實、關心、樂觀、重友情、歡笑、敏感、謙卑、原諒等德行；其中有兩點特別值得深思：感通同情與克己復禮。

**「有誰軟弱，我不軟弱呢？有誰跌倒，我不焦急呢？」**  
（林後十一：29）

感通同情是愛心和關懷的基本；就是說與每一個人接觸，都看對方為一個與自己一樣有感情的人，並不是一件物件；當人嘗試投入別人感受中時，心靈就有交流，並不對立。一個可以感通同情的人是一個可以保持真純良善的人。

**「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林前九：22）

克己復禮是誠敬和謙虛的基本；就是說克制內心的狂傲和惡慾，心靈超越平凡歸向永恆，卻又回到平凡尊重每一個人，遷就每一個人，藉此使平凡的人也能夠超越平凡。所以主說：「我不求祢叫他們離開世界，……祢怎樣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上。」（約十七：15，18）

**「我身子雖與你們相離，心卻與你們同在。」**（西二：5）

在宣道會的少年人當中幾個月，他們確實在我心中留下了痕跡，深切地願主多多賜福他們的成長！

## 29 始終也是朋友

別離時候，是回憶的機會（忽然之間想起徐克導演的《上海之夜》，它的主題也是別離）。

在中大五年教研生活，很暢快、滿意，離別的時候，最珍貴的，還是帶走不少友情。

在同事當中，不乏很有性格的朋友，其中一些仍然留任中大，也有一些比我先轉職。還記得八六年八月初剛上任，給我很多鼓勵，幫助我適應嶄新工作環境，為我聯絡書院宿舍申請手續的，是當時兼任會財系崇基學院聯絡人的何焯基博士，到今天，我仍然欣賞當年這位朋友真誠流露的善意。

另一位同事，讓我對五年中大日子，印象深刻，是已經離職幾年的張建江先生，我跟他同一時間加入中大，他使我深深佩服，是對學生的傾心關懷；不止一次，他捱着慣性胃痛，為批改功課和試卷，只願學生早一天取回，便工作至深夜；當我晚上回李達三樓時，偶然會遇見他在辦公室內帶着不堪的倦容，原因只為了對教學的忠誠。每一位教師都有自己的教學風格，然而張先生對學生的熱誠，確實在不少同學心中留下感動的痕跡。

想及超時工作的例子，就自然記起戴兆廷博士和黃錫楠博士兩位前任會計系主任，晚上、星期六下午、公眾假期、星期日，當我回辦公室工作，全層寫字樓聲靜人寥的時候，卻常會碰見他們亦在自己的辦公室內，為學系的事務或教研的要求埋

頭苦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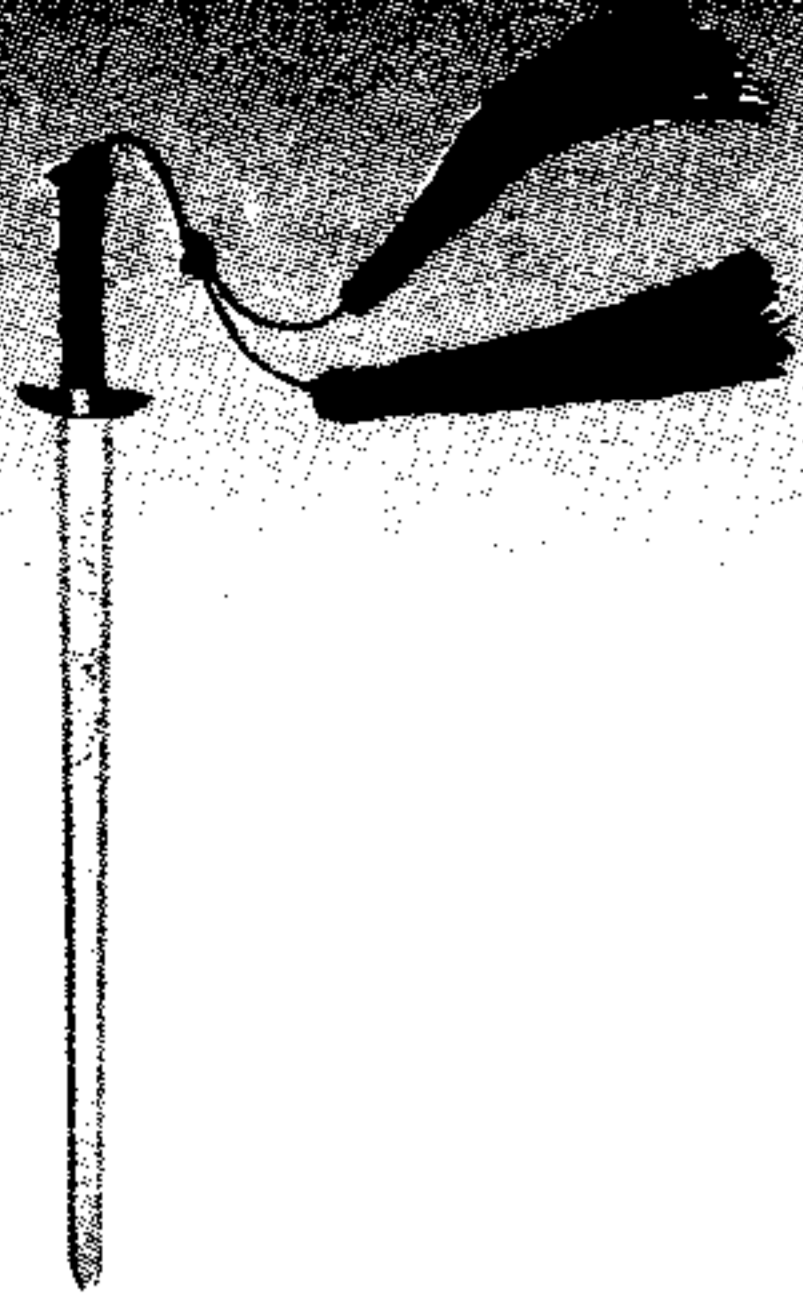
在同事當中，有些溫柔敦厚，有些豁達爽直，有些寡言卻睿智，有些健談而眼界寬闊，都使人心儀，始終也是朋友。

學生方面，我已經在會計系畢業同學特刊中，寫過自己的感想，我這樣說：

“To me, students are friends. In my five years of teaching service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 have met many very kind, joyful, peaceful, patient, faithful, intelligent... students like you. I learn from you as you learn from me. You inspire me to reflect upon my life experience as I may inspire you. You challenge my way of thinking as I may have also asked you tough questions in class or in examinations. Meeting you at the CUHK in my life left me a lot of memories: I still remember in one night that some students of a student club held their club meeting in my staff quarter until 4:00 a.m., and at 1:00a.m. they told me politely that I might go to bed if I felt tired and they would lock my door when they go!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graduation. Best wishes to your success of your future. As I myself will be leaving the CUHK in this August by joining the City Polytechnic, I hope you bring a lot of friendship and memories from the CUHK as I do.” 始終也是朋友。

在世而不屬世

第八部分



# 30 寫在年代的邊緣上

## ——莫迷失

八九年的十二月，確實是反顧的好時候，一羣人又一羣人的討論，談得興高采烈，成了報章、雜誌、電視台的回顧節目，羅列着豐富的政經資料，擺放了變與不變的城市逸事；只是對着都市人的心靈世界，十年跳動的痕跡，卻沒有多少認同，可以從政經描述中得來；「回顧節目」對香港人的內心感受大體上並沒有提供甚麼共鳴、信息或說話。這是另一層迷失，是集體迷失，是傳播人的迷失。

曾經跟朋友們談過怎樣為香港人的內心世界、為香港八十年代的文化氣候定位、辨認重點，有不同意見；可喜的，算是多元的觀察，然而不曉得，那是否也是一種紛紜的迷失？

說八十年代的香港文化是「迷失」，或者真的過於悲觀與簡化，但香港人的真實感受就是常常這樣。

香港人在時局大事底下無所適從，只好自求多福，已經是不用說的事實了。更基本的還是：無所適從的迷亂感，都佔據了香港人大大小小生活形態中的內心世界。

所謂「迷失」，是形容一種狀況：人在處境中，不知道自己怎樣進入了當前的境地，不曉得如何選擇下一步，又無法想像自己將會到那裏去；是一種歧路徬徨的情緒。事實上香港人若習慣了「迷失」，便厭棄「自覺」，也不願意尋問過去與將來。

環顧香港人的生活形式，俯拾即是例子，是人選取將精神放在最沒有要求、最近身方便、不需要自覺的注意點上，

所以飲食、衣飾、半分厚度的皮膚、潮流新知等品味，便成了最方便採用的心靈寄託對象。而這種潮流取向是超越社會階層、穿透香港的文化力量。

當然，歸根究底，這種「近身方便」、「不求自覺」的生活方向有着各種背後的社會、歷史因素（例如全世界都市一樣要面對「現代化」、「都市化」帶來的文化後遺症：諸如經營潮流工業的商人、急促的生活壓力等等；或者只是香港八十年代獨有的政治危機），這些都是無意在這裏探討的龐大問題。

其實更使人擔憂的，是迷失的羣衆文化之上文化工作者的迷失。多少時候，有文化使命感的傳播人，掙扎在娛樂或教育的傳播責任裏，掙扎在認同潮流文化或轉化、提升潮流文化的張力中：一方面不能不考慮市場、聽衆的喜好、潮流表達方式等等因素，但另一方面又不甘願違背自己原初的文化信念。只是在這種張力底下，能夠維持平衡的傳播人是難能可貴：一成不變、孤芳自賞的傳播人難免會被市場淘汰；更多的文化人便在另一條路上，始於認同潮流的表達方式，終於「隨和」地投入潮流文化的內容。

回望八十年代的香港文化「迷散」趨勢，我只期望在描繪之外，有更多人將會嘗試為香港人的內心世界和生活形態反思「莫迷失」的可能。

## 31 富足、生命、安然

或貧窮、或富足都是人生中最現實不過的經驗，在這「非財不能」的世界裏，「如何與錢同行」實在是一個切身問題。

**「人喫飽了，厭惡蜂房的蜜；人飢餓了，一切苦物都覺甘甜。」（箴二十七：7）**

傳統中國人的思想，都有一種敬重「世外高人」的心態，故此在章回小說、民間故事，以至古裝電視劇裏，很多時候亦有意無意地強調「有高尙生命與道德人格的清雅之士」，都是「可以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的清貧隱者。而一些宗教所提倡的修養心性之道：強調禁樂苦行以熬煉靈性，亦與中國文化中「歌頌貧寒」、「以肉身貧窮達致心靈清高」的主張彼此支援、不謀而合。然而這「貧窮等同於高尙」的文化錯覺，在尋求豐盛生命的誠意裏既非必要的條件，在血肉人生中也不切實。

其實「貧寒」沒有甚麼值得歌頌，飢寒其實是非常悲慘的痛苦。雖然有時候作為當頭棒喝，貧乏以至於苦難確實可以使人醒悟行義，但輕言「以貧窮修養心性」的，更多時候可能只是在飽暖中的幻想；而正處於飢餓裏的人，就親身體嘗「一切苦物都覺甘甜」。

事實上在落後地區與發展中國家裏，很多人受着飢寒、疾病、露宿塵土的痛苦，而從先進國家本着同情、憐恤的援助，其中一方面明確的支援目標，就是物資的供應，並發展落後地

區物質生活的豐富；這種人與人之間真摯的關懷、在愛心中高尚的德性，正是直接地表達在攜手消除貧困的奮鬥中；如此，「貧窮」又怎能等同於「高尙」呢？

或者赤貧的落後地區離我們太遠了，但即使在我們生活習慣了的香港，「貧窮」也無需被歌頌、不必披上清高的外衣。事實上高尙與否的人同樣需要錢財養生：「按時喫喝，為要補力。」（傳十：17下）錢財使生活秩序暢順，並在各種用途中體嘗心願，這也是無可置疑的事實。相反，貧窮人常被無理地輕視：「貧窮人的智慧，被人藐視，他的話也無人聽從。」（傳九：16下）窮人縱有才華，發揮的機會也實在比較少。在社會關係中，經濟獨立亦是生活自主、心理獨立所需要的；相反，貧乏者被社會孤立，若因「生活」而被逼卑躬屈節，肉身的貧窮就帶來心靈的傷伐：「貧窮人說哀求的話，富足人用威嚇的話回答。」（箴十八：23）

無疑「貧窮」絕不等同於「高尙」，相反，「貧寒起盜心」，為求生，窮乏可以使人「把心一橫」，行不義，欺壓其他亦在困苦中的同伴：「不要貧窮，恐怕貧窮就偷竊。」（箴三十：9）

實在「歌頌貧窮」是不必的，「積極營生、作工喫飯、享受從操作而得的豐足」都是理直氣壯的事：「手懶的，要受貧窮；手勤的，卻要富足。」（箴十：4）在經營中積蓄、儲糧，預備未來的日子也是正常的：「智慧人家中積蓄寶物膏油，愚昧人隨得來隨吞下。」（箴二十一：20）

總而言之，「貧窮」不等如「清高」，「富足」也並不必然與「敬虔」、「有意義的生命」排斥。在有血有肉的人生當中，「喜樂營生」、「敬業樂業」本身就是非常有意義的生活；所以，滿有智慧、一生窮究生活意義的所羅門王，就用以下的說話總結他對人生富足的意見：「我知道世人，莫強如終身喜樂行善。」



並且人人喫喝，在他一切勞碌中享福，這也是神的恩賜。」（傳三：12-13）「神所賜的福，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慮。」（箴十：22）很明顯，所羅門王的結論是：行善、無憂的富足，是豐盛人生的其中一方面。

### 「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路十二：15下）

當然，「貧窮有助於建立德性」的主張亦並非毫無根據；「富足」以致「奢華」的害處無疑也十分真實。

眼中只有錢財的人被形容為「庸俗銅臭、愚昧無知」：當人的心被錢財佔據、心為物役、財迷心智、為財利自覺或不自覺暴行不義、不顧他人死活的時候，人的面孔就變得極端冷酷恐怖。

其實「醜陋香港人」的「銅臭」已經成為外國人恥笑的對象，而香港人卻仍然「井底蛙」地為自己機巧的賺錢本領洋洋自得。不少社會學的實證研究亦清楚指出，香港人的「搵錢文化」已經滲透在家庭關係、工作形式、社會秩序等各種表現上，而人與人的接觸就大多只有金錢關係。

在日常生活裏，香港人對錢的敏感程度亦使人震驚：一切事物都以金錢標準來衡量價值；香港人對物件最普遍的關心是「買了多少錢？」亦不單止一次，筆者在酒樓餐館中看見食客惶恐不安地計算食物「值多少錢」；當食物的價值比得上收費，他們就安心；當食物的價值遠低於收費，他們便表現得十分惱怒；當食物的價值比收費高出甚多時，他們就非常高興、興奮，因為那一頓餐十分「着數」！

很明顯，當香港人將一切事物都以經濟價值來量度得失的時候，就看不見經濟、金錢以外的其他價值。所以投機者讀報的時候，「視而見」、「聽而聞」的大概只有經濟新聞和財經報

導；在聽、看收音機、電視機的新聞報告時，也會立刻被吸引到金價、股價、外幣價格的升降消息中。久而久之，投機者的世界便變得非常狹窄，一切只有錢的標準；對其他意義和價值已經沒有能力保持興趣，對同一份報紙、同一段電視新聞中的世事人事都再沒有感覺。所以投機黃金、投機者可能會漸漸不經意地盼望世界大亂，因為在動亂中金價一般會上升。

眼中只有錢財的人看不見生命中各種寬廣的意義和價值，這其實是相當可憐的。因為錢財本來就只是一種用作滿足生命的交易媒介而已。然而當人拜金、忘記了錢財只是媒介的時候，生命就變得非常荒謬：例如人賺錢以求物質享受，但在賺錢過程中失去的「享受」比賺到的「享受」更多（諸如一星期工作七天，每天工作十五小時，錢有了，並且揮霍了，但生命的享受卻少了）；例如賺錢是媒介，以求別人因自己的財富尊敬自己，但在賺錢過程中因為「人在江湖」卻出賣了更多的人格尊嚴；又例如拚命賺錢為買到一輛日夕夢求的跑車，在公路飛馳中盡情發揮人性中的創造本能，但在賺錢過程中，因為需要迎合制度和環境的要求卻壓抑了大量的創造性！

其實對拜金的荒謬，當局者是自覺的。所以在夜闌人靜的時候，「大亨」會懊悔、「鱷魚」會流淚、平凡人就感覺生活的枯燥煩悶。（這都是通俗戲劇對「只有錢」的香港文化作出反省：「得了甚麼？失了甚麼？可有認真算過？何必呢？何必呢？」）

然而為甚麼：人自覺在「只有錢」的狹窄人生中失去了很多其他的意義和價值，在夜闌人靜中感覺生活空虛、枯悶，又知道損失很多彌補不了的尊嚴、創造性、享受等等的時候，卻仍然追逐錢財所買到的一點點享受、尊嚴、跑車？看來這得失的分別也在於「失去的是自己感覺」、「得到的一點點卻展露在人前」；而人都要求別人「羨慕自己」，甚致不惜在生命中做「蝕本

生意」，還寧願在幻象裏炫耀一點點金錢買到的享受、尊嚴、跑車；而失去的「尊嚴、創造性、享受」，就藏在夜闌人靜的時候，才自己一人獨自懊悔。這其實也非常可憐。

另外，在香港，「曾經擁有」的心態在「使錢文化」中亦鼓勵了「搵錢文化」：在享樂主義的潮流裏，人根本沒有清醒的機會計算一下拚命賺錢和拚命用錢之後生命的得失。所以「年青的城市專業人士」（Yuppies）和少年人拚命賺錢和拚命用錢追求品味和時尚的時候，最高興的大概也是生產青少年消費品的商人了；而以「使錢」為中心的「享樂者」就只剩下生命的狹窄。

生命的寬廣或狹窄不是見仁見智的主觀問題而已，生命的得失也不是各人自己決定是否值得的相對選擇。所以「義不可賣」，相安、人情、尊嚴、敬虔、自主、施贈、誠敬、謙柔等等都是確定的，都是「人之所以為人」在人性中根入生命的價值。

「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心中只有錢財的人，失去太多人性中的意義、價值，生命便變得狹窄。

**「滿了一把，得享安靜，強如滿了兩把，勞碌捕風。」**  
**（傳四：6）**

香港人對錢財的狂戀，也在於「求安全感」的重要動機。

香港本來就是一個難民背景的社會，到香港來避禍的難民在香港定居下來後仍然是無根的客旅；對沒有太大歸屬感的過客來說，既然缺乏可以共同投入的社會價值，經濟價值、「賺錢」、累積財富就自然成為導引生活精力的具體目標。加上經歷過禍患的「難民」對「保障、安全感」有着特別強烈的渴求，「倚仗錢財」就更加成為香港人根深蒂固的思想。結果是：擁有一點點錢財的人就容易意氣風發，狂誇「財貨帶來的些微安全

感」；而自覺「無財」的人，就多渴望「一朝富貴」，根本無法建立在「金錢保障」以外的自信心。

然而很明顯，錢財是「無定」的。在動亂中，擁有錢財與否都同樣面對不測，錢財有時候反而帶來殺身之禍，筆者在印支難民的口中就聽過不少這樣的故事。事實上現今在東南亞多國華人的處境艱難，就正因為他們擁有太多財富而引來異族的忌恨、排擠（例如在印尼，佔人口百分之三的華人卻控制了百分之七十的財富）。

錢財「無定」，橫財就更加「無定」：「速得的產業，終久卻不為福。」（箴二十：21）很多中了彩票的人，在很短的時間內耗盡了獎金，既習慣了揮霍的生活，又失去了原來的的工作，下場就非常悲慘。同樣，「不義之財」，亦「理無久享」。

香港人「愛財若渴」是為求安全感。當前的處境，就更多香港人「賺錢為移民」，而移民就是「求安全感」。錢財確實可以帶來一些生活保障，但以為錢財是終極安穩的保障便十分偏見。姑勿論錢財能夠帶來怎樣程度的保障，「倚仗錢財」的不智最明顯「未見其利、先見其弊」的就是「終日勞碌、滿心焦慮」。

這其實亦十分可悲：求財本來是為求安全感，但在求財的過程中就先嘗盡各種憂慮、猜忌、恐懼。所以香港人的胃病、精神衰弱是如此普遍、嚴重。人在各種權謀中勞碌求富，食不知味，睡不安寢。

焦慮求財是為安全感，安全感是為消除對將來的恐懼；然而，對將來的恐懼有無盡的可能，「怕的對象」多的是，因此焦慮求財也永不知足、無盡無饜：「貪愛銀子的，不因得銀子知足；貪愛豐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這也是虛空。」（傳五：10）憂慮嚴重的，便變成悲涼的財奴；得了錢財的還會憂慮失去，至終是「無止境的焦慮」。

其實為錢財憂慮是無用、無益的：「那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太六：27、34）貪財而焦慮勞碌的只會使人「不似人」，喪掉生命的活力、喜樂、寬廣。

其實「或貧或富」都不是最重要、將來的日子「或順或逆」也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不要貧窮、不要富足、只求生命安然」。「安然」是生命中「現在」的安寧、活力、人性，是敬虔的無憂，是在信仰中對將來的把握、盼望。

敬虔的無憂、知足仍然是積極的人生，「知足、無憂」同樣可以推動經濟的發展；這本來就是社會學宗師韋伯一項重要的研究經典：資本主義經濟的建立是以「敬虔」推動的。事實上認為「貪婪是經濟發展的動因」只是在功利思想底下的文化錯覺；筆者現在正身處歐陸，在經濟一樣發達的歐洲中，不少歐洲人就會回應：「貪婪是經濟發展的動因」簡直是難以置信的笑話。

或貧窮、或富足都是人生中最現實不過的經驗，「不要貧窮、不要富足、只求生命安然」亦是對應煙火人間的信息。

## 32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 ——炒風背後的大小氣候

投機風尚表達着諸般行為現象，本身就是一個獨特的價值、文化世界。投機活動的根源當然是求財、「搵到錢」的動機，但它的特性卻又不只限於對「富足、貧窮、金錢」的態度取向。在要求「搵到錢」以外，投機行為最少還加上三種性質：(1) 搵到的錢要多，(2) 搵的時間要短，(3) 為求達到前二者，投機行為願意付出「高風險」的代價。

而這幾項「投機行為」的性格，超過了一般「求財行為」（例如就業、儲蓄投資等）的關注面，也可以隨着社會環境（大氣候）和在社會中個人內心的精神面貌（小氣候）轉換變遷而有所興衰；當社會結構、歷史背景、文化力量與個人的內心世界，都跟「投機行為」的特性互相吻合時，一時一地的投機風尚就會熾熱，相反，投機活動在缺乏大小氣候提供條件時就會自然地被抑制。

在香港，大氣候是經濟上的商業文化和政治上的不安感。商業文化所表達的，是「交易本性」，在商業文化底下生活的人習慣了「買、賣、賺」三部曲的交易遊戲規則。因此，為求「買」來「搵到的錢要多」與「搵錢的時間要短」這兩份願望，甘願在投機龍潭裏浮沉打滾的投機客，在需要的時候，並不介懷「付出」大上大落的冒險生涯；當投機者用自己的錢財價值天秤衡量後，只要買來的「得」比賣出的「失」為多，投機者仍然感覺投機活動是「好玩的遊戲」、「合算的生意」。相比之下，在一些商業

心態、交易本性非為主導文化的地方，在其中賺蝕得失不是人們最主要的關心和思想方式，投機遊戲也就顯不出其吸引力了。

例如在加拿大，本土人對香港移民頻繁地在樓房地產上轉賣盈利，反應不是欣羨，而是鄙視；在楓葉國中，「職業無分貴賤」、「長遠建設的誠意」、「知足務實」等生活氣息都是很多人生活事實的表現。又例如在蘇黎世這個世界銀行業務中心，瑞士人在金融事務上一樣追求效能、效率，然而在文化氣候裏，瑞士人強調重視、努力營造的，仍然是「順性自然」的生活方式。

對應着香港政治不安的大氣候，投機行為裏「搵錢時間要短」的特性，明顯地反映了香港人心厭棄耐性的共感；「不安」與「不耐煩」往往是孖生兄弟，反過來「缺乏耐性」的生活型態又惡化了香港人「不安全」的感覺。至於投機行為裏「付出高風險」的特性，經常帶來虧蝕的威脅，憂慮就使「不安」火上加油。

身在香港，文化力量對個人是無可選擇的大氣候，香港人不停地被經濟上的商業文化與政治上的不安感衝擊、薰陶，環境氣氛構成了巨大的羣眾壓力，普羅大眾都難免於附隨投機風尚的吸力。這涉及在羣眾動力底下，投機成功帶來在儕輩中產生的英雄感，也涉及不願意離羣被孤立的隨眾心理。

既然投機風尚有它的文化背景，投機行為亦受到文化力量在個人內心世界中運動的影響；要在香港這樣一個投機社會裏自覺地作選擇，對投機活動有所取捨，便需要一些化解投機風尚背後文化壓力的信念。例如弄清楚自己對「富足、貧窮、金錢」的態度是對投機行為根源的反省，明白到「交易邏輯」並非唯一的思考方法與程序，確立可靠的安全感，面對羣眾壓力而有特立獨行的個性等等，都是有助回應潮流文化的信念。而信念的興建已經是屬於信仰、宗教、生命反思的範圍了。

## 33 癡兒多福？

「信道癡兒多厚福，誰遣天生明慧？」

投機活動在香港非常有市場，幾十年來，房地產、股票、黃金、外幣、的士牌照等等都是投機活動的場所。在很多次投機熱潮中（如七三年的股市、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末期的地產炒風），亂打亂撞的跟風客很容易便發了大財（當然也有虧了大本的），反而對經濟規律明白較多，同時亦顧慮較多的內行人卻不敢冒險，沒有「發達」的條件。因此，意氣風發的投機客都說「癡兒多福」。

投機風尚表達着諸般行為現象，本身就是一個獨特的價值、文化世界。投機活動的根源當然是求財、「搵到錢」的動機，但它的特性卻又不只限於對「富足、貧窮、金錢」的態度取向。在要求「搵到錢」以外，投機行為最少還加上三種性質：(1) 搵到的錢要多，(2) 搵的時間要短，(3) 為求達到前二者，投機行為願意付出「高風險」的代價。

這幾項「投機行為」的性格，超過了一般「求財行為」（例如就業、儲蓄投資等）的關注面，也可以隨着社會環境（大氣候）和在社會中個人內心的精神面貌（小氣候）轉換變遷而有所興衰；當社會結構、歷史背景、文化力量與個人的內心世界，都跟「投機行為」的特性互相吻合時，一時一地的投機風尚就會熾熱；相反，投機活動在缺乏大小氣候提供條件時就會自然地抑制。

在香港，大氣候是經濟上的商業文化和政治上的不安感。商業文化所表達的，是「交易本性」，在商業文化下生活的人習慣了「買、賣、賺」三部曲的交易遊戲規則。

既然投機風尚有它的文化背景，投機行為亦受到文化力量在個人內心世界中運動的影響；要在香港這樣一個投機社會裏自覺地作選擇，對投機活動有所取捨，便需要一些化解投機風尚背後文化壓力的信念。例如弄清自己對「富足、貧窮、金錢」的態度是對投機行為根源的反省，明白到「交易邏輯」並非唯一的思考方法與程序，確立可靠的安全感，面對羣衆壓力而有特立獨行的個性等等，都是有助回應潮流文化的信念。而信念的興建已經是屬於信仰、宗教、生命反思的範圍了。

投機風氣其實是隨時可以破滅的彩色肥皂泡，是很多包裝和虛偽的影像。特別是那些支配着投機市場的大戶和倚靠投機交易賺取佣金的經紀，在電視節目、報章、雜誌裏永遠散播着樂觀的預測。有一天被迷惑的羣衆在市場崩潰下耗盡積蓄、欲哭無淚時，大戶們和經紀們已經挾着巨款各自逍遙，而從起初便自認是癡兒的跟風小市民，到最後仍然是癡兒，福卻不見得多厚。畢竟「無定的錢財不足倚靠」、「速得的產業，終久卻不為福」。

## 34 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

「早趁催科了納，更量出入收支。」

基督徒關注理財的問題，大概可以分爲技術、道德、信仰三個層次。

### 技術層次：「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治理財產，經濟學一般劃分爲消費或儲蓄兩個主要取向（儲蓄的安排包括投資方式的抉擇）。

所謂技術層次的理財關注，乃留意貨財活動的效益、效率，明顯例子是怎樣洞悉投資項目的風險程度和回報比率。這層次的理財關注，亦是商界投資顧問提供專業意見的範圍。

不要以爲理財是件很庸俗的事，理財中的技術抉擇，是現實生活的一部分，怎能認爲基督徒理財時不費神於盈虧考慮才算清高？事實上財富管理乃創造力的表達，符合上帝曾頒授的文化召命（創一：27、28），宋恩榮博士根據太二十五：21，甚至認爲「經濟管理不但在今生榮耀神，且有永恆的價值」（《信報財經月刊》，八七年五月，頁七十二）。

以下列舉一些常見的投資項目，並評估它們風險與回報時可參考的因素：

(1)銀行存款（定期、活期）：風險低、回報少（可比較息率與通脹率）。

(2)房產：參考因素包括政治是否穩定；地點質素；建築材料、

外型；新造樓宇成本；管理問題（可比較自管的機會成本或聘用信託公司代管的費用）；轉賣有否限制（包括交吉的問題）；租務法例的影響。

(3)股票（藍籌股或二、三線股）、債券：參考因素包括市價盈利率；大戶操縱；股息率；債券息率。

(4)貴重金屬（黃金、白銀、白金等）：考慮因素包括政治、經濟危機；通脹率；美元匯價波動（因為金屬定價普遍採用美元）；要考慮金屬投資完全沒有利息收入。

(5)外幣：考慮因素包括該國經濟狀況；國際間貿易順逆差；國際間息差；各種外幣的分類（如美元、加元同步升降）。

(6)藝術品（名畫、郵票、古董、珠寶等）：考慮因素包括「行內人」關係；專門知識。

(7)基金（即以上項目的組合）：風險在乎基金的組合內容。

### 道德層次：「全律法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

所謂道德層次，就是問「對或不對」？

基督徒強調聖潔生活，對「應該不應該」很重視。中國文化中有濃厚的泛道德傾向（意思是「凡事從道德倫理角度分析」，例如在推選領袖時：德行的條件被看重，治理才幹的條件被看輕）。故此，中國人基督徒有強烈的道德意識（甚至有時候會神經過敏、小題大做）。

在理財方面，基督徒常問的道德問題有「投機對不對」、「投資與投機有何分別」等。

從個人角度看，投資是「投放」「資金」，屬儲蓄活動，一般是在低風險的投資項目中賺取收益，抗衡通脹。

從社會整體看，投資的宏觀經濟功能是「投放」「資本」，集合資源以協調生產全局。

從個人角度看，投機是「競投」「機會」，在高風險裏賺求巨利。從社會整體觀點看，投機屬「非生產交易」（unproductive transactions），是沒有創造實質財富的經濟活動。（但也有學者認為，投機活動自願承擔風險，產生穩定價格和縮減價差的正面社會功能。）

因此，在道德層次上不容易回答「投機對不對」這問題：從個人角度看，投機是願賭服輸的遊戲，旁人無權干涉；從社會整體角度看，專家、學者對投機活動的功過衆說紛紜。

### 信仰層次：「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

「投機對不對」其實不是一個道德層次的問題，是信仰層次的課題。

信仰層次的理財關注，就是說「基督徒如何在聖經信念中將財富看得合乎中道」。我在另一篇文章裏，分析箴言中一切關乎錢財的經文，歸結了「不要貧窮，不要富足，只求生命安然」的價值觀念。

再看投機問題的例子，聖經說「貪婪就與拜偶像一樣」（西三：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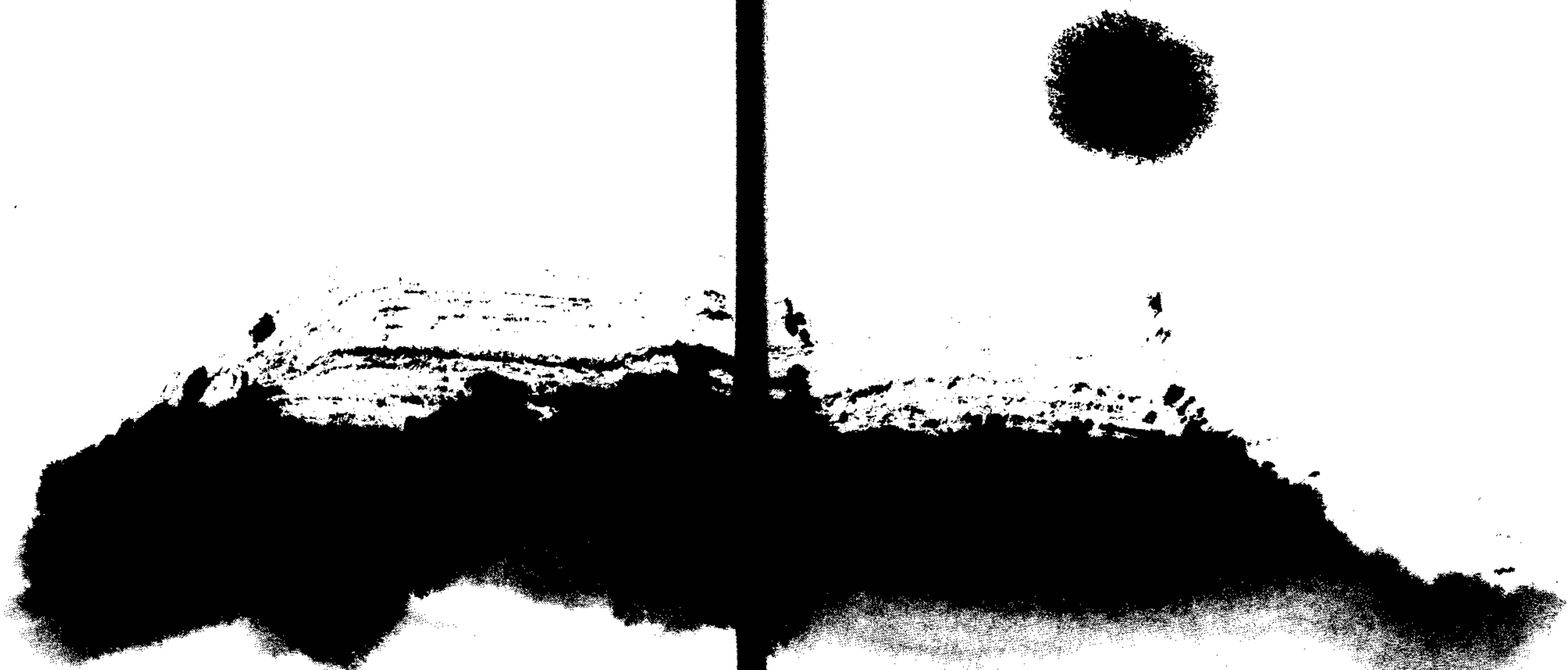
劉兆佳教授在他備受重視的早期研究中描述，香港的拜金文化無疑已經（可怕地）膠漆糾纏在各種家庭關係、工作態度、社會秩序等等領域裏。錢成了評價一切的準繩，人於其下。而梁家麟博士亦稱之為「為物所役」。

不少當事人的親身經驗皆顯示，投機活動攝導人心歸向財寶（太六：21），產生貪婪、不安、煩亂的情緒。例如買賣頻繁地投機黃金，心思、體力、時間過多地關注市場風波，過少

地關注正職、人際關係、事奉、國事天下事等其他生活領域，並非罕見，投機黃金的人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希望世界大亂，因為在政經危機中金價往往標升；在這樣的內心狀態裏，自私冷酷無聲無色地作了征服者（申十五：11）。

在信仰層次上反思理財，除上述「有節制」的信念外，可以再詳細探討「管家職份的意義」（例如基督徒怎樣看風險？）；也可以再反省「簡樸生活的實踐」：不少實證調查指出，青年人竟是香港社會中消費能力最高的一羣；「年青城市專業人」（Yuppies）熱切追求品味，消費行爲也非常「豪爽」。

心歸處、是故鄉



第九部分



## 35 存在是具體的

我生於香港，在這裏長大，看過她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面貌，對她又焉能沒有感情？

只是我也在多倫多求學六年，在巴黎、歐陸有四個月的宣教時候；以致多倫多的澄湖、白雪、電車、登打士唐人街，巴黎的一色黃屋、塞納河畔、十三區華埠在我心中亦無法忘懷。

算一算過去的日子，曾經到訪過的地方竟然不少於二十個國家、五十個城市，我想我也算是個「國際人」了。當根叔（余慧根先生）問及我對「放眼世界、立足香港」的意見時，我的感受就好像三歲的小孩子被問到「愛爸爸多點或是愛媽媽多點」一樣。

總而言之，我深信存在（being）是具體的：今日身在香港，此時此地（here and now）就是生命表達的場所（field of action and interaction）。

生命是上主的恩典，「在這裏」亦是神的召命，我怎能不積極投入生活？

教會需要焦點：每一個門徒需要為自己的生命立足、定位。使命香港2000、教會更新運動等的意義亦有這方面。

只要一天我還在香港，一天我仍要盡心盡力在事奉、事業的位置上。

## 36 信心與「九七」

面對「九七」的信心，其實不止於一種。不同的香港人應可握有不同類別的信心。

第一種是「跨越九七」的信心。這種信心的意義在於不以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這個日子為一條界線（更不以它為鐵定的生死線），不看這日子之前和之後的香港像是截然不同的世界（若這日子的前後有分別，九七年後就只是九七年前的時光延續），它統一而非分割對九七前後香港的觀察、抉擇、安排、關心；這種信心在過渡期中的具體表現是分析和計劃超過十年的事情，好預備九七年後仍與香港共憂喜、進退。

決意留在香港「跨越九七」的人，可能是因為鍾愛於香港的眾多祝福，可能是因為自信對時事、世局、前景樂觀的獨到眼界，也可能只是因為委身於關顧香港禍福的使命，並信任賜使命、異象又呼召人的神。

「移民異地需要付上代價和承受犧牲」這信息已經被一般香港人認識了（它對小人物而言特別真確；然而為求一份安穩，不願煎熬在天天為明日擔憂的精神壓力底下，決意離開香港的人就只好相信移民還是較佳的選擇）。

第二種面對「九七」的信心，是「超越新境遇」的信心，它既適用於離去的人，也適用於留下來的人。移民者在踏足異地的一刹那開始，就會面對新境遇在天時地理、生活習慣、東西文化差異、工作事業形式、嶄新人事人情等等各方面的嚴苛挑

戰；不移民的人留在香港，十年後這中國行政特區相對於今日的東方之珠，無論怎樣「不變」，也是一個新處境，一個可能更好也可能較壞的新世界；因此，不論是去是留的這兩等人，都需要信靠神是使人克勝境遇變遷、厚賜恩典的主。

其實去留並不一定有對錯的含意，留下來的人可以是有信心的人（亦可以是沒有信心的人），離去的人也可以是有信心的人（但當然亦可以是沒有信心的人）。基督徒信心的基本是在一切禍福境遇中都認定神是可信任的，也因此我們能夠面對、接納任何可能的現實景況。

畢竟人要面對的，是人生全盤的抉擇：無論於何時何地，如何按神的啟示盡責地在整全的一生中創造、發揮神所賜生命的豐盛？而「九七」的信心問題，只是這全盤考慮中「生活環境安排」那部分的選擇而已。或許這會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人生抉擇，所以每個人都應清楚自己委身的對象是甚麼？是一間大學嗎？是一個城市嗎？是一種人羣嗎？是一項事工嗎？是民族嗎？是普世嗎？

面對「九七」的抉擇，有應該留下的人留下，有應該離開的人離開；有不應留下的人留下，也有不應離開的人離開。我個人相信面對「九七」的信心，最重要的似乎仍然是「相信神會啟示、引導，並有恩典」的信心。每個基督徒都需要坦然面對神，在神旨意的啟示下作個人去留的抉擇，然後承擔自己選擇的後果、責任、祝福。

## 37 根的迴響

《根》帶來了一陣子驚奇與熱烈。

據《根》的製作機構在一個場合中自白，最初多倫多的戲院是萬萬不相信《根》可以賣得十場票子的；在八月二十三日頭一天放映的時候，院方估計《根》至多能夠有五場的票房，在第二天看《根》的人仍然不絕，院方估計可以有七場的賣座率；當來的人繼續熱烈時，院方再修正《根》的票房應該能夠有九場，最後的結果是《根》十場連爆，這不但從經濟的角度叫院主十分驚訝，更是從文化的角度叫整個華人社區有意想不到的希奇。

《根》的製作是回應香港近幾年社會轉變的衝力，製作者願意在大時代中與其他一同面對變動的人思考幾個信息：本源、歸屬、生機。

《根》第一部分尋索本源，為香港人失去了身份與認同尋求在歷史中的基礎；所以《根》的內容描繪了中華民族在陷於危機時刻裏勇於面對危機的七個人物：戰國的孔子、晚清的孫中山、民初的魯迅、六十年代的王尚義、七十年代的魏京生與蘇恩佩、八十年代的潘曉。藉着這些人物的短短傳記，《根》帶給觀眾重尋過去的意願，它提醒了我們，個人或者人類整體都並非抽空地存在，卻是受恩於極處的根源。這根源成為歸屬的基礎。

《根》也談到生機的問題；除了蘇恩佩說她艱難的一生仍然是「只有祝福」之外，《根》的其餘六個人物都是在他們的時代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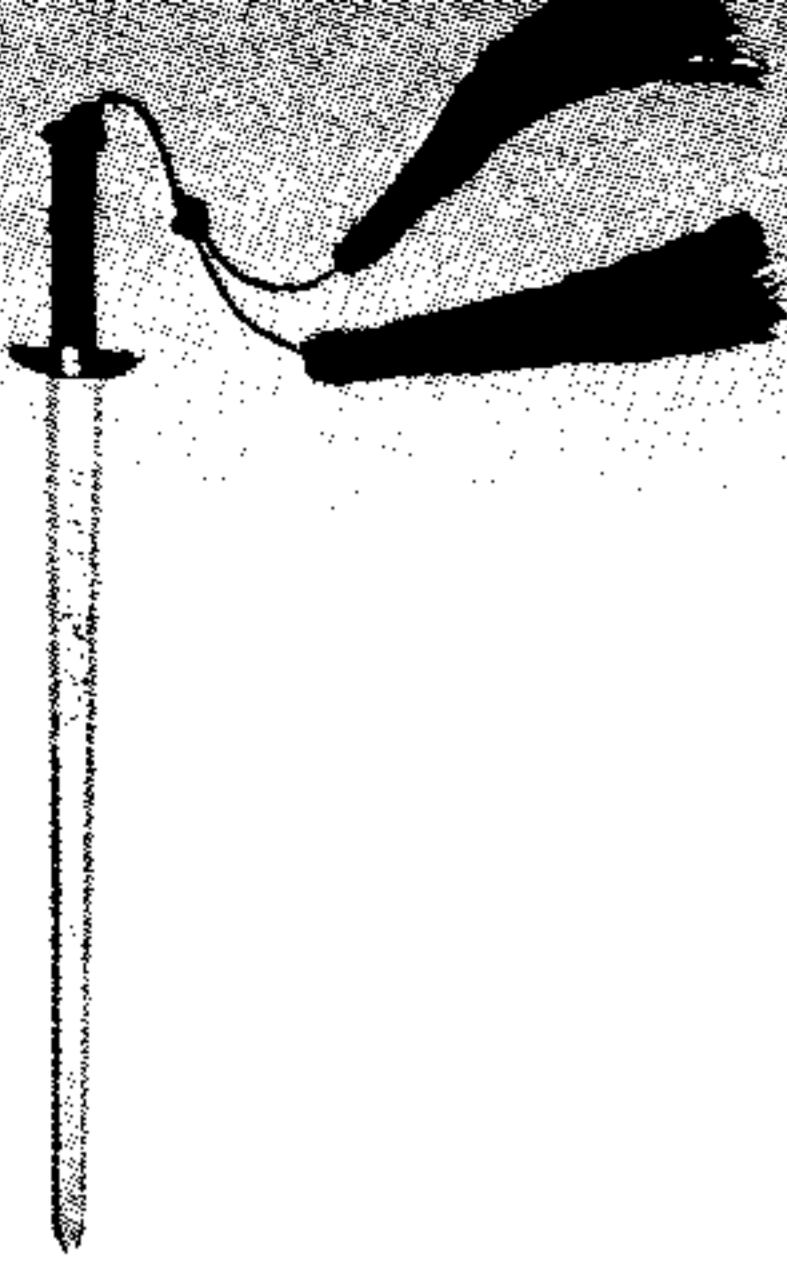
得着灰色的答覆以回應他們如火烘烘的問號：孔子感觸生不逢時，孫中山悲嘆革命未竟，魯迅是吶喊之後的徬徨，王尚義以為生命是「從零裏仍歸於零」，魏京生只有激烈地追問追問，潘曉冷悶地質詢「人生的意義是甚麼？」這大片的灰白，有一點冷靜的作用，叫人知道在危機中為自己為週圍的人尋找出路者難單靠一點熱血，更需要活潑、源源不絕、不斷更新的生命力。這種力量是難得而寶貴的。

是的，《根》是一次令人希奇的製作，在技術上它是用先進的微型電腦控制十五具幻燈機而產生視覺獨特的效果；然而不對稱地這先進的技巧竟是乘載幾個古樸而嚴肅的信息，這是第一個驚奇。今日的北美，是非常物質化的世俗，嚴肅如斯的《根》竟然在西方文化下得到中國人熱烈的接納，又是另一個驚奇。

令人驚奇的製作是要冒險的，《根》的製作者在此時此地推出這文化意味極重的幻燈片表示了他們對觀眾的信任。他們信任看《根》的人能夠明白《根》的信息，並且信任《根》的信息會激起海外華人自省與探索的開始。

筆者也願《根》所代表的信任不會被我們所辜負。

第十部分



對談

## 38 教會需要焦點

問：陳先生，你認為作為信徒，在「使命香港——2000」所扮演的是甚麼角色？

陳：我想信徒在「使命香港——2000」所扮演的，主要是一個「參予」的角色。據我了解，「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簡稱「教新」）在這聲明所扮演的，是一個「號召」的角色，他們為香港教會定了一些焦點，使教會知道她們在這個時刻的重要性。而聲明中的七大點，對信徒亦起了提醒的作用，讓他們知道這些是重要的，從而積極去參予。

問：你認為信徒對此聲明會否有熱烈的回應？

陳：正如我以上所說，「教新」所扮演的是一個號召的角色，故最先對此作出直接回應的該是教會的領袖，特別是一羣主要的年青信徒領袖。「教新」盼望透過這些領袖去影響地區教會的平信徒領袖，再由他們去推行。可想而知，一般平信徒去回應他們的號召，其實是相當轉接。他們的回應大多是參予他們的聚會，或協助地方教會領袖在響應「教新」的號召而舉辦的活動。

問：信徒對號召的回應既是這樣轉接，這或多或少會影響他們的積極參予性。你認為「教新」在推介「使命香港——2000」時，是否和平信徒的層面做得不足夠？

陳：這可從兩方面去看：第一，「教新」的人手實在是不足夠；第二，他們扮演的既是一個號召的角色，即“Opinion Leader”，將一些意見提出來，希望藉此影響那些領袖。我不知道這是否他們的原意，他們根本不打算直接去到平信徒的層面做推介工作，因為他們基本的策略是想影響那些領袖們。這未必是壞的，既然「教新」的角色是提出焦點、影響領袖、呼籲，若他們達到這個目的，從他們的「目的」來說，這不一定是不好的。

問：是否可以這樣說：「教新」希望透過領袖們去將「使命香港——2000」的信息傳遞給平信徒，故在這方面的推介工作，是落在領袖們的身上，而非在「教新」。

陳：我想是的，在有限的人手下，我想他們亦不能不如此。

問：我曾訪問余慧根先生，他們原先是想將聲明的標題定為「使命香港——1997」。其後為了想幫助信徒不再着眼在九七這個敏感數字，加上最近全球各地均組織起以「二千年」為目標的福音運動，遂改為「使命香港——2000」。你認為這個聲明是否真正能幫助信徒將焦點轉移至2000上，而不着眼97，從而除去因97帶來的恐懼及憂慮？

陳：就名稱上來說，我個人認為不錯。因為若關注在97上，範圍是會太窄。其實以政治事件來作為焦點，總是比較狹窄，這只令教會側重如何去回應這個社會的轉變。而2000年，不但幫助信徒向遠一點望，並表示無論在任何處境，即使換了新的政治環境，教會仍是有她的作用。事實上，若定為「使命香港——1997」，那着眼點是在「危機」上，而「2000」則表示教會無論在何處境，都會繼續實踐她的使

命。對信徒來說，這肯定是有一定的幫助。

問：在聲明的七大點中，對信徒來說，你認為那一點最重要？

陳：這問題不容易回答，事實上，那七大點在歷代教會看來都是很重要的。各點都有其重要性，而比較特別的，是其他時代的教會沒有提及的，我想是「立足香港」這一點。這一點在「使命香港——2000」中相當特別，是對應了現在的環境。正因它對應了這獨特的處境，其應用範圍是必然有限，爭論性也較大。一般人對這點的爭論是：是否將教會整體的力量留下來，就是一個最好的選擇？很明顯，「立足香港」的立場就是這樣，因而引起爭論。反觀「靈命更新」、「人材培訓」等就沒有這類問題。

雖然「立足香港」這點具爭論性，但卻是最獨特。「教新」將「見證、佈道」交給了「華福」，而他們直接落實去做的，我想是「立足香港」這一點。

問：你認為信徒可透過何種途徑，落實去參予這個聲明呢？

陳：不同的教會/機構對這七大點都有不同的響應，而每一種響應都有具體的工作方式，信徒可自行選擇去參予。一些有影響力的信徒，可嘗試透過其所屬圈子去回應，甚至可設計一些回應的項目。

問：你個人會透過那一點去參予呢？

陳：這七大點的範疇其實是很闊，以致你無論做任何事奉，你總會找到與某一點有關連的。而我的事奉則在文字和講道方面。

再者，正如我剛才提及在「使命香港——2000」中，較具體

和獨特的是「立足香港」。但從另一方面來看，我亦很欣賞「靈命更新」這點，這點在以前是較少人去做。而「教新」就這方面舉辦的靜修營，頗能達到創新的作用。我個人覺得「教新」在「使命香港——2000」中，比較具體的貢獻就是這兩方面。

事實上，每一個時代，教會都需要有一些焦點，以致大家能一同努力，彼此激勵。「使命香港——2000」正為這時代的香港教會提出了具體的焦點。

## 39 閱讀爲了生命

問：你何時開始閱讀書籍？在繁忙的生活裏，如何能維持這習慣？

陳：小學時，我已經很喜歡看書，如《兒童樂園》，我想閱讀的習慣在那時開始。到了中學，便開始接觸基督教書籍。信主後，因我要負責教會書攤，看書的機會就更加多。其實，若是一個真正喜歡看書的人，無論生活是怎樣忙碌，都總能抽時間閱讀，所以我認爲「忙」只是藉口。

問：你閱讀普通書籍和基督教書籍的比例是怎樣？

陳：應該是一半一半的。我的興趣頗廣泛，所以《紅樓夢》、金庸的武俠小說和中國詩詞，我都會看。現在我正看一些兒童圖書，原因是這些圖書圖片豐富，富娛樂性。看電影對我來說亦是閱讀的一種，因爲它能使我體會生活，並作出反省。而基督教書籍方面，初信時，我主要看那些「傳統教會會看」的書籍，何謂「傳統教會會看的」，就是六、七十年代華人作者寫的那些書籍，如《王明道傳》、《宋尚節傳》或是滕近輝牧師的《路標》和蘇恩佩女士的《死亡別狂傲》，都是關於見證和信仰生活的。現在，我則多看基督教雜誌，如《時代論壇》、《今日華人教會》，因爲這些雜誌能夠反映信徒現時所面對的處境；相較之下，那些「經典」書籍都是早十數年，甚至二、三十年前寫成的。

問：你是否曾經閱讀反基督教書籍？會否鼓勵其他信徒閱讀？

陳：如果那些反基督教書籍是認真的作品，能夠使讀者自我反省、思考和掌握信仰，我都會看的。但當我嘗試閱讀這些書時，便發覺作者並不多真正了解基督教信仰的本質，多是情緒化的批評。所以是否會鼓勵信徒看，便要基於那人是否可從這些書得到益處，這就要視乎他的修養、程度、背景和能否掌握作者的意思。

問：現在你選擇書籍和閱讀的心態與初信主時有甚麼差別？

陳：初信主時，我看書主要是因爲好奇和興趣，但當我掌握一定的知識和建立信仰基礎後，便開始思考那些書能否幫助我真正的反省生命，即能對我的信仰生活有所共鳴，體現生命意義；這階段便是「閱讀爲了生命」，希望能通過閱讀去豐富信仰生命；在這情況下，對書籍的要求便會提高。我現在已很少看那些教條式的書，這並非意味我不再看那些關於基督教教義的書籍；因爲教條並不等於教義，一個有生命的神學家，對信仰的觀點，會是活潑而非僵化的。

問：你如何把閱讀過程中所建立的信念應用在日常生活裏？

陳：主要是透過信念的建立，所謂信念是能簡潔掌握、扼要說出對信仰的理解。首先要吸收和消化資料，然後便確立信念，這樣信念指導行爲，生活便有一套準則。另外是透過寫作和編輯，在這過程中整理和實踐信念。

問：你所說閱讀可建立自己的信念，但會否這些信念其實是模仿他人的一套當作自己的？

陳：這情況是會出現的，但我認爲這並不是壞事。首先，人是

要經過學習、接受他人的教導才會發現真相，就像小孩子上學讀書，才能得到知識；其次，每個人是必定經過模仿的階段；最後，建立信念是需要材料的，而閱讀就是吸取資料的方法，這些資料部分是原始材料，另外則是其他人的信念，所以在建立信念的過程中，若那人的原創性較弱，他所建立的便會類似他人，這是不足為奇的。

問：在多年閱讀的生涯，那一本書對你影響最大？

陳：我想這只有聖經。事實上，每一本書在我不同的成長階段都有不同的得着。當你的屬靈生命到達某一階段時，就需要該階段的屬靈書籍，以切合當時的需要。

問：教會應該怎樣推動信徒閱讀基督教書籍的風氣？

陳：我想信徒很少閱讀基督教書籍並非單純是他們的責任。基督教缺乏華人作者是一個重要原因，現時一般信徒所閱讀的基督教書籍主要是翻譯自外國，中文書佔很少比例，何況這些中文基督教書籍又多寫於六、七十年代，對信徒來說，未必能切合他們的需要，或引起他們的共鳴。這樣，信徒便會缺乏動力去閱讀基督教書籍，所以，現時的首要任務便應培養新一代華人作者。當然，教會亦可透過設立圖書部、書攤和獎勵計劃，鼓勵信徒多些閱讀基督教書籍。

## 40 與香港中文大學 商科學生一席談

問：新同學需要甚麼心理準備去迎接大學這新的學習環境？

陳：香港的大專學生在讀書方面，很可惜普遍仍然是採取「死記」和被動的方法。這可能是因為在香港能進入大學，是需要面對多次學業上的挑戰與競爭；學生在這競爭的過程中也看見了不少失敗者。所以，即使自己能進入大學，同學在心理上仍然頗缺乏安全感：在以前雖贏了不少次，但在以後也十分「怕輸」。而且入大學也只是一個開始，在畢業之前也未算掌握了甚麼可依靠的成就。同學缺乏真正的把握與安全感之餘，就不敢在求學的方法及內容上突破與嘗試，只望「平平安安」地渡過大學四年，獲得一紙文憑與一份專業；也因此而繼續使用在中學時代的「死記」與被動的讀書方法。但這種好像「安全」的求學方式卻對大專同學的全人成長與發展沒有多大益處。

事實上，無論能否很快實現，大學的理想是希望同學可以主動和獨立地做學問，講師們也是朝着這個方向去處理他們的教學方式。最有效的方法是融會貫通的重視，意思是無論讀一個學科、一本書，或只是一課書，首先要掌握重要的概念，然後以之串連起細節，作一個有系統的理解與記憶。這種讀書的方法是要求更活潑的參予，某方面來說是較「死記」的方法困難。所以，同學在明白這種方法後，在新、舊的求學方式間作抉擇時，就要有冒險、開放、探



索、付代價的心理準備。

問：一位成功和全面的商學生應具備甚麼條件？

陳：條件方面基本上是兩種，首先是性情要接近商學，就是能在商界之工作中尋着滿足感。第二，就是要適合和願意接受商學院的訓練，而商科的訓練一般就包括學科知識上的訓練、敏銳的社會觸覺、一份自覺應付的社會責任感。

問：在大學裏交朋友會不會較困難？你對現時師生關係的看法又如何？

陳：大學校園跟中學環境有很多不同的特質，其中一些大學校園的特質，對建立同學之間的感情或師生關係都有一定負面的作用，例如大專同學一起上課見面的機會較在中學時少；另外一個功利思想，在大眾傳媒及社會環境日夜滲透出來的文化因素也是大專同學間交到真朋友的攔阻。然而無論如何，大學環境在氣氛及制度上都較自由，這就是溝通及誠敬相交的正面條件。建立同學關係和師生關係最重要的還是敢於受傷的胸襟，和主動的勇氣：因為誠意開放自己是冒險的，也很可能會被利用或心靈受傷；但要遇得真朋友，「這個險是必須冒的」，所以，開放與封閉、真情與功利之抉擇是在乎嚴肅的一念之間。

問：最後，陳講師可否給新同學一些寶貴的贈言？

陳：大學教育是整個社會付出深重代價的一份奢華，大專同學應該十分珍惜它。四年大學生活之前或之後，因着各種因素，很難有如此自由為自己生命立根的機會。所以在這四年裏，同學應嘗試敢於反省過往所受的一些影響，特別是

敢於批判不自覺而從傳媒與環境薰陶得來的膚淺觀念，嘗試放下功利上短視的得失計較，真去問深層一些的生命問題，扎根於永恆。無論你最後會選擇委身於甚麼生命的方向，重要的是你沒有放棄自覺選擇的機會。在人際關係方面，我盼望大專學生的真與情能夠在校園文化中重新建立起來。